拉康研讨班 · 第十九期

……或更糟

... ou pire

1971—1972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九期研讨班《……或更糟》（... ou pire，1971—1972）共12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 · 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 ou pir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Ou Pire··· Or Wors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1年12月8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5
第2课 · 1971年12月15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29
第3课 · 1972年1月12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54
第4课 · 1972年1月1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73
第5课 · 1972年2月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94
第6课 · 1972年3月8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121
第7课 · 1972年3月15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143
第8课 · 1972年4月1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167
第9课 · 1972年5月10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186
第10课 · 1972年5月17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210
第11课 · 1972年6月14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233
第12课 · 1972年6月21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274

第1课 · 1971年12月8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我本可以马上开始，略过这个标题不谈；反正过一阵子，你们自然会看出它是什么意思。

不过，出于好意，也因为这个标题本来就是用来抓住你们的，我先围绕它作一番评注："……或更糟"。

也许你们当中还是有人已经明白了："……或更糟"，归根到底，就是我随时都能做的事。

我只要把它展示出来，就进入问题的核心了。说到底，我时时刻刻都在展示它。

为了不滞留在这个"意义"之中——它同一切意义一样……

我想，你们已经亲手触到这一点了：它是一种晦暗——所以我要逐字评注这个标题。

"……或更糟"：有人曾经读错，以为它是"或最糟者"（ou le pire）。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更糟"（pire）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所谓的"副词"，同"好好地"（bien）或"更好地"（mieux）一样。

人们说："我做得好"；也说："我做得更糟。"

它是一个副词，却同某个东西分离开来；那个东西在相应位置上正叫作“动词”。这里，动词由三个点代替。

这三个点沿用的是通常的用法，用来标示……

这很奇怪，但在所有印刷文本里都看得到……一个“空位”。

它突出了这个“空位”的重要性。

它也表明，借助语言说出某种东西，只有这一种办法。

“空”是用语言抓住某种东西的唯一办法；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进入语言的本性。

你们也知道，逻辑一旦真正面对某种能够承载真值指涉的东西，便产生了“变项”这个概念。

那是一个“表观变项”。

表观变项 x 总是由这一点构成：在所讨论的式子中，x 标出一个空位。

要使它运作，条件是在所有预留的空位中放入完全相同的能指。

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抵达某种东西；因此我才用“没有元语言”这个公式来表达。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样说，似乎只是在提出一个悖论：因为我是从哪里说出它的呢？

既然我是在语言中说它，这似乎就足以断言：存在一种元语言，使我能从中说出这句话。

然而，事情显然绝非如此。

每当涉及逻辑时，我们当然必须把元语言构造为一种虚构：在话语内部造出所谓“对象语言”，于是“语言”本身——我是指共同话语——便成了“元语言”；没有共同话语，我们甚至无法建立这种区分。

“没有元语言”否认的，正是这种区分能够维持。

这个公式在语言中拒斥了“不协调”的存在。

那么，在我为了抓住你们而给出的标题里，占据这个空位的是什么？

我说过：既然有副词，就必定有一个动词。

只不过，这个动词被三个点省略了。

可是一旦从逻辑上追问语言，这恰恰是唯一不能做的事。

这里的动词并不难找：

- 只要把 pire 开头的字母翻转一下，
- 就成了 dire（说）。

然而在逻辑中，动词恰好是唯一不能被你们化为空位的项。因为当你们试图把一个命题变成函数时，发挥函数作用的是动词，而动词周围的东西才可以成为论元。

所以，把这个动词掏空，我就把它变成了论元，也就是某种“实体”：

- 它不是作为动词的“说”（dire），
- 而是作为名词的“一种言说”（un dire）。

这种“言说”承接我去年的研讨班；它同一切言说一样，以一个完整命题表达出来：“性关系不存在。”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我的标题提出：这里没有歧义；一旦离开这一点，你们所陈述、所说出的，只会是“更糟”。

因此，“性关系不存在”是作为“真理”提出的。

但我已经说过，真理只能“半说”。所以我说的，归根到底，是让另一半说得更糟。

假如没有“更糟”，事情会简单多少！这话倒正该这样说。

问题是：事情是不是已经因此变简单了……

既然我的出发点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我恰好没有去做它……这还不足以使事情简单下来吗?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不可能做不了这个“更糟”。

这一点同所有人完全一样。

我说“性关系不存在”时，极其确切地提出了说话之在中的这一真理：性在其中并不规定任何关系。

相关知识卡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我不是要否认，所谓“小女孩”和“小男孩”之间从幼年起就存在差异。我甚至正是从这里出发。

但请立刻把握这一点：当我从这里出发时，你们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并不是那项著名的“小差异”；到了性成熟时，它会让两者之一觉得……

……喊出“万岁！小差异万岁！”完全像一句俏皮话、一则机锋。

仅仅因为这句话好笑，就足以向我们标明、指示它同情结的关系……

也就是分析经验完整记录下来的事实，是无意识经验把我们带到的地方；没有无意识，也就没有机锋……它同这个器官、同这项“小差异”有一种情结性的关系。这个东西很早就作为“器官”被分离出来；这已经把一切都说了：ὄργανον（organon），即工具。

动物会有“自己拥有器官”这个观念吗？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事？

又拿它来做什么？

只要陈述：“凡是动物……

这是换一种方式重提我不久前说过的事：人们假定动物所谓的性享乐具有工具性。我在别处谈过它，这里换一种说法。

……凡是长钳子的动物都不自慰。”〔笑声〕

这就是人与龙虾的差别！〔笑声〕

好了，这总能产生一点效果。

可也正因此，这句话的历史性从你们眼前溜走了。

这完全不是因为它断言了什么……

我没有多说什么：它的确作出了断言……而是因为它在逻辑层面引入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藏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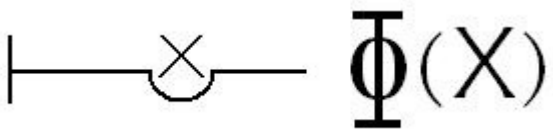
可它恰好是你们唯一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句话包含“非全”，而亚里士多德逻辑恰恰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回避了它，因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产生并分离出了“量项”的功能……

量项无非就是你们熟知的“所有”“不”“某些”等用法；亚里士多德正是围绕这些词迈出了形式逻辑的最初几步。

这几步后果深远；所谓量词的功能正是由此发展出来的。方才所说的空位，是随“所有”而确立的。

像弗雷格这样的人在评注断言功能时没有漏掉这一点。他把断言置于一个或真或假的函数 $\Phi(x)$ 之前；要使 x 作为论元而存在……

x　在这里被放入这个小凹槽，成为空位的形象……就必须有某种叫作“所有 x”的东西适合这个函数。



在这里，引入“非全”至关重要：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 “非全”不是遭到否定的全称命题，

相关知识卡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 “非全”并不是“没有任何……”，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 它尤其不是“没有任何长钳子的动物会自慰”，
- 而是“不，并非所有长钳子的动物……”；这样一来，后面接什么便成了必需。

器官有器官之别，正如柴捆也有柴捆之别：有的用来打，有的承受击打。

这把我们带到问题的核心。你们看到，我们才勾勒出第一步，就这样滑到了中心……

甚至还来不及转身……滑到某种东西的中心；那里确实有一台机器载着我们。这正是我正在拆解的机器。

不过我要为“某些人”说明：我这样做并不是……

- 为了证明它是一台机器，
- 更不是为了让人把一种话语当成机器；恰恰有些人想接合我的话语时就是这么做的。（编注：此处指德勒兹与加塔利。）

他们由此表明，自己没有接上使一种话语成其为话语的东西，也就是穿过其中的实在。

展示机器，同我们刚才所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刚才直奔系统的洞，也就是实在穿过你们的地方。

它当然穿过去了，因为它把你们压扁了！

我自然很想——我宁愿如此——保住你们天生的无赖劲；那是最招人喜欢的东西。可惜，“唉，总是重新开始”，借用那个人的话说（编注：西西弗斯？），在我所展示的这套话语作用下，它终究被缩减成了愚蠢。

你们应当立刻感觉到，这种话语至少有两种展示方式。

至于我的方式是不是第三种，问题仍然敞开。

当然，不必逼我详谈无赖与愚蠢的能量学；我向来只从很远的地方影射它们。

从能量学角度说，这当然站不住脚；它纯属隐喻。

但说话之在正靠这一脉隐喻维生；我的意思是，它为说话之在提供面包和酵母。

所以，关于这种反复坚持，我已经请求你们饶过我。

我希望理论能够补上它的位置……

你们听得出这里虚拟式的重音。我把它单独标出来，是因为它本来可能被疑问语调盖住。请在它经过时想一想这一切，尤其别错过此刻到来的实在，也就是无意识同真理的关系……好的理论会开出道路；无意识原先只能在这条路上反复坚持。倘若道路开得足够好，它也就不必再坚持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会因此解决；恰恰相反。

既然理论会带来这种轻便，它本身也应当轻盈，轻到不露痕迹；它应当具有一种自然，而直到今天，只有错误才有这种自然。并非所有错误！当然，我又得补上这一句。

可这是否更能保证，真有某些错误支撑着这种自然，而其余那么多错误只是在装样子？

好！我的主张是：要让后面那些错误能够装样子，就必须至少有一个支撑自然的错误——一个 homoinzune。[注]

> [注] Homoinzune 是拉康拼合出的谐音词，听来近于 au moins une（至少有一个，阴性形式），并带有 homo 的回声。此处先保留原词。

请认出我去年已经写过的东西，只是当时词尾不同；我说的恰恰是癔症者及其所要求的那个 homoinzun。

这个 homoinzune 的角色，显然再没有什么比自然本身更能支撑。

正因如此，我一开始否认了……〔口误〕

不，恰恰相反，正因如此，我一开始并没有否认小女孩和小男孩之间那项十分显著、从幼年便可见的差别；这项仿佛与生俱来的差别确实是自然的。它对应着一种实在：在那个给自己命名的物种中……

它在这件事上同许多别的事上一样，是自己作品的女儿……在这个自称“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中，两性看来分别由数目大致相等的个体组成，而且这些个体很早——比人们预想的还早——便彼此有别。

他们的确会把自己区分开来。只不过……

我顺便指出，这并不属于一种逻辑……他们作为说话之在，只能通过排斥这项区别来认出自己；他们借助各式各样的认同这样做。精神分析天天都能看到，这些认同是每个人童年各阶段的主要动力。不过，这只是一句插话。

从逻辑上看，重要的是：“我并未否认”的东西，恰恰在这里发生了滑移——我没有否认的是“他们把自己区分开来”。可这正是一次滑移；我没有否认的恰恰不是这件事。我没有否认的是“人们把他们区分开来”，而不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区分开来。

人们会这样说：“哎呀，真是个小男子汉！已经看得出他同小女孩完全不同：他坐不住、爱追问——是不是？——早就盼着出点风头了。”

至于小女孩，她同他毫不相像：她已经只想着玩那种扇面似的游戏，把脸塞进一个洞里，不肯向人问好。

不过，人们会为此惊叹，只因为事情“正是这样”，也就是同以后将有的样子完全一样，符合日后形成的男人和女人类型。而这些类型由全然不同的东西构成，即那项“小差异”后来所取得的价值产生的后果。

不用说，对父母而言，“小差异万岁！”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那里，也完全可能已经影响他们对待“小男子汉”和“小女人”的方式。

这并不确定，事情不总是如此。

但即使没有这种影响，周围成年人所作的“辨认判断”仍建立在一个错误上：他们固然从孩子彼此有别之处辨认他们，却只按照在语言支配下形成的标准来辨认。倘若我的主张成立，正因为存在者会说话，才会有阉割情结。

我补上这一点，是为了强调，让你们准确理解我的意思。

因此，正是这个作为错误的 homoinzune，使那种过早的天职所具有的自然性——一种每个人都针对自身的性感受到的天职——获得了一致性，而这种自然性本身无可否认。

当然还要补充：这种天职并不明显时，错误也不会受到动摇，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这种情况同样归给“自然”本身；而这当然也被说成十分自然。

若是对不上，人们便说：“这是个假小子”，不是吗?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人们把一份额外的女性气质归给这个“缺失”，缺失便可以轻易地被视为成功。

女人，真正的女人，那个“小女人”，就藏在这项缺失背后。这是一种十分精巧、也完全符合无意识教导的办法：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使人成功。

在这种条件下，要抵达另一性，就必须真实地付出代价，恰恰是“小差异”的代价。它借器官之中介，以一种骗人的方式进入实在；但这正发生在器官不再被当作器官的时候，并同时揭示了“作为器官”是什么意思：器官只有借助一切工具赖以奠基的东西，才是工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指。

那么，跨性别者不再想要的，是作为能指的它，而不是作为器官的它。

因此，他承受着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恰恰为人所共有。

跨性别者的激情就在这里：他疯狂地想从这个错误中解脱；这个共同错误看不到：

- 能指就是享乐，
- 阳具只是它的所指。

跨性别者不再愿意被性话语意指为阳具；而这性话语——我在此断言——是不可能的。

他只有一个错，就是想强迫这项性话语……

性话语作为不可能者，正是实在的通过……他想用外科手术去强迫它。

好了！这同我在某份方案里为某次“女性性欲大会”所陈述的是同一件事。

我当时说，只有……

当然，这是说给会读的人听的……只有女同性恋者——这里要用阴性来写——能够稳稳地支撑性话语。

因此，我援引了“才女派”（Précieuses）的见证……

你们知道，她们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典范……这些才女派极其出色地界定了爱的“看，这个人”（Ecce Homo）……

请允许我把这个词停在这里：“词语的过度”（l’excès au mot）……爱的 Ecce Homo。因为她们不会把阳具误当成一个能指。“那么，Φ吧！”于是便 signiΦe（意指 Φ）了。[注] 只有在字母层面打碎这个能指，最终才能把它处理掉。

> [注] 原转录在 signifie（意指）一词中嵌入希腊字母 Φ，把“阳具”作为字母直接写进“意指”这一动作；此处保留这一文字游戏。

但遗憾的是，这也使精神分析话语对女同性恋者而言有所残缺。事实是，这项话语使这些可爱的女人重新对女性享乐陷入完全的盲目。

同阿波利奈尔那部著名戏剧里所写的相反——正是那部戏引入了“超现实主义”一词——特蕾莎重新成为蒂雷西亚斯。[注1][注]

> [注1]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蒂雷西亚斯的乳房》，收入《腐烂的魔法师》，伽利玛“诗歌”丛书，1972 年。

> [注] 在阿波利奈尔的剧中，特蕾莎放飞象征乳房的气球后化身为男性蒂雷西亚斯；这里的 revient à Tirésias 是“重新成为蒂雷西亚斯”，不是回到另一个人身边。

相关知识卡 提瑞西阿斯的性别变形与享乐裁决 · 阿波利奈尔《蒂雷西亚斯的乳房》

我刚刚谈到盲目，别忘了……她不是抛下，而是重新取回那两只被称为“她的弱点”的鸟……

我为没有读过阿波利奈尔的人引出原文……也就是舞台上代表那两只鸟的大小气球；它们也许……

相关知识卡 阿波利奈尔《蒂雷西亚斯的乳房》

我说“也许”，因为不想转移你们的注意力；我只说“也许”……它们也许正是使女人只能在一种缺席中懂得享乐的东西。

女同性恋者在她所剩的享乐中丝毫不缺席。我要重复一遍：这使她很容易进入爱的话语，但显然也把她排除在精神分析话语之外；对于后者，她几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让我们试着再往前走……

时间不多，我只能迅速指出这一点：对于一切把自己摆成这种性关系、并通过某种叫作婚姻的虚构来促成和设立这种关系的东西，精神分析家最好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

他在实践中遵循的正是这条规则。

他不把它说出来，甚至不对自己这样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羞耻，因为他以为自己有义务弥补所有悲剧。这纯属迷信的遗产：他在扮演医生。

医生从来不曾插手保障婚姻幸福；而精神分析家还没有发现“性关系不存在”，所以“家庭的天意”这个角色自然纠缠着他。

这一切，也就是……

虚假的羞耻、迷信，以及无法在这一点上明确表述一条规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让他们自己想办法”……都源于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经验不断向他重复，甚至可以说反复灌输，“性关系不存在”。

必须说，seriner（反复灌输）这个词的词源把我们径直带到 sirène（海妖）。

这是原原本本写在词源词典里的，[注2]　可不是我突然唱起了同样的歌。

> [注2]　奥斯卡·布洛赫、瓦尔特·冯·瓦特堡：《法语词源词典》，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 版，“serin”词条，第 587 页。

精神分析家大概正因如此才像奥德修斯在那种场合一样，把自己绑在一根桅杆上。

是的，为了让这种局面持续，他自然把自己听到的东西当作海妖之歌；他一直着迷，也就是始终听歪了。

至于那根桅杆……

那根著名的“桅杆”，你们当然不可能认不出其中的阳具，也就是那个首要的、总体性的所指……精神分析家就绑在上面，这让所有人都方便。

但它之所以让所有人都方便，只因为这不会造成任何糟糕的后果；它本来就是为精神分析之船本身、也就是为所有同舟者安排的。

然而，他仍然听歪了经验的这种反复灌输；所以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私人领域”——我是指同一条船上的人所私有的领域。

这条船上也有两性之人，而船上发生的事情颇值得注意。有时，这些船上的人会来拜访我，我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事……

天知道，我自己在另一条不受同样规则支配的船上……这些事本来很有示范意义，只可惜我听到风声的方式太过特殊。

值得研究的是：误认构成精神分析话语的东西这一方式会产生什么，也就是这种误认会对与“交往”（liaison）有关之事的“风格”产生什么后果。

因为性关系的缺失显然丝毫不妨碍“交往”，远非如此；它反倒为交往规定了条件。

这或许能让人瞥见：精神分析话语若继续栖居在它目前航行其上的这些船中——而某些迹象令人担心它会一直是这些船的特权——会造成什么结果。

这种风格也许会支配所谓——其实称呼得并不恰当——“世界这个广阔场域”中的各种交往；说实话，这并不令人安心。

那肯定会比当前状况更糟。当前状况来自我刚刚指出的那种误认；而我们在精神分析的入口处时常看到的担忧，归根到底也并非毫无理由，同样属于这项误认。

这些主体不知道，自己其实相信了精神分析在“性关系不存在”这一点上制度化的沉默……正是这种相信唤起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担心一切可能缩减、影响那些有意思的关系、令人投入的行动，乃至性关系的缺失所必需的创造性扰动的东西。

所以，在离开你们之前，我想从这里起一个头。

我们要探索我所谓的“一种新逻辑”。这项逻辑有待从实际发生之事中构造，而首先必须设定：由于语言的作用，凡是发生的事情，都绝不可能导向对“关系”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表述。

那么，我们是否能从某种东西中取得线索？……

我说的是逻辑探索，即追问语言中的某种东西：它不只限制语言对实在的把握，还在语言试图接近实在的努力本身的结构中表明……

也就是在语言自身的运用中定位……究竟可能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决定了语言？

是否可以恰当地、合理地推断：正是在实在的某道裂隙之处……

严格说来，它不可言说，因为它会决定一切话语……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发现的那些场域，其线条就躺在那里？

逻辑把语言同被设定为实在的东西联系起来时，已经画出了许多线条；这些线条是否能让我们在另外一些有待发明的线条中找到定位……

我正是用这种会找到一种坚持的轻便，来指称这里的理论努力……我们是否能在这里找到方向？

今天离开你们之前，我只指出三个层面……

严格说来，它们已经从逻辑阐述中浮现……今年，我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努力，探究把“性关系不存在”设为首要命题会产生什么后果。

第一，就是你们已经在我的话语中看到端倪的“量项”。

在今天第一次接近这个问题时，我只遇到了“非全”这一陈述。

去年，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它准确地单列出来——原转录在这里没有保留下黑板公式——并把它放在函数本身旁边……

我暂且让这个函数完全保持为谜……它不是性关系的函数，而是严格地使人无法抵达性关系的那个函数。

今年要界定的正是它。你们不妨先把它想成：享乐。

为什么不能写出一个享乐函数？

我们要通过检验，看它是否站得住脚。

至于“非全”的函数，去年我只能这样提出……

当时我离真正的问题当然近得多，今天只是在接近这片地面……去年，我在量词理论里表示某个等价项的符号上方加了一道否定横线；原转录没有保留下这个公式。

它只是等价项；我甚至还要说，它净化了亚里士多德对“所有”这个量项的朴素用法。重要的是，今天我在你们面前提出了“非全”的函数。

人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所谓“特称”命题一经提出，仿佛就会朴素地生出这样一句话：“存在某种东西”与之相应。

你们使用“某些”时，这看来的确不言自明。它看似不言自明，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很清楚，仅仅否定“非全”，并不足以肯定——容我这样说——两边各自的存在。当然，若是存在已经得到肯定，“非全”也就随之产生。

我们接下来的推进必须围绕这个“存在某物”（il existe）展开。

这里的歧义延续已久，以至于人们终于……

- 混淆了本质与存在，
- 更令人惊讶的是，还以为“存在”比“是”多出了什么。

整个问题或许恰恰在于：确实“存在着”男人和女人……

说到底，他们除了存在，什么也不做。

因为，归根到底，一旦逻辑允许自己稍稍离开实在，它应当采取的正确用法便是……

说实话，这是逻辑相对于实在取得定位的唯一办法……从它只在实在中可能具有真理的那一部分取得保证……

也就是数学……从这一刻起，我们便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存在”所指的，无非是例如有一个数满足某条方程。

我暂且不裁定数是否应当被视为实在的一部分。

为了不让你们留在歧义中，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裁定是：数属于实在。

但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实在；逻辑正是通过在它上面运用真理而得以前进。

无论如何，一个数的存在方式并不能真正向我们保证：每次提出“某些”这个量项时，所涉及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层面，是我在这里只作路标标出的层面……

它属于我们将要进入的场域……属于一种可能对我们有用的逻辑；这个层面就是模态。

人人都知道，只要打开亚里士多德，模态就涉及可能者，涉及能够发生的东西。

我在这里只指出入口，像扉页一样把它摆出来。

亚里士多德运用四个范畴：

- 他把不可能同可能对立起来，
- 把必然同偶然对立起来。

我们会看到，这些对立没有一个站得住。今天我只向你们指出，“必然”的一种表述严格说来就是：“不能不”。

“不能不”，这才真正为我们界定了必然性。

它往哪里去？

- 从作为“不能”的不可能，
- 到“可以不”：这是可能，还是偶然？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若想反向走这条路，你们找到的是“可以不能”。它把某种可能发生之事的不大可能性与可失效性结合起来，也就是：

- 不是绕一圈后回到的那个“不可能”，
- 而干脆就是“无能”。

这些话只是像一页扉页，标出有待开启的第二片问题场域。

第三项是否定。

尽管原转录没有保留下我在这里写的公式，也没有保留下去年已在黑板上写过的补充公式，但你们是否已经感觉到：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否定形式，语法学家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可说实话，那套语法声称要“从词语走向思想”，[注3]　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一旦登上语义学的船，沉没便是注定的！

> [注3] 雅克 · 达穆雷特、爱德华 · 皮雄：《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1911—1946 年，Vrin，2001 年。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不过，在我们进入今年的工作时，仍须重新提出“拒斥”与“不协调”之间已经作出的区分。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但我还必须作出说明……

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将处理这件事，

分别给这些章节以适当的展开：

“拒斥”本身不能像达穆雷特和皮雄所说的那样，同下面这些词相连：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pas（不），

相关知识卡　法语否定词 pas 的语法化

point（一点也不），

goutte（一滴也不），

mie（一屑也不），

或其他一些在法语中看似承载否定的附加成分。

不过要注意，同这种说法相反的恰好是我们的“非全”：我们的“非全”属于“不协调”。

那么，“拒斥”是什么？

它当然应当被放在同“不协调”不同的层面。

它应当放在我们写出所谓“函数”这一项的位置上。

“言说”的重要性在这里得到表述：拒斥只涉及言说。

对于某种存在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必须赋予“存在”以相应地位——它能否被说出，拒斥所涉及的正是这件事。

如果关于某种存在的东西，有什么无法被说出，我们当然只能由此提出一个关于实在的问题。

眼下，我所写的函数 $\Phi(x)$ 只意味着：凡涉及说话之在，性关系都构成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经验；我是说，这是我们至少可以从经验中取得的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同所有问题一样……

没有回答，也就不会有问题……问题提出自身的各种方式，也就是各种回答，恰恰是我们要写进这个函数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会使我们把逻辑已经阐述的东西，同另一边依据某项原则可能得到阐述的东西接合起来……

这项原则被视为实在的效应……原则就是：性关系不可能被写出。正是在这一原则上，我们要奠定那个函数；它调节着我们的全部经验，因为性关系构成问题……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性关系并不存在，意思是它无法被写出……这个性关系决定了一种话语所阐述的一切，而这种话语的本性就是一段断裂的话语。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 性关系不存在：关系的不可写

第2课 · 1971年12月15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今天早上，有人给我、带给我、送给我这样一件礼物：一支小笔。

你们要是知道，我找一支合心意的笔有多难，就会明白这件事让我多么高兴。送笔的人也许就在这里，我向这位送笔的人道谢。

照人们的说法，这是一位仰慕我的人！我才不在乎别人仰不仰慕我。〔笑声〕

我喜欢的是别人好好待我！可即便在仰慕我的人中，这也很少发生。

好了，无论如何，我立刻用它写起了东西；我的思考便从这里出发。

事实是，至少对我而言，我是在书写时才找到某种东西的。

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不写，就什么也找不到；只不过我也许不会发现自己找到了。

归根到底，我对“书写”这项功能的看法……

多亏几个小聪明人，这个问题如今被提上了日程。此前我也许不太愿意表态，但人们逼我出手。那又何妨？……总之，我的看法是……

也许正是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引起了混淆……我要把它不加修饰、结结实实地说出来，因为今天我恰好想到：书写能很好地帮助我找到某种东西。

但若把我要对你们“说”的东西先写下来，好让我在这里省掉疲劳、风险或其他种种麻烦，结果终究不会太好。

最好没有东西可供我照着念。

况且，下面两种书写并不是同一类：

- 一种是我偶尔能在其中有所发现的书写，
- 另一种是我为这里要说的话作准备的书写。

此外还有供印刷的书写，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同前两者没有关系；说得更准确些，若以为我曾经为了向你们讲话而写下的东西，已经是一篇完全合格、可以收入文集的文字，那就糟了。

所以，我冒险迈出一步，把话说得干脆一些。

我对书写的看法……

先把它定位，作为出发点；以后还可以讨论。好吧，说出来就是了……书写是被压抑者的回返。

我的意思是，它以这种形式出现……

这也许恰恰在我的某些《文集》中造成过混淆……如果我有时让人以为自己把能指同字母等同起来，原因正在于：

- 作为一名分析家，能指最触动我的时候，正是它作为字母的时候；
- 我最常看到遭压抑的能指回返，也正是它作为字母回返的时候。

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能动作用》里，我用一个字母来图示这个能指。必须说，这样做尤其正当，因为人人都这么做：当人第一次严格进入逻辑时……

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分析篇》……人们同样使用字母，只是用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字母回到那个回返的能指的位置上。

字母在那里是为了标出一个位置，也就是某个能指的位置；而这个能指四处游荡，至少可能游荡到任何地方。

好。但我们看得出，字母仿佛就是为此而造；而且，字母最初正是这样显现的，这使我们越发看出它确实适合这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但希望你们会去想，因为我提出的东西仍预设了一件没有明说的事：当能指不在那里、随波漂流、已经跑掉时，从能指到字母必定发生了某种转化。我们应当追问，这种转化怎么可能发生。

但我今天不打算进入这条路。也许改天会去。是的！

不过，说到这个字母，我们不可避免会在一个叫作数学的场域里碰到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不能什么都写。当然，这不是……我也不打算深入这个问题。

我只请你们注意，这正是这片领域的独特之处。它大概也构成了我尚未在这里——我是说在研讨班里——提到，却已经在圣安娜的几次谈话中向部分在场者提出的东西：[注1] 当时我追问，什么可以叫作“数学

式”（mathème），并已经提出它是一切教学的枢纽。换句话说，只有数学性的教学才是教学，其余都是玩笑。

> [注1] 指 12 月 2 日的“圣安娜谈话”。

这当然涉及书写的另一种地位，不同于我最初给出的那一种。

今年对你们讲述的过程中，我会试着把这两者接合起来。

眼下，我的困难是……

说到底，我仍然陷在这个困难里；我不知道它来自我自己，还是更多地来自你们的协助……鉴于我要建立的话语场域，我自己的数学式总是紧贴着蠢话的边界。

按照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很自然：我们所讨论的是，性关系——不存在。

应当把它写成 h.i.h.a.n，再加上 appât——两个 p、一个长音符，末尾一个 t：hi-han appât。[注]

> [注] Hi-han appât 字面是“驴叫—诱饵”，连读时近似 il n’y en a pas（根本没有）。拉康把“性关系不存在”拆成一串荒诞拼写。

当然不要混淆：性行为倒到处都是；但性的相遇总是失败，哪怕——尤其当——它成了一项行动。好了，先跳过去……〔笑声〕

不过，这使我想到一项提醒。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希望……

因为我们还要看到它，至少会看到它周围的一些问题；它是极好的导入，也是本质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我真希望你

们已经读过。等我大概在三月初讲到它、考察它同我们这件事的关系时，你们应当已经把它认真读完。

当然，我要向你们讲的并不是它。

并不是我不赞叹蠢话；我还要说得更进一步：我向它俯首膜拜。

你们可不膜拜它；你们是自觉、有组织的选民，不把票投给蠢人——这正是你们的败因！〔笑声〕

一种幸福的政治制度应当让愚蠢拥有自己的位置；况且，只有愚蠢占上风时，事情才运转得顺利。

话虽如此，也没有理由真向它跪下。

所以……我要采用的文本是一项壮举；同许多壮举一样，容我这样说，它还没有得到开掘。对我们有用的，是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

但要真正理解它，理解这篇并不愚蠢的文本有怎样的层次，就必须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总之，我希望……

我之所以还抱希望，是因为我曾建议人们把《纯粹理性批判》当小说读……

〔口误〕是《实践理性批判》！那是一本充满幽默的书……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人遵照这项建议，像我一样把它当小说读完。

没人告诉过我；这项建议写在《康德同萨德》中，而我一直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读过那篇文章。

所以我还要做同样的事，对你们说：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我希望你们会同我一样感觉到，它蠢得要命。〔笑声〕

我不想在这里讲太久。这只是读到文本时自然而然冒出来的几句旁话；任何真正读过它的人都会受到冲击。

我说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本质、它的所指，也不是人们从这部宏伟文本出发向你们解释的一切——即我们所在的这部分世界里构成形而上学的一切。所有东西都从那里出来，实在惊人。

人们谈论“形而上学的终结”，凭什么？只要这本书还在，人们随时都能继续造出形而上学！

这本书，就是一本书……

它同“形而上学”很不一样……它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一本被写下来的书。

人们赋予它一种称作“形而上学”的意义，但仍必须区分意义和书本。

当然，一旦人们赋予它所有这些意义，要重新找到那本书就不容易了。

如果你们真把书找回来，便会看到，有些接受过训练的人……

这种训练确实存在，叫作方法——历史的、批判的、诠释的方法，随你们怎么称呼……他们能读文本，也能以某种方式从意义中退出。可一旦真正查看文本，疑问显然便会生出来。

当然，对文本已有的一切理解只有在大学层面才会构成这种障碍，而大学并非自古便存在。无论如何，在古代，亚里士多德之后三四百年，人们已经开始提出疑问……

那是针对这部文本的最严肃疑问，因为当时的人还会读……人们提出，它或许是一系列“笔记”，又或许是某个学生把各处材料汇集到了一起。

必须说，我完全没有被这种说法说服。

也许因为我刚读完一个名叫米什莱的人写的书……

不是我们的那位米什莱，不是“我们的诗人”；我称他为“我们的诗人”，是因为我把我们这位米什莱放得很高……这里说的是柏林大学的另一个米什莱。他恰好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书。[注2]

> [注2] 卡尔 · 路德维希 · 米什莱：《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判考察》，Vrin，2002 年。

当时正兴盛的历史方法用那些疑问稍稍难为了他；这些疑问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它们可以追溯到极古老的时代。

必须说，米什莱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因为，怎么说呢，就真实性而言，愚蠢本身便是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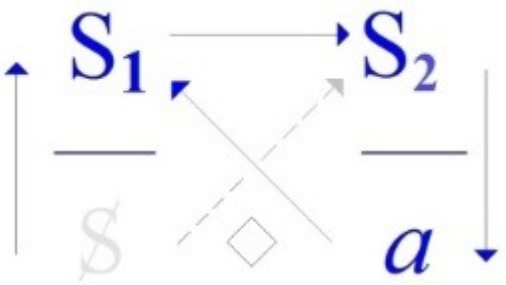
占据主导的，容我这样说，是愚蠢的真实性。

“真实的”这个词在我们这里总有些复杂，带着希腊词源的回响。有些语言表达得更好，比如德语的 echt。我不知道如何从它造名词，大概是 Echtigkeit 之类；这并不重要。

反正，只有愚蠢是真实的。

这种真实性也许不属于亚里士多德本人，但《形而上学》——我是指这部文本——确实具有真实性。它不可能是由零碎材料拼合而成的；它始终维持在某个高度，而我现在必须把这个高度叫作、也有理由叫作：愚蠢。

愚蠢就是这个：当我们在某一层次上提出问题时，便进入其中。这个层次由语言这一事实决定（$S_1 \rightarrow S_2$）；当我们接近语言的根本功能，它便要填满“性关系不可能存在”留下的整个裂口。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作为语言产物的书写，能够令人满意地说明性关系。



当然，自从我们看见配子，就可以在黑板上写：

“男人＝精子的携带者。”

这个定义有点可笑，因为携带精子的并不只有男人，还有许多动物！

那么就说，是“这种”精子，是人的精子；让我们开始谈生物学吧！

为什么人的精子恰好就是男人携带的精子？

因为，既然是人的精子造出了男人，我们便陷在一个原地打转的圆圈里！

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只不过，它同任何可以说是合乎意义地写下来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它同实在没有关系。一件事不会因为属于生物学就更“实在”：

它是那门叫作“生物学”的科学结出的果实。

实在是另一回事：

- 实在支配着意指作用的全部功能。
- 实在正是你们在数学中遇到的东西：你们不能随便写什么。
- 实在所涉及的是：在我们最日常的功能中，你们始终浸泡在意指作用里。

可你们无法同时抓住所有能指，对吧！

能指自身的结构禁止了这一点：当你们拥有其中一些、整整一组时，另外那些便不再为你们所有；它们遭到压抑。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没有把它们说出来。恰恰相反，你们在“之间”说它们；它们成了 inter-dits——既是“间说”，也是“禁说”。[注]

> [注] 法语 interdit 意为“被禁止的”；拉康把它拆作 inter-dit，即“在两者之间被说出”。

这并不妨碍你们说出它们，只是你们以受审查的方式说：

- 要么精神分析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应当整个扔进废纸篓，
- 要么我此刻告诉你们的，必须成为你们首要的真理。

这就是今年要处理的问题：一旦把自己放到某个层次……

不论是否出自亚里士多德，但无论如何，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就摆在那里……一旦站上这个层次，事情就不再自行运转。

看着一个如此敏锐、博学、机警而清醒的人，竟这样开始在泥里扑腾，实在令人着迷。

为什么？因为他追问“本原”。

当然，他丝毫不知道本原就是：性关系不存在。

他对此毫无概念，但我们看得出，他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会提出所有那些问题。

于是，他从一顶帽子里突然变出一只飞鸟；他原先只往帽子里放进一个自己不知其本性的问题。你们明白，这就像一位魔术师以为自己已经放进了……

当然，总得先把那只将要跳出来的兔子放进去……结果后来跳出来的却是一头犀牛！亚里士多德这里完全就是如此。

因为，本原在哪里？

如果本原是“属”，他便急了：究竟是最普遍的属，还是规定得最具体的属？

- 最普遍者显然最为本质，
- 可规定得最具体的东西，终究才给出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之处。

于是，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谢天谢地，正因如此，他才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本质性”与“独特性”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同他所追问的东西同名。谢天谢地，他没有混淆它们；他也不是从这里推出它们。

他问自己：

- 本原是“一”吗？
- 还是说，本原是“存在”？

到了这里，事情就乱成一团！

因为无论如何都必须让这个“一”存在，又必须让“存在”成为“一”，我们就彻底失去了方向。

要避免胡扯，办法恰恰是严格分开“一”与“存在”；我们以后会尝试这样做。亚里士多德先讲到这里。

我已经向你们宣布过……

去年我已经迈出这一步……这种“无关系”，容我这样说，必须被写出来，不惜一切代价写出来。我的意思是，要写出另一种关系，也就是堵住前一种关系之书写可能性的东西。

去年，我已经在黑板上放过一些式子；现在先把它们摆出来，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其中当然有些任意。我不打算躲到数学家背后来为自己辩解；数学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是一样。

不过，对那些需要替我找借口的人，我可以指出：布尔巴基的《数学史要素》[注3] 一开头就直接扔出一些字母，完全不说明它们能拿来做什么。

> [注3] 尼古拉・布尔巴基：《数学史要素》（Éléments d’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Hermann，1974 年。

相关知识卡 Scilicet、非署名发表与布尔巴基

我说的是——姑且称为书写符号吧，因为它们甚至不像任何字母。这些符号代表某种可以称作运算的东西，却完全不说是哪种运算；要到二十页以后，人们才开始能根据其用法回过头来推断。

相关知识卡 Scilicet、非署名发表与布尔巴基

我完全不会走到那么远。

我会立刻追问自己写下的字母是什么意思。

但我认为，若是随着这些字母逐个活起来、取得函数价值，再逐一引入，对你们反而会复杂得多；所以我宁愿先摆出这些字母，以后再围着它们转。

去年我已经认为自己可以提出这里所涉及的东西：$\Phi(x)$。我以为……

这是根据一些试探所得的理由……我可以像数学那样写它。这个函数由所谓“性享乐”的享乐确实存在而构成；严格说来，正是它阻挡了关系。

性享乐为说话之在打开通向享乐的大门。请听清这里的区别：“享乐”这个词单独使用时，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就是享乐本身——我不排除这种情况——但它确实不是性享乐。

萨德文本的一个可取之处，是它直呼其名：

- 享乐，就是享用一个身体；
- 享用，就是拥抱它、熄灭它、把它拆成碎片。

在法律上，享有某物的用益权恰恰就是如此：能够像对待一个身体那样对待某物，也就是能够把它毁掉，不是吗？

这是最常规的享乐方式，所以这些陈述总带着萨德式的回响。

不要把“萨德式的”（sadien）同“施虐的”（sadique）混淆；人们围绕施虐说了太多蠢话，已经把这个词说贬值了！

这一点我不再往前讲。

能指同享乐的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东西，我用记号 $\Phi(x)$ 表达。

这里的 x 只指一个能指。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能指；准确说，是在你们作为性化者而存在的那个“薄薄的”层面上。

容我这样说，这个层面的厚度非常“薄”，表面积却比动物那里宽广得多。动物不在发情期时，你们区分不出我上次研讨班所谓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例如，小狮子的行为彼此完全相像。

你们并非如此，因为你们恰恰是作为能指而使自己性化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作出区分，把“男人”这个能指标为不同于“女人”这个能指，一个叫作 x，另一个叫作 y；问题恰恰是：人们如何把自己区分开来。

因此，我把这个 x 放在我于能指中挖出的洞里，也就是把它作为表观变项放在那里。

这意味着，每当我面对这个性的能指……

也就是面对这个同享乐有关的某种东西……我都会面对 $\Phi(x)$。

这些 x 中有某些得到特别规定，使我们能够对任意 x 写出 $\Phi(x)$；换句话说，数学中所谓函数 Φ 在这里运作，可以写作 $\forall x\,\Phi(x)$。原转录没有完整保留下黑板公式。

我马上告诉你们，我要照亮它——所谓“照亮”，当然只有你们会被照亮，而且只亮上一小会儿。正如斯多葛派所说：“天亮时，就是明亮的。”

至于我，我显然……

正如我写在《文集》封底上的，我属于启蒙党：我发出一点亮光，当然是期待着决定性的那一天。

可问题恰恰就在那一天；它明天不会到来。

对启蒙哲学而言，第一步是知道天还没亮；这里所谓的“天”，只是在一片彻底黑暗的场域里出现的一点微光。

所以，当我告诉你们 $\Phi(x)$ 表示所谓阉割函数时，你们便会以为天已经亮了。既然你们以为自己知道阉割是什么，我想你们至少会高兴一小会儿！〔笑声〕

好吧，请你们想一想：我之所以把这些全写在黑板上，而且还会继续写，

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阉割”是什么！

我希望借助这场字母游戏，终于使“天亮起来”，

也就是让人们知道：阉割是必经之路；而在我们不知道它以前，不会有任何健全的话语……

所谓健全，就是不把自身地位和制约条件的一半留在阴影中。

只有让这些字母在不同层次的拓扑关系中运作，我们才会知道；

也就是以某种方式变换字母，并观察它们如何分布。

在那之前，你们只能诉诸小故事，例如爸爸说：“我要把它割掉”……

仿佛这不正是最典型的蠢话！

所以，在某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凡是被表述为能指的东西，都落在$\Phi(x)$、也就是这个阉割函数的管辖之下。

这样表述有一点好处。

你们或许会想到，方才我……

并非毫无用意；我比看起来更狡猾……我在谈“禁说 / 间说”时提醒你们：“所有能指绝不可能同时全部在那里。”这或许同阉割有关：

- 我没有说无意识等于阉割，
- 我说的是，两者关系很大。

当然，写出 $\Phi(x)$，就是写下一个范围——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普遍得惊人的函数。

它意味着同某个能指的关系……

你们看到，我还没有说出它，但不妨现在说……例如“一个男人”这个能指……

这一切很要命，因为要翻动的东西太多；而且此前从来没人做过，随时都可能砸到我头上……我说的是“一个男人”，不是“男人”。在能指的这种用法中，人们会对一个家伙说“做个男人”，却不说“做男人本身”；这实在很有意思。为什么？

奇怪的是，人们不大说“做个女人”，反倒会谈论带定冠词的“女人”。

人们对这个定冠词作过许多推测。

不过，等到需要时，我们会再碰到它。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们，$\Phi(x)$ 所写的是……

我甚至不只是特指刚才那两个能指……而是它们以及同它们相联结的另外一些能指；其效果是，我们不再能够支配能指的全集。从我这项书写所模仿的数学函数来看，这也许就是接近阉割的第一步。

第一步，我只要求你们承认这里存在模仿。

但这不意味着，对已经思考过它的我来说，事情没有走得远得多。

总之，我们可以写出：对所有 x，这个函数都运作，即 $\forall x\, \Phi(x)$。

这种书写方式来自亚里士多德所负责的最初逻辑刻画。逻辑之所以给他带来如此威望，是因为逻辑让人享乐得不得了，而这恰恰由于它属于阉割这片场域。

否则，你们怎样从历史上解释：中世纪持续那么久，才智如此炽烈，创造又如此繁盛，竟会对逻辑问题——而且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兴奋到那种程度！

它之所以能让人们进入那种状态……

甚至能鼓动群众，因为逻辑学家使它产生了神学后果；在那里，“逻辑”压过了“神”，不像我们这里，如今只剩下“神”还在，以其愚蠢牢牢站着，逻辑却多少蒸发了……正因为这件事让人享乐。

亚里士多德这项构造所取得的一切威望，后来都投射到那部著名的《形而上学》上；而他在其中开足马力地胡说。

不过，在这个层面上……

因为今天我不会给你们上一堂逻辑史课……

你们不妨直接去找《前分析篇》，

更准确地说，就是所谓《分析前篇》。即便那些……

当然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些人……

永远没有勇气读它——尽管它十分迷人——我仍建议你们……

去读所谓第一卷第四十六章。[注4]

> [注4]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III：前分析篇》，Tricot 译，Vrin，2001 年，第 194—195 页。

读一读亚里士多德怎样处理否定，也就是下面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别：

“人是白的”的反面，究竟是“人不是白的”，还是……

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这样相信，这也没有使他止步……还是说，其反面应当表述为“人是非白的”？

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想，单是这样说出来，差别就已经可以感觉到。

但阅读这一章非常重要。人们向你们讲了太多关于谓词逻辑的东西——至少那些去过谈论这类问题的地方、稍微接触过它的人听过不少——以至于你们可能会以为三段论完全属于谓词逻辑。

这只是我顺手给出的一点提示。

我今天不想在这里停留太久，也许以后还有时间再讲。

我只想说，曾经发生过……

这使我能够这样书写……十九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化：人们试图把这套逻辑应用到我方才已经指出具有特殊地位的东西，也就是数学能指。

这产生了眼前这种书写方式。我想以后会有时间让你们感到它的层次与独创性：它所说的东西已经同三段论中的命题完全不同……

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正是命题……也就是在三段论中发挥作用的命题。

正如我去年已经写过的，在全称量词 $\forall$ 所在的层面放置否定号，是量词的引入为我们开启的一种可能。原转录没有完整保留下黑板公式。

在这些通常被称作“量词”的量项用法中，我更愿意称它们为“量项”……

这样称呼的不只我一个，我也不是第一个，因为重要的是……

你们应当知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它同数量毫无关系。

人们这样叫，只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称；这本身就是一个征兆。

总之，量项的这种表述使我们能够做一件在量词逻辑中从未有人做过的事。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对我们可能很有成果；这就是“非全”的函数。

有一组这样的能指替补性化者的功能；就享乐而言，它正是在阉割函数中“非全”发挥作用的位置上起替补作用。

我继续使用量项。

量项有一种写法是 $\exists x$，意思是“存在”。存在什么？一个能指。

当你们处理数学能指时——它们同我们这些小小的有性能指地位不同，也以不同方式咬住实在——你们恐怕至少应当在心里确立：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而且是我们唯一能确定为实在的东西，那就是数。

人们用数做出了多少东西！

已经做得相当不少！甚至造出了“实数”——也就是恰恰并不“实在”的那些数。要做到这一步，数本身必须是某种实在的东西。这句话顺便送给数学家；他们也许会朝我扔烂苹果，但没关系，他们只会私下扔，因为在这里我会吓住他们。

回到我们要说的话：“存在”。

我方才所作的参照并不只是一种谨慎，更确切说是一段离题。我想告诉你们：“存在”只有在那里才有意义，而且意义岌岌可危。你们所有人都只是作为能指而存在。

你们存在，当然存在……可也到不了多远。你们作为能指存在。

试着想象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东西，洗掉这一整套事情，再来告诉我是什么滋味。

战后，人们曾经鼓励我们以一种极其“当代”的方式存在。

好吧，看看如今还剩下什么。

你们明白，我甚至敢说，人们证明上帝存在时，脑子里的观念多少还多一点。上帝显然存在，但并不比你们存在得更多；这走不了多远。

这些话是为了把“存在”的问题说清楚。

就能指而言，这个“存在”有什么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那就是：至少存在一个能指，阉割这回事对它不起作用；人们正是为此发明了它。它叫作父亲。

所以，父亲至少同上帝一样存在——也就是说，存在得不多。

当然，又有几个小聪明人……

我周围全是小聪明人，他们把我提出的东西变成“智识污染”〔笑声〕——这个说法来自我的一位患者，我谢谢她提供给我。她自己想出了这个词，因为她是个敏感的人，对吧？况且，通常只有女人才听得懂我说什么……于是，有人发现我说父亲是一个神话，因为在俄狄浦斯神话的层面，$\Phi(x)$ 显然不起作用。

父亲没有遭到阉割，否则他怎么能占有所有女人？你们想想！

女人也只有在那里才作为“全体”存在；因为适用于女人的其实是“非全”。不过，我很快会在后面评注这一点。

所以，正是从“存在一个”出发，其余所有项才得以运作；它们参照的是这项例外、这个“存在”。

不过必须准确理解：我们可以写出对函数的排拒，也就是被否定的 $\Phi(x)$：“遭到阉割并不为真。”这就是神话。

但那些小聪明人没有发现，这同存在相关；它为阉割的“并不为真”设定了一个“存在”。

好了，已经两点……

所以，我只向你们标出第四种运用建立在量项之上的否定的方式，也就是写出 $\exists x$：“不存在”。

“不存在”——不存在谁、什么？不存在这样一个项：对它而言，$\Phi(x)$ 这个函数支配能指用法并不为真。

但这真是这个式子的意思吗？

因为方才我已经把存在同例外区分开来。如果这里的否定表示不存在例外，那么这个能指位置仍可以被写入对阉割的否定、排拒之中，也就是写入“阉割支配一切并不为真”。

今天我就把你们留在这个小谜题上，因为说实话，它很能照亮眼前的主题。

也就是说，否定并不是一种可以像命题逻辑中那样简单、单义使用的东西；在那里，一切非真的都是假的，而——这是件大事——一切非假的又都成了真的。

好了，时间恰到好处地打断了我，我就在这里停下。到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三，我会从今天停下的确切位置重新开始。

第3课 · 1972年1月12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如果我们能在逻辑中找到一种办法，表述无意识所展示的“性价值”，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我是说，就在这里，在我的研讨班上，也就是紧贴着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分析经验；我所界定的一种话语结构正从这项经验中建立起来。

让我们重新拆开我第一句话的密度。

我谈到“性价值”。我要指出，这些价值是既定价值，为所有语言所接受：“男人”“女人”，这就是所谓的性价值。

一开始就有男人和女人……

这是我今天的出发命题……首先是一件语言之事。

语言的结构使每个说话主体只能是：

- 要么“他”，
- 要么“她”。

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这种区分。

这是语法性别运作的原则：阴性或阳性。

即使有双性人，也只会成为人们或多或少机智地把“他”和“她”放进同一句话的机会。无论如何，人们不会把这个人称为“它”。

除非要借此表现某种“神圣恐怖”式的厌恶，否则不会把这个人放进中性。

话虽如此，我们并不知道男人和女人是什么。

有一个时期，人们以为这组价值的两极性已经足以支撑、缝合性的问题。

也正由此产生了一项隐而不彰的隐喻，数百年来支撑着认识论。我在别处指出过，世界被感知、甚至被瞥见为占据另一项性价值的位置。

至于 νοῦς（nous，努斯）[注1]、认识的能力，则被放在积极、主动的一边。今天我要追问的，是它同“一”的关系。

> [注1]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论灵魂》中阐述认识论，将 νοῦς 区分为两种功能：同感觉活动相联的接受功能，属于被动努斯（νοῦς παθητικός）；以及科学赖以建立的主动功能，属于能动努斯（νοῦς ποιητικός）。参见 Jeanne Croissant：《亚里士多德与秘仪》，Droz，巴黎，1932 年。

我说过，分析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在每次紧贴性的进路中，都让我们看到、向我们揭示阉割的绕行、屏障、曲折、关卡与狭道。这严格说来只有从我所表述的分析话语出发才可能发生。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把阉割缩减为轶事或意外，缩减为一句笨拙威胁、甚至审查的介入。

结构是逻辑的。那么，逻辑的对象是什么？

你们只要翻开一本题为《逻辑论》的书，便从经验中知道，每部这类论著开头的第一步有多脆弱、不确定而闪烁其词："正确引导思想的艺术"……

引向哪里，又要从哪一头牵住思想？……又或者，人们诉诸某种常态，用它在实在之外界定理性。

以这种方式试图把实在界定为逻辑对象以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属于另一种秩序，也坚实得多。

如果非得提出一个说法——如果我不能只在那里留下一处空白，而我确实不会留白——我的提议是："由一种话语的必然性所产生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有歧义，却并不愚蠢，因为它意味着：取决于每种话语从何处取得意义，逻辑可以彻底改变意义。

既然一切话语都从那里取得意义，也就是从另一种话语出发，我早已把下面一点说得足够清楚，在这里提醒一句便够了：实在……

也就是我的教学所由出发的三项——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中的那一项……实在在逻辑的僵局中确立自身；这项确立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效应。

我来说明。逻辑最初怀着征服的雄心，所要把握的不下于整张话语网络，因为这张网络能够得到表述；它一经表述，便应当闭合成一个宇宙，仿佛用网包住并覆盖一切可能呈现给认识的东西。

逻辑学的经验已经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今天我碰巧必须扯着嗓子说话，不打算深入细节……

不过，在场诸位应当相当清楚当代逻辑努力从哪里重新出发，也知道：即便处理算术这种原则上已被极度简化的实在……人们仍能证明，在算术中总有某种东西可以陈述；无论逻辑演绎是否能够触及它，它所表述的都超出了算术赖以建立的前提、公理和奠基项允许人们预先判为可证或可驳的范围。（编注：参见哥德尔两条不完备定理。）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在算术这片看似最可靠的领域里，我们亲手触到了：

- 阻止话语完整把握、阻止逻辑穷尽的东西；
- 在其中引入一道不可还原裂口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作实在。

在走到这片检验场以前——对没有紧跟最新检验的人来说，它也许仍遥远甚至可疑——只要提醒一下什么是“朴素话语”便够了。

“朴素话语”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提出并铭写为真理。

人们向来很容易向朴素话语表明“它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的不是主体，而是话语。这就是批判——何妨直说——最初的边界：诡辩家……

面对任何把自己的陈述设为真理的人……诡辩家都会向他表明：“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甚至是一切辩证法的起源。

这种场面随时会重演。有人来到法庭作证时，律师最初级的技巧就是让他显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这里已经落到主体、证人的层面；要做的是把这个人弄糊涂。

我刚才说的诡辩行动则直接针对话语本身。

既然我已经宣布会讨论《巴门尼德篇》，今年也许会有机会展示诡辩行动究竟如何运作。

在我方才提到的逻辑陈述的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

也许有人已经发现，这里所说的正是关于算术的“哥德尔定理”……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哥德尔的证明并不是从真值出发……

即算术领域中总会有某种东西能够表述，

它以算术自身包含的项写出，却不在算术为自身设定的、

被承认为证明的方式所能触及的范围内。

证明不是从真理出发，而是从可推导性这个概念出发。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正是把真或假本身的价值悬置起来，这条定理才得以证明。

这进一步强调了我所说的逻辑裂口；它位于一个关键点……

说它关键，是因为它阐明了我要推进的东西……如果实在……

这个界定当然很容易把握……可以被界定为不可能者……

而这种不可能从话语本身的把握、从逻辑话语中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必须给予这种不可能、这种实在以优先地位。

“我们”是谁？分析家。

因为它以一种典范方式表明：凡是能够从语言中产生的东西，都由它置于问题之中。

语言中会产生我已经界定的某些话语类型；每种话语都建立一种特定的社会纽带。

但语言也会追问自身作为话语奠定的东西。

引人注目的是，它只有先煽动出一种仿佛能超越自身、成为元语言的语言之影，才能提出这种追问。

我常常指出，语言只有先缩减自身的功能，也就是先产生一种特殊化的话语，才做得到这一点。

我的提议是……

既然我们关心实在如何从语言的逻辑追问中确立自身……

我提议从中找到对我们所关心之事的模型，也就是无意识探索所交付的东西。无意识远非……

像荣格以为自己可以重新提出的那样，又回到最古老的车辙……

它远非一种普遍的性象征主义；它恰恰就是我方才重提的阉割。

我们只须强调，阉割不能被缩减为偶然听见一句话的轶事。

否则，为什么要单独挑出它，赋予它某种创伤、甚至制造裂口的效力这种特权？

很明显，它丝毫不属于轶事；在某种东西中，它具有严格的奠基地位。这个东西不是建立，而是使性的两极性本身无法得到陈述——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仍然在动物层面这样想象两极性。

仿佛每个物种中构成一性趋向另一性的因素，不会像各物种的身体构造一样变化多端。

仿佛我们还没有学到——其实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学到——性……

我说的不是方才界定的实在层面，而是每门科学内部的表述层面；此时，它的对象已经得到界定……性的构成至少有两三层，从基因型到表型。经过生物学最近几步的发展——还需要我说是哪几步吗？——可以确定的是，性只在使所谓活体得以繁殖的机制中，占据一种特殊方式的位置。

性远不是繁殖的典型工具，只是繁殖的一种形式。人们太容易混淆……

弗洛伊德对此给过提示，尽管只是近似的……人们混淆的恰恰是性的功能与繁殖的功能。

事情并不是一边有性腺的谱系、即魏斯曼所谓的“种质”（germen），另一边再接上身体。显然，身体及其基因型承载着某种决定性别的东西，但这还不够；身体的生成和身体的静态结构还会分泌激素，而激素能够干预这种决定。

所以，事情并不是一边……

- 是性；因为性位于身体里，人们便不可抗拒地把它同生命相连，

并把性想象为生命繁殖中所谓爱的形象；这一边并不存在，

- 另一边也不是身体，即必须抵御死亡的身体。

当我们在生命最初形式出现的层面追问生命繁殖时，会发现它从某种既非生命、也非死亡的东西中涌现：完全独立于性……

甚至有时已经在某种活着的东西中……会有某种东西介入，我们可以称它为“程序”，或像人们谈染色体上某个已定位点时那样称为“密码子”。

至于“生命与死亡”的对话，它发生在被繁殖出来的东西的层面。据我们所知，只有当享乐介入生命与死亡的平衡时，这场对话才取得戏剧性质。

有一个关键点，某种我们在场者或多或少都以为自己属于其中的东西从这里涌现——直说就是“说话之在”：它同自身身体那种失调的关系，名叫享乐。

而它的中心、它的出发点……

分析话语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是同“性享乐”的一种特殊关系。

正因如此，另一个伴侣的价值——我起初分别用男人和女人来指称——是语言无法接近的。准确说来，是因为：

- 语言从一开始就作为性享乐的替补而运作；
- 它由此安排了享乐对身体重复的侵入。

今天我要开始向你们展示：怎样运用逻辑函数，对阉割作出一种不同于轶事的表述。

沿着对实在的逻辑探索，逻辑学家从命题开始。

只有当逻辑知道如何从语言中分离出所谓“量项”的功能，它才真正开始。量项无非就是“一”“某些”“所有”，以及对这些命题的否定。

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以对立方式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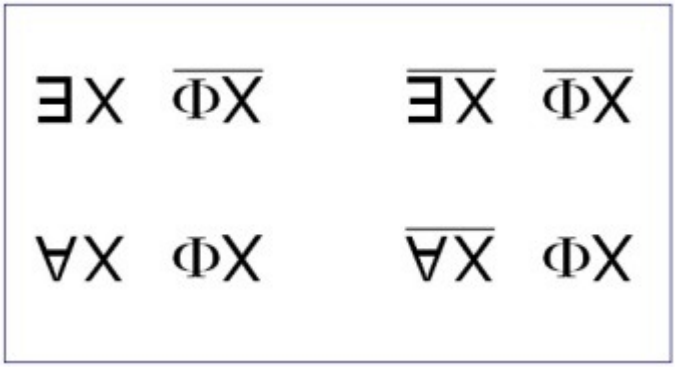
- 全称命题，
- 特称命题；而在两者内部又各自分成：
- 肯定命题，
- 否定命题。

我可以标出这种量项用法同后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别……

后者出于逻辑的需要，也就是为了接近那个叫作“数”的实在……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同。

所谓命题函数的逻辑分析，是把某种东西从命题中单独分离出来；说得更准确，是在命题中制造一处缺失、空位、洞或凹槽，让将要作为论元运作的东西进入其中。具体说来，一个领域中的任意论元……

这个领域随你们叫 X，还是用哥特字母 A 表示……其中的任意论元，只要放进命题留下的空位，就会满足命题，也就是给命题一个真值。



这就是左下方所写的东西，即倒转的 A 与 x：$\forall x\,\Phi(x)$……

这里究竟是什么命题并不重要……对该领域中的每个 x，这个函数都取得真值。

这个 x 是什么？

我说过，它由一个领域来界定。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

当我们说“所有人都会死”时，真知道“人”是什么吗？

说人会死，尤其知道这对“所有人”都为真，确实让我们认识到一点什么。但在引入“所有人”以前，我们只知道一些极其粗略、可以用千差万别的方式界定的特征。

我想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柏拉图讲过那只拔光羽毛的鸡。[注2]

> [注2] 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把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第欧根尼拔光一只鸡的羽毛扔给他，迫使这个定义补上“而且指甲扁平”。

所以，我们必须追问逻辑表述的各个时刻：量项所掌握的东西，在作为论元运作以前并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有进入函数才取得意义。

它取得真或假的意义。

我以为，这正让我们触到能指同其指称之间的裂口：

- 如果意义存在于某个地方，它就在函数中；
- 但指称只有等论元写入函数时才开始。

这也同时把另一种不同的东西置于问题之中，即同样倒转的字母 E：∃，“存在”。

“存在”某种东西能够在函数中充当论元，并从函数取得或不取得真值。

我想让你们感到，把“存在”作为问题引入，同亚里士多德使用特称命题所包含的东西有怎样的差别：

- 这里是在追问存在函数本身；
- 亚里士多德使用“某些”时，却仿佛自然连带地引入存在。由于“所有”被认为包含“某些”，“所有”本身便取得了它实际上不具有的价值，也就是对存在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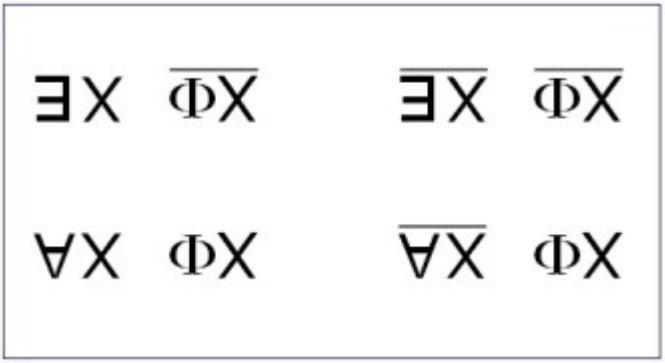
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下次再看：只有在“可能”的层面，“所有”、也就是全称项，才有自己的地位。

例如，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会死。”

但这丝毫不能裁决人类是否存在的问题。奇怪的是，我们首先还得保证人类确实“存在”。

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下次将要进入的道路。

我要说的是，从量项符号下论元与函数的这四种结合出发：



只有从这里，才能界定每个 x 在其中取得价值的领域。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真值函数：“所有男人”由阳具函数界定；而阳具函数严格说来就是堵塞性关系的东西。

那个“倒转的 A”、即所谓全称量词，一旦像我这样配上一道否定它的横线，就会得到另一种界定。

我已经提出“非全”的根本特征：一个变项作为论元时可能取得怎样的指称，可以由“非全”表述为一项根本陈述。原转录没有完整保留下黑板公式。

女人的位置由这一点来界定：在关于阳具函数的陈述中，不能把“所有女人”作为论元如实说出，只能说“非全”。这个“非全”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结构来追问。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同否定特称命题——也就是“有某些不是”——相反，我们不可能从“非全”中抽取出这项肯定。

相关知识卡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非全”只用来指出：女人在某个地方同阳具函数发生关系；除此以外，不多说任何东西。

我其余符号所应取得的值便从这里出发。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个“所有”同这个“非全”彼此适配；仍然存在……

在象征层面奠定“男人”和“女人”这两个论元项的东西之间……仍然存在一道裂口，使它们同享乐的共同关系无法确定：它们并不在同一秩序中借享乐界定自己。

所需要的是……

正如我已经谈到过一个在后续论述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项……

所需要的是：尽管男人的指称依靠阳具函数的这个“所有”，

尽管有这个“所有”，仍然存在……

而这里的“存在”，同数学方程解中所说的存在完全一样……

存在“至少一个”，至少存在一个项，它的指称之所以为真，并不依靠阳具函数。

还需要我把话说得再明白些吗？俄狄浦斯神话，就是人们为了让这项逻辑条件可以被设想而造出的东西；女人只有通过这项条件，才能间接接近男人。

这项神话若是必要的，那么它的陈述本身没有显得滑稽，就已经很不寻常：一位原初男人享用恰恰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所有女人”。这不可能，不只是因为每个人显然……都有自己的极限〔笑声〕，而是因为女人并不构成一个“全体”。

因此，这里涉及的当然是另一件事：在“至少一个”的层面，阳具函数的优先地位可能被颠覆，不再为真。

即使我说过性享乐是一切享乐的枢纽，也还没有充分界定阳具函数是什么。

暂时先承认两者是一回事。

父亲这个“至少一个”在相应层面引入的，就是这样一个“至少一个”：它意味着没有阳具函数也能运作。

正如神话所表明的——它只为保证这一点而造——性享乐将会成为可能，但会受到限制。

这预设每个男人在同女人的关系中至少对这种享乐有某种掌控。女人至少需要这一点：阉割必须是可能的；这是她接近男人的途径。

至于把所谓阉割付诸行动，她自己会负责。

离开你们以前，我还要把第四项说出来。我们会说出所有分析家都很熟悉的东西：这就是左上方那个公式的含义。

我当然还得回到这里，因为今天稍有耽搁。像每次一样，我原本打算覆盖一片大得多的场域；但你们有耐心，下次还会回来。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说过，“存在”是成问题的。

今年正好可以借机追问存在。

归根到底，什么存在？

人们是否注意到：“存在”是脆弱、轻浮而非本质的；同它相比，“不存在”反而意味着某种东西？

断言“不存在”一个能够满足被横线标为“不真”的函数 $\Phi(x)$ 的 x，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正是我方才提出的问题：如果女人同阳具函数的关系是“非全”，这是否意味着其中有些女人同阉割发生关系？

这恰恰是男人接近女人的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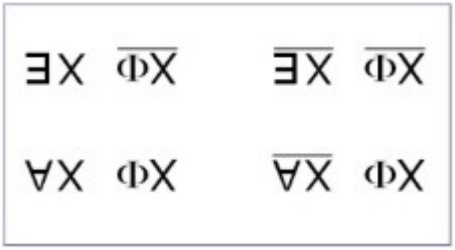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这话是说给所有分析家听的……

那些迟迟不前、兜着圈子、在父亲一边的俄狄浦斯关系中纠缠不清的人……他们之所以无法越过父亲一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主体必须承认，女人的本质并不是阉割；说到底，从实在出发，除去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我并非随口这样说……女人无法被阉割，因为阳具……

我要强调，我还没有说阳具是什么……她们并不拥有它。

只有从不可能者作为原因出发，只有当女人在本质上不受阉割束缚时，人们才能在她的不确定性中接近女人。



这是否向你们暗示了……

我先播下这颗种子，好让它下次在这里产生回响……左上方那个“至少一个”是由一种必然性产生的？

这恰恰说明，它是一件话语之事。

只有被说出的必然性；而这项必然性使男人作为性价值得以存在。

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反，可能者是必然者的反面。

正是在左上项同左下项的对立中，可能者取得了动力；原转录中的公式在这里残缺。

我已经告诉你们，“不存在”由一种言说来确立，是男人的言说。不可能者在于：女人是从实在出发取得她同阉割的关系。

这向我们交付了“非全”的意义。“非全”意味着……

同方才左栏的情形一样……意味着“并非不可能”：女人认识阳具函数，并非不可能。

“并非不可能”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的四项结构为它提供了一个名字，不过在这里需要换一种排列：

- 正如可能者同必然者对立，
- 同不可能者对立的，是偶然者——也就是“并非不可能”。

女人作为论元以偶然方式呈现在阳具函数中；正是在这里，“女人”这一性价值才能得到表述。

已经两点十六分，今天我不再往前讲。

这个切口落在一个不算特别理想的位置。

不过，我想自己已经把这些项的运作引入得足够深入，使你们感觉到：逻辑的运用同无意识的内容并非毫无关系。

弗洛伊德说过无意识不知道矛盾，并不意味着无意识不是等待逻辑征服的“应许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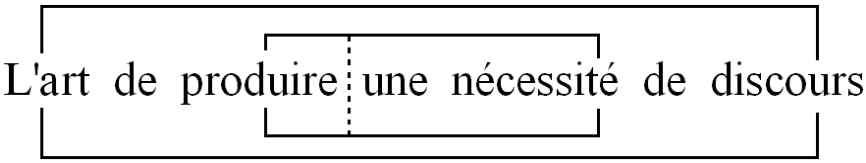
难道到了这个世纪，我们还不知道一种逻辑完全可以不依赖矛盾律吗？

至于说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一切文字中都没有逻辑，那就等于从未读过他怎样运用某些词项……

> “我爱的是她；我不爱的是他”——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语法路径，否定“我爱他”……若从未读过这些，就会声称无意识无法通过逻辑路径来探索。

第4课 · 1972年1月1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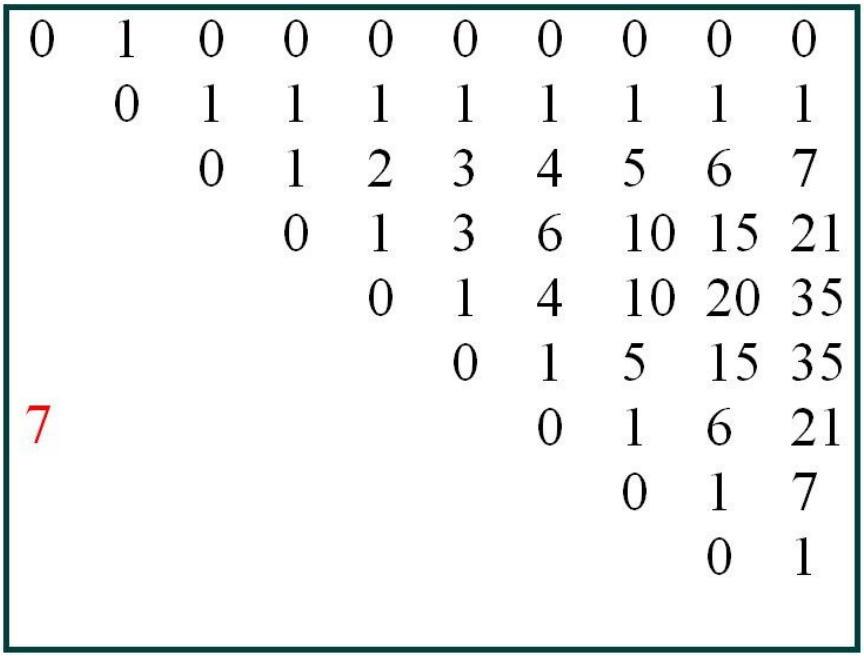
〔黑板上〕



$\exists X \quad \Phi X \qquad \overline{\exists X} \quad \Phi X$	La signification du Phallus
$\forall X \quad \Phi X \qquad \overline{\forall X} \quad \Phi X$	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Génitif objectif : un désir ⟶ d'enfant

Génitif subjectif : un désir ⟵ d'enfant



“技艺”，“产生一种话语必然性的技艺”——上一次，我没有正式提出，而是顺手塞进了这个公式，来说明逻辑是什么。

散场时人人起身，一片喧闹；我在那时提醒你们：弗洛伊德把无意识轻视、甚至不理会矛盾律列为它的特征，这并不足以像某些精神分析家所想的那样，说明阐明无意识同逻辑毫无关系。

如果真有一种话语配得上新分析制度这个标记，那么同其他一切话语一样，它自身的逻辑极可能有待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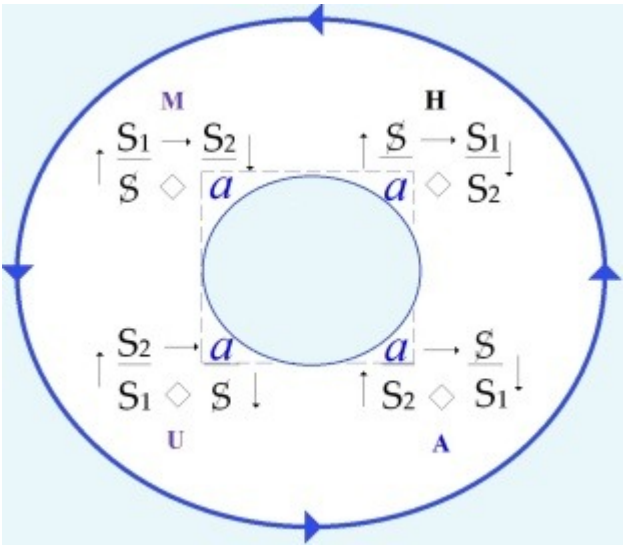
我顺便提醒：谈到话语，至少可以说，它的意义始终被遮蔽。

说实话，构成话语的恰恰是意义的缺席。

没有任何话语不需要从另一种话语取得意义。

一种新的话语结构出现时会取得意义，这一点若是真的，那么它不只从别处接受意义。去年我已经为你们定位了分析话语；如果它确实代表着四面体式、四足式结构上的最后一次滑移……

我在别处发表的一篇文字里这样称呼它……也就是以意指作用之名得到表述的东西（$S_1 \diamond S_2$）最后一次滑移，那么随着这个圆环闭合，我们便能感觉到某种原创之物产生了。



我说的是“产生一种话语必然性的技艺”；这同必然性本身不是一回事。

请想一想：逻辑必然性——不可能有另一种必然性——正是这种生产的果实。

必然性，ἀνάγκη（anankē），只从说话之在开始；凡是从中显现、产生的东西，也始终是某种话语造成的。

如果悲剧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那是因为悲剧具体化为一种必然性的果实；这必然性不外乎……

这很明显，因为悲剧里只有说话之在……不外乎逻辑必然性。

在说话之在以外，我看不出任何严格属于 ἀνάγκη 的东西。

也正因如此，笛卡尔才把动物仅仅看成自动机。

这当然是一种幻觉。我们将沿途说明它造成的影响，借此谈到我们正要为这种“产生话语必然性的技艺”……

“我们正要”——准确说，是我要尝试……尝试开出一条路。

“产生”有双重意义：

- 一是把原先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展示出来。由此也已经不能排除：在动物存在这个先决条件中，某种东西会反映或包含我们所谈的必然性之萌芽。不过，在得到展示以前，有待产生的东西确实必须被视为此前不存在。

- “产生”的另一层意思，是从一种已经形成、叫作主人话语的话语中产生的整套研究所推进的：“通过劳动实现”。

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属此列。只要我本人就是所谈的逻辑学家、是这项新话语涌现的产物，那么我便可以在你们面前宣布一种“展示”意义上的生产。

由于展示的必然性，人们必须假设那个东西早已在那里；它是“必然性向来存在”这项假设的产物。但要使它成为现实，同样需要劳动，这一点本身又证明了另一项丝毫不小的必然性。

可在涌现的时刻，这项必然性同时证明：起初只能把它假设为“不存在者”。

那么，什么是必然性？

不！不该说“那么，什么是”，而应当直接说“是什么”；这个“那么，什么”自身包含了太多“存在”。

应当直接问：“必然性是什么？”因为产生必然性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它在被产生以前，只能被假定为不存在。这意味着，它在话语中被设定为不存在者。

同所有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有回答；因为人们只有已经拥有回答，才会提出任何问题。

所以，你们已经拥有回答，即使自己不知道。

“必然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你们每天的修修补补里；你们即使不知道，也已经在合乎逻辑地做它。在场有一些人……

因为同我一起接受分析；有几个，当然不是所有人……他们来把自己的修修补补交给我，却要到跨过某一步以后才可能感觉到：既然来见我，他们便假定我本人也在做这项修补。因此，所有人都已经在回答，即使没有把它交给我。

怎样回答？很简单，就是不知疲倦地重复这种修修补补。

这在一个层面叫作：

- 症状；
- 在另一层面叫作自动作用。这个名称不太恰当，但其历史可以说明它为何如此。

只要无意识存在，你们时时刻刻都在实现那项展示：不存在构成必然者的先决条件。症状所依据的东西并不存在；这正是所谓“症状”自身的一致性。自从这个词随马克思出现并取得价值，症状的原则就在于：它所假定的真理并不存在，尽管它标出了真理的位置。

以上所说的是症状，因为它同一个不再通行的真理相联。

以此而言，任何生活在现代的人都不会同这种回答方式毫无关系，你们也不例外。

在第二种情形、即所谓自动作用中，重复自动作用反复在门前踏步，坚持指出一条“通向存在”的出口，由此使享乐的不存在显现出来。

可门后等着你们的，并不完全是所谓存在，而是作为话语必然性运作的享乐；你们看到，它只有作为不存在者才会运作。

不过，我再次唱起这些叠句和老调，当然是为了安抚你们，让你们以为我只会围绕某种东西作几段演说……

人们会以某种仿佛具有实体的东西为名，例如享乐，或者弗洛伊德似乎推崇的真理。但如果停在这里，你们仍然碰不到结构的骨头。

我问过："由不存在这项假设建立起来的必然性是什么？"

这道问题里，重要的不是"什么不存在"，而恰恰是"不存在这项假设"；它只是产生必然性所造成的后果。

不存在之所以成为问题，只因为它已经从享乐和真理那里获得双重回答；但它已经不存在。

不存在并不是靠享乐或真理才取得地位、才得以"不存在"，也就是来到指明其不存在的符号中。这里的"不存在"不是没有存在，而是只凭一个使它成为不存在者的符号才存在；那个符号本身存在。你们知道，它是一个数，通常以零表示。

这清楚表明，不存在并不是人们可能以为的"虚无"。

除了信仰，还能从虚无中产生什么？信什么？信仰可没有三十六种！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难怪这是一条教义。

这就是对信仰本身的信仰，是对逻辑的拒绝；它表达为……

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独自找到了这个说法……他给出的公式是——我谢谢他——"当然不会，可毕竟还是"（奥克塔夫·马诺尼）。

这绝不可能让我们满意。不存在不是虚无。

正如我刚才所说，它是一个数，属于整数序列。

如果不能说明零是什么，就没有整数理论。

人们是在一项努力中发现这一点的；这项努力同弗洛伊德的研究恰好同时，只稍早一些，绝非偶然。一个名叫弗雷格的人首先从逻辑上追问数的地位；他比弗洛伊德早出生八年，也早去世约十四年。

这对于我们追问分析话语的逻辑必然性大有用处。我方才以不存在的应用——也就是功能用法——为例时指出了一个容易被你们错过的参照：不存在只有在必然性首先从中涌现的事后性中才会产生，也就是从某种话语中产生；逻辑学家本人则在后来作为第二重后果来到这番话语中，同“不存在”本身同时出现。

逻辑学家的目的，是把这项必然性还原到它早于逻辑学家而显现的地方；我重复一遍，这次我一边陈述，一边展示它。

这项必然性就是重复本身：在自身中、凭自身、为自身。生命由此表明自己无非是一种话语必然性，因为为了抵抗死亡——也就是抵抗它所分得的享乐——生命只找到一个小办法：诉诸某种晦暗程序所产生的同一件东西……

我已经强调，这同“生命力”、爱或其他胡话完全不同……这项根本程序，只因生物学家在细菌层面所做的工作，才开始为我们稍稍驱散黑暗；它的后果恰恰只是生命的繁殖。

话语所做的……

话语展示了这样一个层面：逻辑必然性只有在重复中才会显现……它在这里仿佛作为一种假象，同某条信息层面所完成的过程相接。这条信息绝不容易还原为我们通常所知的“信息”；它属于一种短组合结构的秩序，其调制经过……

- 脱氧核糖核酸（DNA），
- 再借助一些尤其被称作酶或催化剂的中介，传递到蛋白质层面。

只有阐明一种虚构，我们才能借此参照重复；正是通过这项虚构，某种东西仿佛突然从有朝一日使活物能够说话的根基深处回响起来。

在所有活物之中，确实有一种无法逃避某种格外荒谬的享乐。我会在偶发意义上称它为局部享乐；性享乐为它取得的有机形式正是如此。

这种活物用享乐为自己所有基本需要染色；在其他活物那里，相对于享乐而言，这些需要只是堵塞物。动物若有规律地进食，显然是为了不去认识饥饿的享乐。

所以，会说话的这个活物用享乐为一切需要染色……

这很惊人，也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也就是为它借以抵御死亡的一切染色。

但千万不要因此以为性享乐就是生命。

正如我方才告诉你们的，性享乐是一项局部、偶发、有机的产物，而且极其确切地同男性器官相连，以男性器官为中心。

这当然格外滑稽。

男性的勃起消退产生了一种特殊呼唤，也就是分节语言；“说话的必然性”借此被引入其各个维度。逻辑必然性又从这里作为话语语法迸发出来。

你们看，这条线索有多细！要发现它，非得等到分析话语涌现不可。

在我的《文集》某处有一篇《阳具的意义》。我特意把自己早于 1960 年、在慕尼黑作出的陈述放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标题下写着 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这并不是为了让你们以为我懂德语——尽管当时是在慕尼黑，我确实认为自己必须用德语表达后来重新译成法语的那篇文字。

我认为适合用 Bedeutung 这个词引入某种东西；按照我们当时达到的文化程度，我在法语中只能像样地把它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

Die Bedeutung des Phallus 当时已经……可即便德国人自己，由于他们是分析家……

我在这篇文章开头留下了一则现在仍随文刊出的短注，以标明距离……德国人并没有……

我说的当然是德国分析家。当时战争刚结束，不能说分析在战争期间取得了多少进展……德国人对这番话一丁点也没懂。

正如我在那则短注末尾强调的，这一切对他们而言严格说来“闻所未闻”。

有意思的是，事情如今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今天所说的，对你们中不少人来说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常识。

不过，这里的 Bedeutung 确实参照弗雷格[注1]对这个词的用法，他把它同 Sinn 对立起来。Sinn 极其准确地对应我今天在陈述中提醒你们的“意义”，即一个命题的意义。

> [注1] 戈特洛布 · 弗雷格：《意义与指称》（Sinn und Bedeutung），收入《逻辑与哲学文集》，Seuil，1971 年；或 Points Seuil，1994 年。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你们会看到，这两种表达并不冲突……那项把我们带到“产生话语必然性的技艺”的必然性。

可以换句话问：一句话要怎样才能“指称”某种东西？

这就是……

请注意，细小的置换已经开始……弗雷格赋予 Bedeutung 的意义：指称。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如果你们愿意打开那本《算术基础》，[注2] 事情就会变得清楚……

> [注2] 戈特洛布 · 弗雷格：《算术基础：数概念的逻辑—数学研究》，Seuil，1970 年。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一位名叫克洛德 · 安贝尔的人翻译了这本书；如果我没记错，她过去曾来听我的研讨班。这部译本就在那里，伸手可及，完全方便你们阅读……正如可以预料的，为了确保有指称，先谨慎地转向由整数界定的算术领域，是个不错的办法。

有个名叫克罗内克的人太需要信仰，忍不住说："整数是上帝创造的。"他还补充，人必须完成"其余一切"。由于他是数学家，"其余一切"对他而言，就是数的其余部分。

正因为这种说法毫无确定性……

也因为逻辑努力至少可以尝试说明整数……我才把弗雷格的工作带入你们的考察范围。

不过，我想在下面这点上稍停片刻，哪怕只是为了促使你们重读：我以《阳具的意义》为题作出的那项陈述……

你们会看到，按照我如今走到的位置——这算是我可以自夸的一点小小长处——尽管当时真的没有人懂它，我也无需收回任何东西；我在现场已经见识过……那么，"阳具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值得停下来考察。遇到这样一个限定性联结，总应当追问它是所谓宾语属格还是主语属格。我把两种意义放在一起，用两支小箭头标出，来说明差别：

- "对孩子的欲望"（欲望 → 孩子）：被欲望的是孩子，这是宾语属格。
- "孩子的欲望"（欲望 ← 孩子）：孩子是欲望者，这是主语属格。

你们可以拿它练习，总是很有用。

我在下面写下“同态复仇法”，不加评注；它可以有两种意义：

- 同态复仇本身就是法律，我把它确立为法；
- 或者，同态复仇所表述的法，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两者不是一回事。

我要请你们注意，“阳具的意义”……

接下来的展开会让你们自己发现；这里的“意义”取我刚刚说明的方向，也就是那支小箭头……它是中性的。“阳具的意义”这个说法巧妙之处在于：阳具所指称的，正是意指的能力。

因此，这个 $\Phi(x)$ 不是普通类型的函数。只要把某种起初无需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放进去充当论元，并给它联结上一个量项——“存在”或“所有”——就够了；只根据所用的量项……

量项本身无非是寻找逻辑必然性的产物……由这个量项标出的东西便会取得男人或女人的意指，取决于选中的量项，也就是：

- 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
- 要么“所有”，要么“非全”。

然而，当逻辑必然性面对整数时所产生的东西，我们显然不能不考虑。理由就是我的出发点：这项事后形成的必然性，包含了对作为不存在者之物的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格追问整数、试图给出它的逻辑发生时，最终只能把数 1 奠定在“不存在”这个概念上。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必须说，他之所以被带到这里，大概因为此前关于 1 之基础的流行说法，不能使他以逻辑学家的身份满意。

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确实很容易满足。

人们以为事情并不难：这里有几个，那里有很多……那就数一数。

但对整数的诞生而言，这会提出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只是约定用一个记号来计数，这当然早已存在。有人刚给我带来一本小书，向我展示怎样做：里面有一首阿拉伯诗，以韵文说明先用小指、再用食指、无名指和另外几根手指做什么，才能传递数的记号。

但正因为必须打出记号，数就必定具有不同于单纯指示东西的另一种存在……

哪怕每次都吠叫一声……例如逐个指示这里在场的每个人。要让他们各自取得 1 的值，就必须……

正如人们向来注意到的……毫无例外地剥去他们的一切性质。那么，还剩下什么？

当然，有些所谓经验主义哲学家试着用小物件来表述这一点，例如小球；一串念珠自然再好不过。

但这完全没有解决 1 本身如何涌现的问题。

一个名叫莱布尼茨的人清楚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必须——也确实只能——从同一性出发，先设定：

$2 = 1 + 1$
$3 = 2 + 1$
$4 = 3 + 1$
他以为，把每个定义逐一还原到前一个定义，证明 $2 + 2 = 4$，就已经解决了问题。

遗憾的是，十九世纪的逻辑学家很快发现一个小障碍：他的证明只有忽略 $2 = 1 + 1$ 中绝对必须加上的括号才成立……

也就是把 $(1 + 1)$ 括起来……而且必须——这正是他忽略的——设定一条公理：$(a + b) + c = a + (b + c)$。

莱布尼茨是如此真正的逻辑学家，他竟作出这种疏忽，当然值得解释；从某个角度看，某种东西必定使它有其理由。

无论如何，从逻辑学家的角度说，这项遗漏已经足以使莱布尼茨式发生遭到拒绝；何况它还完全没有给零奠基。

我在这里只指出：必须从怎样一种被假定会指称某物的概念出发，怎样选择这些概念才能吻合。不过，我们终究不能说，弗雷格选择的概念……

例如“火星的卫星”，甚至“木星的卫星”……没有足够的指称范围，因而不能把一个数同每个概念联系起来。

然而，只有从一个概念所涵摄对象的等数性出发，数才能确保自身的存续。

于是，数的次序只能通过一项同莱布尼茨做法正好相反的技巧给出：从每个数中减去 1，并说前驱数就是……

从相应概念中产生的数概念……前驱数就是这样一个数：

从某个数的概念中除去用作支撑的一个对象……除去对象以后，这个概念便同另一个数相同；后者的特征恰恰是不同于前一个数，姑且说只差 1。

弗雷格[注3]由此一路回溯到作为空概念的概念，它不包含任何对象。它不是虚无，因为它仍是概念；它属于不存在者。弗雷格把自己以为是虚无的东西——也就是数等于 0 的概念——纳入考虑，并认为可以用论元式 $x \neq x$、即 x 不同于自身来界定它。

> [注3] 关于以下弗雷格部分，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缝合》，《分析笔记》第 1 期第 43 页，或第 1—2 期第 37 页；亦可参见他在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2 月 24 日课次中的原始报告。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这种指称当然极成问题，因为我们究竟触及了什么？

如果象征界确如我所说，也就是：

- 完全处在言说中，
- 而且没有元语言，那么我们能从语言中的什么位置，指明一个可以确定并不与自身不同的对象？

然而，弗雷格正根据这项假设构造了一个观念：“等于 0”这个概念给出一个不同的数……

依照他最初为前驱数给出的公式……它给出的数不同于那个被界定、被切实视为虚无的 0；后者适合的不是“等于 0”，而是数 0。

于是，我们以下面这点为参照：

- 适合数 0 的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点上：它所涉及的是“同 0 相同”，但又并不等同于 0；
- 单纯同 0 相同的那个数，则被视为它的后继，并因而等于 1。

这项构造奠定在所谓等数性的起点上。显然，在“不存在”这一名义下，没有任何对象落入其中的概念，始终同自身等数。

0 与 0 之间没有差别。弗雷格正想通过这项“没有差别”来奠定 1。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无论如何，这项成果对我们仍很珍贵，因为它告诉我们：1 在本质上是……

请听清我说的话……不存在的能指。

但 1 真能由此得到奠基吗？

讨论当然可以沿着纯粹的弗雷格路径继续下去。

不过，为了帮助你们看清，我重画了一种可以说同整数无关的东西：算术三角形。算术三角形按如下方式组织；它以整数序列为给定起点。

每个有待写入的项——即横线下方的项——无需其他说明，直接通过加法构成……

你们会注意到，我同弗雷格一样，至今还从未谈过加法……把紧靠它左边的数，同左上方的数相加。

	0	1	0	0	0	0	0	0	0	0 …
		0	1	1	1	1	1	1	1	1 …
Monade	.....		0	1	2	3	4	5	6	7 …
Dyade	.....			0	1	3	6	10	15	21 …
Triade	.....				0	1	4	10	20	35 …
Tétrade	.....					0	1	5	15	35 …
							0	1	6	21 …
								0	1	7 …
									0	1 …

你们很容易验证，这里给出的东西是……

例如，当我们有若干整数个点，称为“单子”……给定这些点的数目以后，它会自动给出：在包含全部点的集合中，能够由任意选定数目的点形成多少子集；这个选定数小于眼前的整数。

例如，如果取“二元组”那一行：$0, 1, 3, 6, 10, 15, 21, \ldots$

当你碰到一个二元组时，会立即得到：二元组中有两个单子。

二元组不难想象：一条线，两端分别是起点和终点。

如果你们追问——换个更有趣的例子——“四元组”，便会得到一个四元组：

- $0, 1, 5, 15, 35, \ldots$；其中得到四种三元组的可能。形象地说，就是：
- 四面体的四个面：$0, 1, 4, 10, 20, \ldots$

接着得到六个二元组，也就是：

- 四面体的六条边：$0, 1, 3, 6, 10, 15, \ldots$；还会得到：
- 四个作为单子的顶点：$0, 1, 2, 3, 4, 5, \ldots$

这些图形只是为某种只能用子集术语表达的东西提供支撑。

你们显然看得出，随着整数增大，它内部可能形成的子集数会很快远远超过整数本身：$0, 1, 4, 10, 20, \ldots$

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重要的只是：为了用同一过程说明整数序列，我必须从弗雷格工作的准确起点出发。

弗雷格最终指出：适合某个作为数概念之概念——具体说是数 N 的概念——的对象数，本身将构成后继数。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换句话说，如果从 0 开始数：$0, 1, 2, 3, 4, 5, 6$，结果总是这里的 7。七个什么？七个我称为“不存在者”的东西；它作为 1，奠定了重复。

但要满足这个三角形的规则，这里重复的 1 还必须从某个地方涌现。

既然我们处处用 0 围住这个三角形——$0, 1, 1, 1, 1, 1, \ldots$——那么在 0 那一行必定有一个点，一个值为 1 的点。它表述的是什么？

它让我们区分 1 的发生中重要的两项：一边是所有这些 0 之间“没有差别”；另一边是从 $0, 1, 0, 0, 0, 0, \ldots$ 这项发生开始，某种东西不断重复，却作为不存在者重复。

所以，弗雷格说明的不是整数序列，而是重复的可能性。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重复首先被设定为 1 的重复，而这个 1 是“不存在”的 1。

这里是否存在……

我在这里只能提出问题……某种东西向我们暗示：并非只有一个 1，而是有：

- 重复的 1，
- 以及在整数序列中被设定的 1？在这道裂口里，我们是否必须找到某种东西，它属于我们已经追问的秩序：把“不存在”的基础设为逻辑必然性问题的必要相关项？

第5课 · 1972年2月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黑板上〕

蓋

非

也

請

拒

收

我

贈

蓋 非 也 請 拒 收 我 贈，gài fēi yě qǐng jù shōu wǒ zèng。

我请求你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因为不是这个。

你们热爱“讲座”，所以昨晚我请求……

我在十点一刻左右给他递了一张小纸条……我请求我的朋友罗曼·雅各布森……

我原以为他今天会在场……我请他为你们补上昨天没有讲的那场讲座。因为他先向你们预告以后……

我是说，他在黑板上写下了某种相当于我刚才在这里所做之事的东西……他却认为自己应该停留在所谓“一般性问题”上，大概以为这就是你们更喜欢听的东西，也就是一场讲座。

遗憾的是，他今天一早打电话告诉我，自己被语言学家拉去吃午饭了，所以你们听不到讲座。

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不作讲座。

正如我在别处十分认真地说过的，我是在玩：严肃的游戏或好玩的游戏。

“别处”就是圣安娜；我在那里试过好玩的游戏。这不用评注。

我在那里说过，那也许同样是一场游戏；但在这里，我说自己待在严肃之中。

可它毕竟还是游戏。

在“别处”那场好玩的游戏里，我把这一点同所谓 lettre d’a-mur 联系起来，也就是“爱 / a—墙之信”。[注]

> [注] Lettre d’a-mur 同 lettre d’amour（情书）同音；a-mur 又把对象 a 与 mur（墙）并置。

相关知识卡 Lettre d’ a-mur：情书、对象 a 与墙 ・ 安托万・蒂达尔《二千年的巴黎》与“男人与世界之间的墙”

眼前就是一封典型的信：“我请求你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

先停在这里，因为我希望无需再添任何东西，大家就能明白。这恰恰是真正的 lettre d’a-mur：“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Lettre d’ a-mur：情书、对象 a 与墙

对于碰巧从未明白 lettre d’a-mur 是什么的人，还可以把句子补全：“……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因为不是这个。”

相关知识卡 Lettre d’ a-mur：情书、对象 a 与墙

你们看到，我滑了一下。天知道，因为我是在对爱听讲座的你们说话：“这不是这个”（ça n’est pas ça）里多加了一个 n’。

一旦加上 ne，它不必成为赘词也已经有意义：它表明陈述者在场，真正而正确地在场。

恰恰在陈述者不在那里时，陈述才会是完整的，并且应当写成：

“……因为不是这个”（parce que c’est pas ça）。

我说这里的游戏是严肃的。这究竟可能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我查过资料，找过“严肃”在不同语言里怎么说。

按照我的理解，没有哪种说法比法语更好，因为它可以玩一个文字游戏。

我对其他语言懂得不够，没找到相应表达；但在法语里，我所谓“严肃的”（sérieux）就是“序列的”（sériel）。

我希望你们中有些人无需我提醒就已经知道：序列原则就是整数序列。人们找不到别的界定办法，只能说其中有一项性质可以从 n 传递到 $n+1$；而这项性质只能是从 0 传到 1 的性质。这叫“递归推理”，也叫“数学归纳法”。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我在圣安娜最近几场游戏中试图接近它：究竟什么能从 0 传到 1？这才是难处！

可我今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恰恰就是紧紧追问“……或更糟”。

今天我不会走进“从 0 传到 1”这道初看深不见底的间隔。不过，有一点明确无疑：逐一考察这些东西时，必须把它弄清楚。

因为无论人们付出多少努力，把整数序列逻辑化，仍找不到比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指明它们唯一的共同性质……

而且这是唯一性质！……就是能从 0 传到 1。

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至少我学派里的人——已经收到通知，不要错过罗曼·雅各布森对语言分析可能带来的启发。要知道我如今把问题带向何处，这番启发确实很有用。

我从语言分析出发走到眼前的游戏，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一直受它束缚。

罗曼·雅各布森告诉你们的东西里，尤其令我触动的一点涉及一项历史事实：语言并不是今天才被提上日程。

他谈到一位达契亚的波爱修……

他强调，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表述过一套“指代理论”（Suppositiones）。

我想，这至少会在某些人那里引起回响：我很久以来一直说，主体从根本上就是能指所假定的东西。

雅各布森还告诉你们，这个波爱修从某一刻起……

不是你们熟知的那个波爱修；这是雅各布森从过去的图景中抽取出来的人物，名叫 Dacus，也就是“丹麦人”。他不是布耶词典里的那位……雅各布森说，他因为一点“偏离主义”问题就这样消失了。

事实上，他被指控为阿威罗伊主义者。不能说那个时代一定毫不宽恕，但若某件事看起来有点扎实、引起了注意，例如谈论 Suppositiones，它确实可能不宽恕。

所以，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系；令我触动的正是这一点。

令我触动的是：几个世纪里，只要碰语言，就必须小心。

有一个字母只在语音构成的边缘出现，就是 H；法语把它念作 hache，也就是“斧头”。

几个世纪里，人们触碰语言时最谨慎的做法就是：不要碰那把斧头。

因为几百年间，当人在公共场合触碰语言时，它会产生效应，而且不是游戏的那种效应。

到最后，我们不妨稍稍瞥见一个问题……

尽管在我进行好玩游戏的地方——“圣安娜谈话”——我已经借那堵著名的墙给过提示……我们不妨看一看，为什么语言分析如今成了“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定义……

这里我稍稍被带远了……“科学研究”的定义恰恰就是……

不用找得太远……它的确恰当地名叫“研究”，因为所涉及的不是“找到”，至少不能找到任何会扰乱我方才所说之物、即公众的东西。

最近，我收到一个遥远地方寄来的材料……

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不说是哪里……这是一个科学研究项目，来自“武器科学研究委员会”。原文就是如此！

有个人我并不陌生……

人们正因如此才来征询我对他的意见……他申请开展一项关于恐惧的研究。

为此，人们打算给他一笔经费；换算法国法郎，会轻轻松松超过一百万旧法郎。拿到钱以后，他将……

材料里就是这样写的；我不能把原件给你们，但它在我手上……他会在巴黎待三天〔笑声〕，昂蒂布二十八天，杜阿讷内十九天，圣蒙塔诺——我想……

安东内拉，你在吗？圣蒙塔诺应该是片很舒适的海滩，对吧，还是我弄错了？你也不知道？好吧，也许在佛罗伦萨附近，谁知道呢……总之在圣蒙塔诺十五天，然后回巴黎三天。

多亏我的一位学生，我得以把评价概括成一句话："I am bowled over with admiration"（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至于对方案科学质量、社会与实践影响、申请者能力以及其他后续问题的详细评价，我一概打了个大叉。

这件事本身没有多大意思，但它评注了我所指出的东西。它没有触到科学研究的根底，却确实指称了一点什么，也许这是整件事唯一的意思：我最初在电话里向那位人士提出自己的说法；谢天谢地，她纠正我说："I bowled over。"

你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笑声〕Bowl，拼作 b-o-w-l，就是球。

所以我被"球击倒"了；我像整组保龄球瓶，被一个好球统统撞翻。

信不信由你们：我根本不知道 I am bowled over 这个表达，在电话里提出的却是 I'm blowed over，也就是"我被吹倒了 / 我震惊了"。

这当然完全不合语法，因为 blow……

它确实有"吹"的意思，我想到的正是这个词……blow 的过去分词是 blown，不是 blowed。

既然我说出了　blowed，难道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却已经知道”正确表达是 bowled over？〔笑声〕

这里我们进入了口误，也就是进入严肃的事情。

与此同时，这件事向我们表明：正如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已经隐约看出的，能指是否任意并没有那么确定。毕竟，bowl 和 blow 如此接近并非毫无缘故；我恰好就这样同 bowl 擦肩而过。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给这场游戏定性；我觉得它很严肃。

由此，我们回到语言分析。今后你们肯定会以“研究”之名越来越多地听到它。真正值得作出切分的地方，很难走出一条路。

我们会学到一些东西，例如话语有所谓“词类”。

我像躲瘟疫一样避开它们；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在上面纠缠，以免把你们粘住。

不过，既然“研究”肯定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发出声响，我就从动词开始。

人们会告诉你们，动词表达各种东西；要在“行动”及其反面之间理清头绪很难。不及物动词在这里显然构成障碍，于是变得十分难以分类。

只看这套定义中最突出的部分，人们会把典型动词说成一种二元关系；但必须承认，同一个动词意义在不同语言中并不以同样方式分类：

- 有些语言说："男人打狗。"
- 有些语言说："存在男人对狗的打。"这并不重要，关系始终是二元的。
- 有些语言说："男人爱狗。"

但在另一种语言中——这里确实存在差别——人们会说"男人爱于狗"；这种情形仍然同样是二元的吗？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他"喜欢"这条狗、像喜欢一件小摆设……而是他对自己的狗怀有爱。

"爱于某人"这个说法总使我着迷。

我的意思是，我很遗憾自己说的语言把"我爱一个女人"说得同"我打她"一样。

"我爱于一个女人"似乎更合宜。

甚至有一次，我发现……

既然我们在谈笔误，那就继续……我写下："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多么爱过你。"

我没有在过去分词 aimé 末尾加表示阴性配合的 e。这是一处笔误，或者随你们说，是一处无可争议的拼写错误。

仔细一想，我对自己说，之所以这样写，一定因为我感觉到的是“我爱于你”，宾语不再要求配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笑声〕

无论如何，人们会仔细地把这些动词同由三元关系界定的动词区分开来：

“我给你某样东西。”它可以从弹鼻子、羞辱[注1]一直到小摆设；但这里总之有三个项。

> [注1] Nasarde 一是弹鼻子的一击，二是伤人的话或羞辱。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始终把 je te…（“我对你……”）用作关系的一个要素。

这已经在把你们带向我真正引导的方向；因为在这里，你们看到……

其中有“我请求你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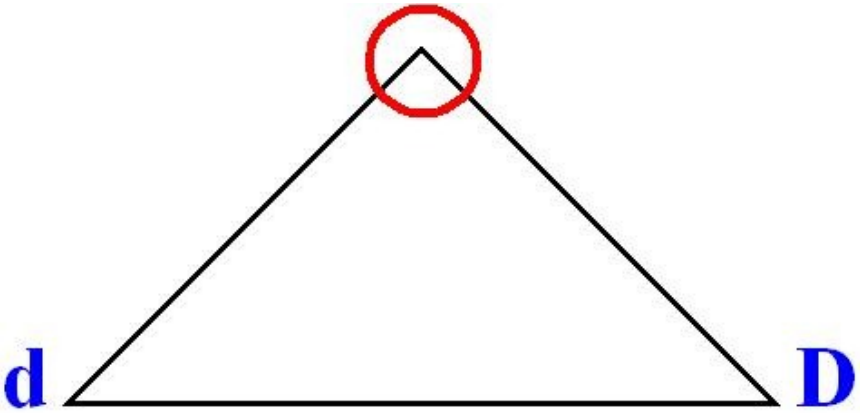
这并非不言自明，因为也可以说：“男人在狗的额头上给它一下轻抚。”

三元关系同二元关系之间的区分极其重要。

它的重要性在于：人们为你们图示言说功能时，会谈到——小写 d 和大写 D——发送者与接收者，再加上通常图式中被等同于信息的关系；人们当然还会强调，接收者必须拥有代码，过程才能运作。若没有代码，他就得取得它，必须解码。

这种写法令人满意吗？我的主张是，那个关系……

如果真有关系——你们知道，这一点本身也可以受到质疑——如果有一种关系通过言说发生……它必然写入三元功能，也就是把信息作为一项区分出来。即便有发送者、接收者和信息，动词所陈述的东西仍同这三项有别。



也就是说，这里涉及一项请求——图中的 d——这件事本身值得单独标出，以便把三个要素归到一起；正是在这里，事情变得明显……

但只有当我使用法语的 je（主语“我”）和 te（非重读宾语“你”）、tu（主语“你”）和 me（非重读宾语“我”）时，这一点才变得明显……je、te、tu、me 这四个形式恰恰由言语的陈述规定。[注]

> [注] 中文人称代词不区分法语的主语形式与非重读宾语形式；正文保留四个法语形式，以免抹去拉康在 je/te 与 tu/me 之间设置的语法位置差异。

这里不可能有任何歧义。

换句话说，除了人们含糊所谓的“代码”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仿佛代码只位于某一个点……语法也属于代码；也就是我刚标为一切言说之根本的这种四项结构。

你们画出客观交流图式——发送者、信息，以及另一端的接收者——时，这套客观图式还不如属于代码的语法完整。

因此，雅各布森向你们提出这项一般性命题很重要：语法也参与意指；它在诗歌中得到运用，并非无缘无故。

这至关重要，我是说必须准确规定动词的地位，因为很快人们就会按重量为你们提纯“名词”。容我这样说，有些“重名词”被叫作具体名词，仿佛名词可能是“替代物”以外的什么东西。

不过，人们总得要一点“实体”；而我认为，眼下急需先标明：我们面对的只有主体。

暂且把这些放在一边。

有一项批判很奇怪地只有经过反思才从数学逻辑化的尝试中来到我们这里。你们会认出我的主张在其中的作用：一旦把命题当作命题函数，

- 我们必须标出动词的功能，
- 而不是人们把它处理成的谓词功能。

看动词的功能；就取“请求”为例：“我请求你……”记作 F。我打开括号，x, y 分别是“我”和“你”：$F(x, y, \ldots$

我请求你做什么？……“拒绝”——这是另一个动词。

这意味着，在本来可以放进“轻抚狗的头”也就是 z 的位置，我们例如放入 f，再带上 x, y：$F(x, y, f(x, y))$。

到了这里，你们必须收尾、在式子中放入 z 吗？

完全不必。你们还可以……例如，我放一个小写 φ；不要用大写 Φ，否则一会儿会混淆；然后再带上 x, y：“我向你提供的东西……”

于是，我们必须合上三层括号：$F(x, y, f(x, y, \varphi(x, y)))$。

我要把你们带到的问题是：

- 不是——你们马上会看到——意义怎样涌现，
- 而是对象本身怎样从一个意义之结中涌现，

既然总得给它一个名字，我已经尽力命名：小对象 a。

我知道……读维特根斯坦很“吸引人”。

维特根斯坦一生以令人赞叹的禁欲精神反复陈述下面一点；我把它浓缩为：“不能说的东西，那就别谈。”

这样一来，他几乎什么也不能说。他时时刻刻从人行道走进水沟，也就是说又爬回人行道——这里的人行道由那项要求划定。

我的朋友科耶夫也明确提出过同一条规则，但这当然不是我留在这里的理由……

天知道，他自己可没有遵守！……他提出这条规则，并不会迫使我只满足于维特根斯坦为它给出的那场活生生的展示。

我以“不是这个”来指称唯一能推动“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这类请求的东西时，所涉及的恰恰正是“那个”不能谈的东西。

然而，若有一样东西人人都能感觉到，那就是这个“不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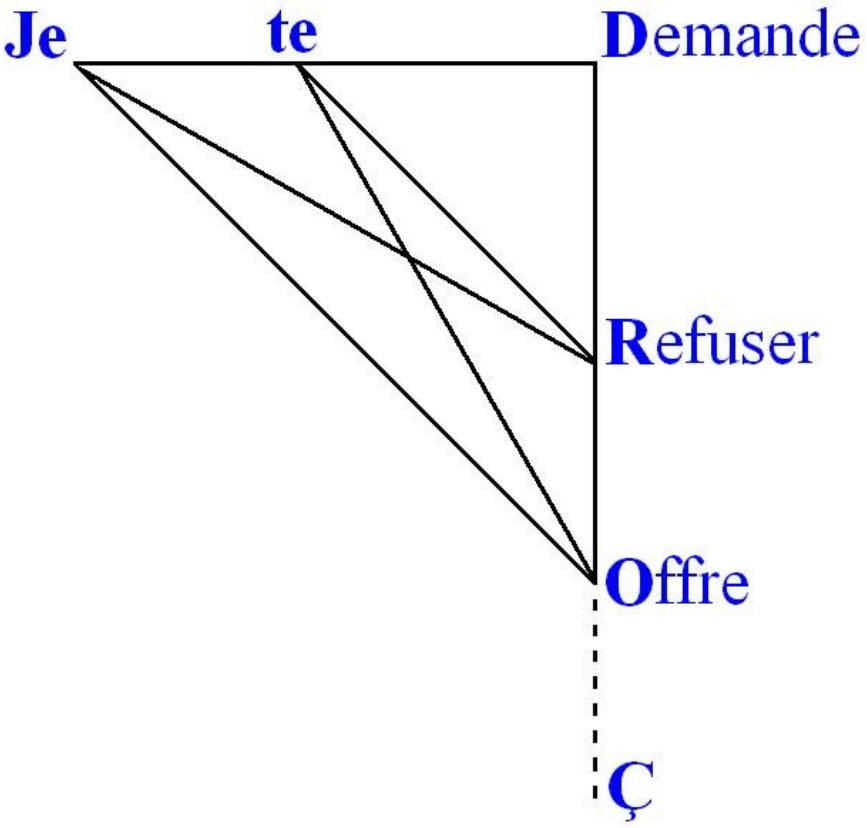
我们存在的每一刻都身处其中。

那么，让我们试着看清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不是这个”留在它的位置、主导位置；这样一来，我们当然永远看不到尽头。

但我们不要把它切掉，而要试着把它放入陈述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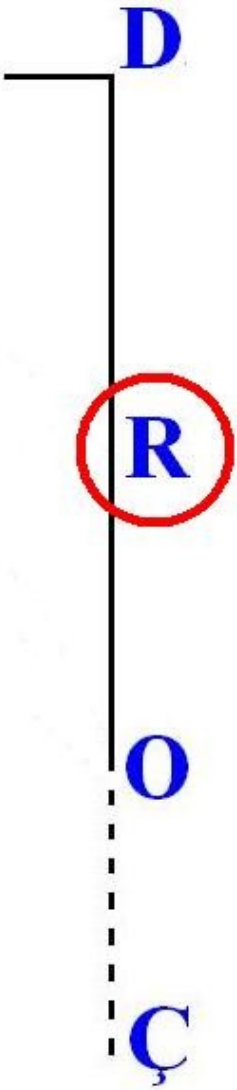
不是什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摆出来：

- 这里是“我”，
- 这里是“你”，
- 这里是“我请求你”：D，
- “拒绝我”：R，
- “我向你提供的东西”：O，
- 然后这里出现损失：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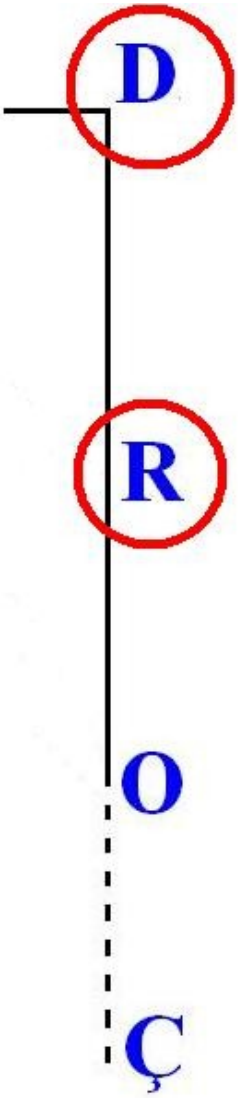
但如果我向你提供的并不是“这个”，如果我之所以请求你拒绝正因为“不是这个”，那么你拒绝的就不是我向你提供的东西；我也就无需请求你拒绝。

于是，这里也被切断了——切在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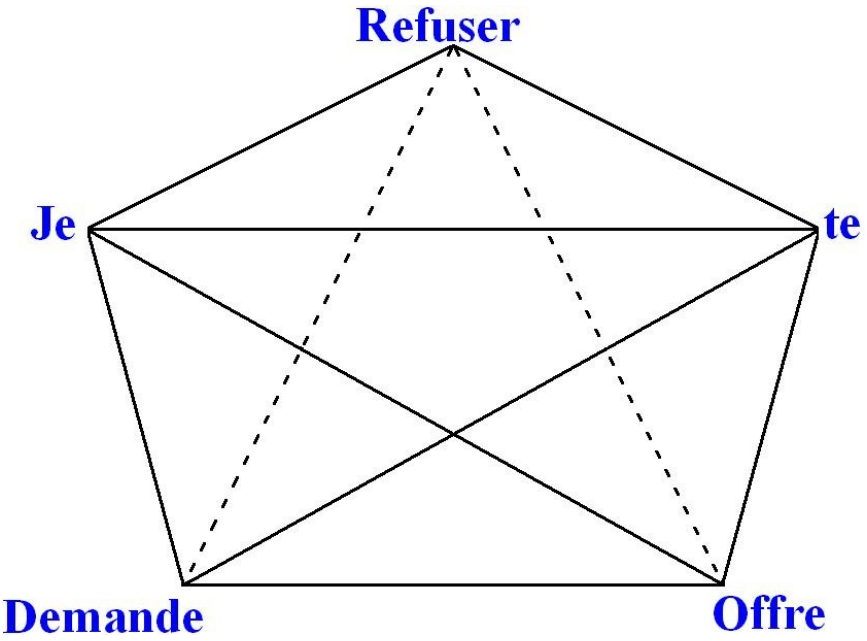


既然我无需请求你拒绝，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请求？

所以，这里同样被切断——切在 D。



于是，我们用一张更准确的图重画：“我”和“你”在这里，“请求”在这里，“拒绝”在这里，“提供”在这里。



也就是第一组四项：

- 我请求你拒绝。

第二组是：

- 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

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在“请求”和“提供”两个不同极点之间的距离中，我们可以看见“不是这个”就在这里。

但正如我刚刚解释的，如果我们说，这里就是下面两者之间已有或可能出现的空间：

- 我必须向你提出的请求，
- 以及我能向你提供的东西；那么从这一刻起，下面两组关系同样无法维持：
- 请求同拒绝的关系，
- 拒绝同提供的关系。

还需要我逐项详细评注吗？

也许评注一下仍不无用处……

首先因为这一点：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把这一切画成空间图式。

这里所涉及的不是空间本身，而是我们把客观图式投射进去的空间。

但这已经向我们指出了足够多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客观图式也许支配着空间观念中的某种东西；我甚至会说，这种支配先于知觉对空间的支配。

我知道，我们倾向于相信，是知觉把三个维度交给我们。

有个你们大概听说过的庞加莱[注2]，曾作出一项漂亮的尝试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先提醒我们的客观图式具有先行地位，也许有助于更准确地衡量他的证明。

> [注2] 亨利 · 庞加莱：《科学与假设》，巴黎，Flammarion，1968 年，第二部分第三章《黎曼几何》：“设想一个只住着没有厚度之生物的世界；再假定这些‘无限扁平’的动物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中，不能离开。我们还可以假定这个世界离其他世界足够远，不受它们影响。既然正在作假设，再赋予这些生物推理能力，相信它们能够作几何，也不多费什么力气。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当然只会赋予空间两个维度。”

我要强调的不只是……

- 从“我向你提供的不是这个”，
- 跳转到“你能拒绝的不是这个”，
- 甚至也不只是“我向你请求的不是这个”；我要强调的是：“不是这个”的东西……
- 也许根本不是我向你提供的“东西”。若从这里出发，我们把事情理解错了；
- “不是这个”的，是“我向你提供”这件事本身。

因为，“我向你提供”是什么意思？

只要稍想一下便知道，它完全不等于“我给予”。

它也不等于“你接受”；后者倒会赋予“拒绝”以意义。

当我提供某样东西时，我希望你回赠我。

“夸富宴”（potlatch）正因如此而存在。

夸富宴淹没、漫过了“提供”中的不可能，也就是提供不可能成为纯粹赠予。

也正因如此，夸富宴在我们的话语中已经变得完全陌生。

所以，我们出于怀旧，把夸富宴当作不可能者所支撑的东西，也就是实在，并不奇怪；但这里所说的，恰恰是作为不可能者的实在。

如果“不是这个”不再位于“我向你提供的东西”中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观察：把“提供”本身置于问题之中会产生什么。

如果我请求你拒绝的不是“我向你提供的东西”，而是“我向你提供”这件事，那就去掉“提供”……

这个著名的“动名词”据说只是一个较次等的名词，可它毕竟是某种东西……去掉提供，我们便会看到，请求和拒绝都失去一切意义；因为“请求拒绝”究竟能是什么意思？

你们只须稍作练习就会发现：从“我请求你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这个结中抽掉任何一个其他动词，结果完全一样。

如果抽掉“拒绝”，“提供一项请求”还能是什么意思？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提供的本性决定了：若抽掉请求，拒绝也就不再有意义。

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分别在每个动词层面寻找怎样一个“不是这个”；我们要发现的是：只有把每个动词从它同另外两个动词构成的结中解开，才能找到我所谓小对象 a 的那种意义效应。

事情很巧：昨晚我围绕四项几何思考今天怎样向你们展示这一点时，碰巧……

同一位很可爱、正在听吉尔博先生课程的人吃晚饭……有一样东西像量身定做的戒指一样来到我手里。现在我想把它画给你们看；我昨晚才知道，它就是博罗梅奥家族的纹章。

这需要稍微仔细一些，所以我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你们可以自己重做。

没有带绳子吗？没关系，你们可以用几段绳子重新做出来。

如果仔细照抄——我没有画错——你们会发现：请留心，这个第三环到了这里，你们就不再看见它……

稍稍用力想一下，这并不难……你们不再看见第三环。

你们会注意到，另外两个环彼此分离：这个环从左边那个环上方经过，在这里也从它上方经过。

它们只是因为第三环才维持在一起。

你们可以试一试。若缺少想象力，就拿三段小绳子实际做；你们会看到它们确实连在一起。

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剪断其中一个，另外两个……

尽管看起来彼此打结，很像你们熟悉的奥运会三环；奥运环即使有一环跑掉，另外两环还会继续相连……这三个环却彻底散开！

这一点颇有意思，因为必须记住：我谈到能指链时，始终包含这种串接。非常奇怪的是……

这也会让我们回到二元动词……人们似乎没有发现，二元动词具有一种同小对象 a 极其密切相关的特殊地位。

如果我们不用男人和狗这两只可怜动物作例子，而改用“我”和“你”，就会发现二元动词最典型的例子是：

“我烦死你 / 我用屎弄你”，或者：

“我看你”，或者：

“我对你说话”，或者：

“我吃掉你”。

这就是四个种类，[注3] 也就是对象 a 的四种出现方式。它们恰恰只因语法类比才值得注意，也就是它们在语法上彼此等价。

> [注3] 依照本课出现次序，四种对象 a 分别是肛门对象、凝视对象、声音对象与口腔对象。

相关知识卡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这样，我们是否就在缩影中得到了某种东西，用来说明这条根本真理：每种话语都只能从另一种话语取得意义？

一项请求当然不足以构成话语，却具有话语的根本结构，也就是我所谓“四足式”。

我已经强调，必须用一组四项来表象它，正如 f, x, y, z 四个字母不可或缺。

至于“请求、拒绝、提供”，显然，在我今天向你们提出的这个结中，每一项只能从另外两项取得意义。但我试着为你们解开这个结——更准确地说，让它经受解开的检验——所得的结果是：

- 单独两项永远维持不住；
- 这正是小对象 a 的基础和根源。

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们的是它的最小结。

但你们还可以加入其他项。

“因为不是这个”——不是什么？不是我所欲望的东西。

谁不知道，请求的根本特征，恰恰是不能定位欲望的对象？

加上欲望，加上“我向你提供的不是你所欲望的东西”，我们便很容易用“你所欲望的，是我向你提出请求”把这个结构闭合起来。[注] Lettre d’a-mur 将这样无限延伸。

> [注] 原文 ce que tu désires que je te demande 按通常句法可以先被听成“你希望我向你请求的东西”；也可以在 désires 后断开，把 que je te demande 当作欲望的内容，即“你所欲望的，是我向你提出请求”。这里采用后一读法，以保留 désirer（欲望）与 demander（请求）在这组动词结中的衔接。

相关知识卡 Lettre d’ a-mur：情书、对象 a 与墙

但谁看不出，这种串接对分析话语具有根本性质？

我过去曾经说过……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而至今仍有人抱着这句话自我安慰……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说出下面这句话，一场分析才会结束：

- 不是“我对你说话”，
- 也不是“我谈论自己”，
- 而是“我对你谈论的正是我自己”……这只是最初的勾勒。

分析者的话语所依据的，不正是这句话吗：“我请求你拒绝我向你提供的东西，因为不是这个。”

这就是根本请求；分析家若忽略它，只会使它越来越强烈。

我曾经讽刺说：“他用提供制造请求。”

但他真正满足的请求，是对下面这项根本事实的承认：所请求的“不是这个”。

第6课 · 1972年3月8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事情是这样的：既然我今年的目标是向你们谈“一”，那么今天我就先从陈述大他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开始。

关于这个以大写 A 书写的大他者，我曾在一段时间以前听到过一种忧虑……

这种忧虑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我曾有赖于他所提供的位置，才得以重新开始我的工作……他的忧虑是：当这个大他者被提出为两性配对关系中的第三者时，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它等同于上帝。

此后，这种忧虑是否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使他对我可能留下的痕迹产生了不可消除的不信任？

这个问题今天暂且搁置，因为我要先极其简单地揭示：这个确实由我用大写 A 书写的大他者，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里所说的大他者，正是性配对中的那个大他者——就是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造出一个能指；它只能通过划去这个大写 A 来书写：$S(\not{A})$。

“人们……

这可不容易，是吧……

“人们……

我只强调一下，不在这里停留，否则我一步也走不了……

“人所享乐的，只能是大他者。”

更难提出的，是下面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说法……

因为按照我刚才说的，享乐的特征恰恰会由此躲开……那么，我是否要进一步说：“人只会被大他者享乐”？

这正是上帝存在问题向我们敞开的深渊；我恰恰把这个问题留在地平线上，作为不可言说之物。

因为重要的是……

并不是与那个享用我们自以为是自身存在之物的东西发生关系……当我说“人所享乐的，只能是大他者”时，重要的是：我们并不在性意义上享用它——性关系不存在——它也不享用我们……

你们看，lalangue——我把 lalangue 连写成一个词——尽管一向是个“好姑娘”，

在这里却抵抗起来了。它鼓起腮帮……人确实从中享乐——不得不这样说——人只是在“精神上”享用大他者。

在《巴门尼德篇》里有一段话——它在这里正好具有典范价值，我也因此建议你们去那里清洗一下头脑——值得注意。

当然，如果你们透过大学里那些评注去读它，就会把它安置在哲学家的谱系之中，并看到人们把它视为一场格外精彩的练习。

不过，在这番小小的致意之后，人们就会告诉你们：它没有多少用处，柏拉图不过是把某种东西推到了最尖锐的地步，而这东西又会从他的形式论中替你们演绎出来。

也许你们得换一种方式读它。必须带着天真去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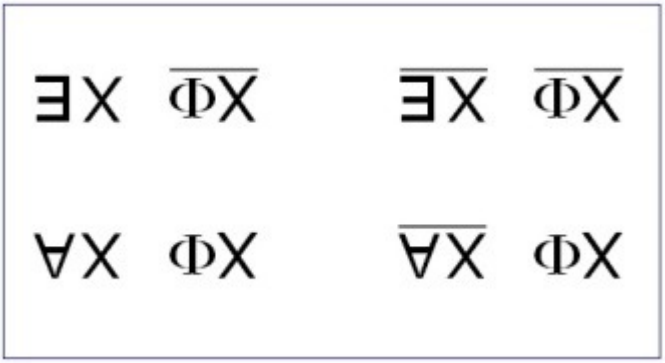
请留意，其中偶尔会有某个东西触动你们。比如，他在第七个假设开头讨论“如果一不存在”时，顺带在边上说了一句：“如果我们说，非一不存在呢？”

接着，他着力表明：对任何东西的否定——不只对“一”，也包括“非大”“非小”——作为否定本身，区别于对同一个项说“不”。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对性享乐的否定；我请你们此刻就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写下这个括号中带横杠的大写 A，即 $S(\not{A})$；它与我刚才的说法是同一回事：

“人只是在精神上享用大他者。”这在大他者之上写下了某种东西。正如我提出的：关系中的一个项，由于消隐、由于不存在，反倒成了关系得以写下的场所；关系就在这里被写成眼前这四个公式，以传递一种知识。



我想，我已经对此作过足够多的暗示。就此而言，知识或许可以教授，但真正得到传递的是公式。

恰恰因为其中一个项成了关系得以写下的场所，关系才不再可能是“关系”：这个项改变了功能，成了关系的书写场所，而关系本身也只在取代这个项的那个位置上，凭借被书写而存在。

关系中的一个项必须被掏空，关系才能写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方才放在引号里的“精神上”——言语本身无法把那对引号说出来——从根本上失去了任何唯心主义意味。

这种唯心主义在贝克莱笔下那些我希望你们读过的论述中显露无遗；它们全都建立在这一点上：“凡被思想之物，都只是由某个人思想的。”

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化约的论点，更确切地说，是一套无法化约的论证。假如它承认问题其实关乎享乐，它会更有咬合力：你们所享乐的，只是自己的幻想。

这才会赋予唯心主义以分量；尽管它无可辩驳，除此之外却没有人认真看待它。真正重要的是：你们的幻想在享乐你们。于是我可以回到刚才的话：你们看，即便是那个“身为好姑娘的 lalangue……”，也不肯轻易放这句话出口。

唯心主义说，这里“只不过（que）”是思想。为了从中脱身，身为“好姑娘”却也没那么好说话的 lalangue，也许能给你们一点东西。我大概还不至于非得写出来，才能请你们让这个 que 发出另一种回响。

好吧……非得让你们听见的话：q.u.e.u.e.，也就是“思想之尾（queue de pensées）”。[注] 法语中 lalangue 的这份“好姑娘气”，正好容许这种说法……

> [注] 拉康把 que 重新拼作并听作 queue，由“不过是思想”转出“思想之尾”。这里保留两种法语写法，以呈现这层语音与拼写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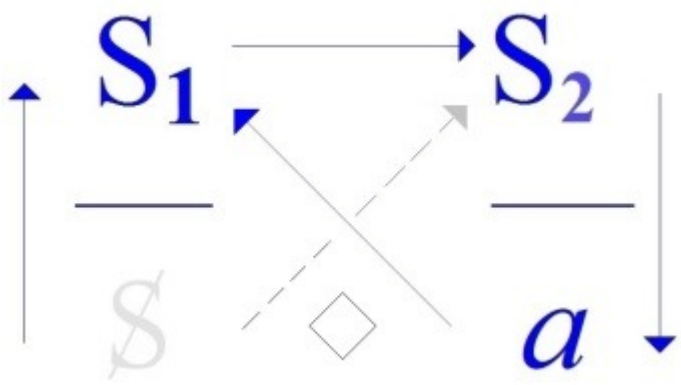
我正是用这门语言说话，没有理由不占它的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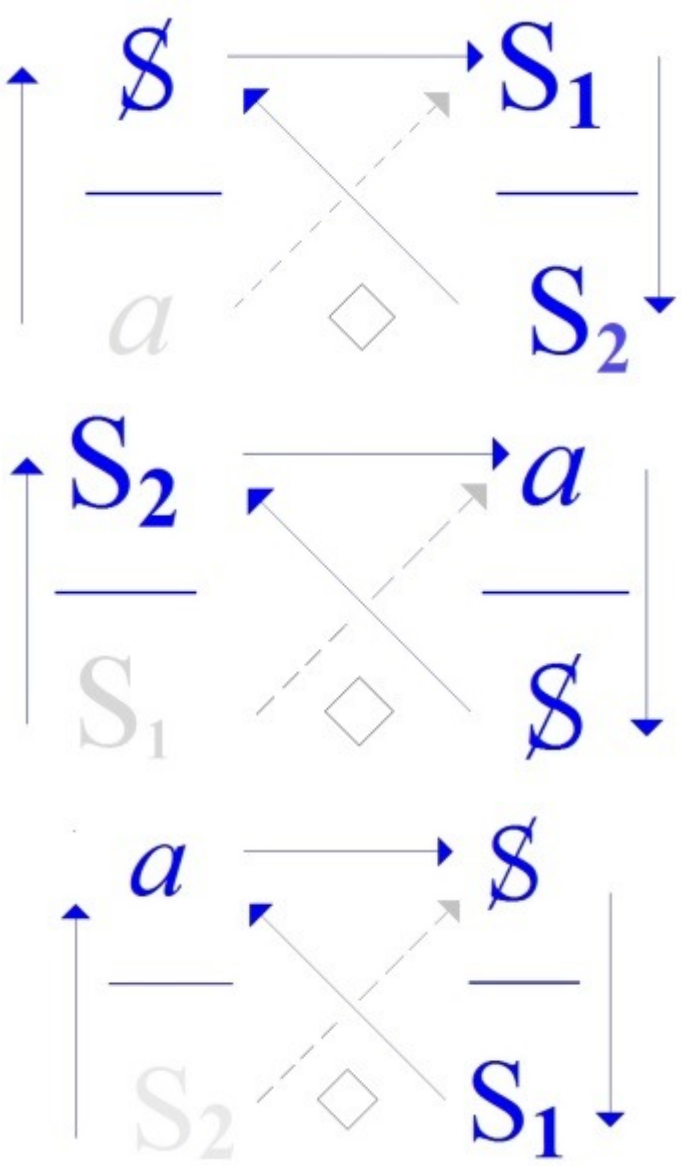
要是我说另一门语言，自然也会找到另一套把戏……这里所涉及的是“思想之尾”。不，并不像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因为有人思想它们；甚至也不只是在“我思想它们，故我在”的意义上——尽管这已经是一种进步——而是这些思想确实自行思想〔参见：“我思，故此享乐（Je pense donc se jouis）”〕。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归入……

如果这种归类还有哪怕一点意义的话，

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在哲学上归类……一个并非哲学话语的话语经由我浮现出来，确切说就是精神分析话语……它的图式已被我画在右边〔分析家话语〕……我之所以称它为“话语”，是因为我曾强调：“任何东西都只有通过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才取得意义。”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当然，这预设了某种操练；我既不能说，也不敢指望自己真把你们训练到了这个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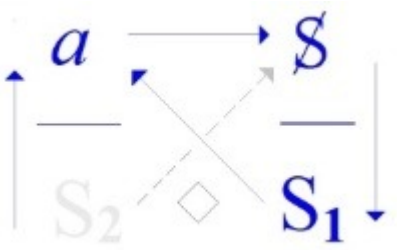
这一切当然像水从鸭毛上滑过一样，从你们身边流走，因为……

况且，这正构成了你们的存在……你们牢牢嵌在先于你们的话语之中；这些话语已经存在很久了，其中也包括哲学话语——大学话语把它传给你们，至于传成了什么样子……你们总之在其中坐得很稳，它也成了你们的坐席〔原文如此〕。

那些占据这个大他者位置的人——这个由我揭露出来的大他者——也别以为他们比你们占了多少便宜。不过，人们到底往他们手里塞了一套不容易摆弄的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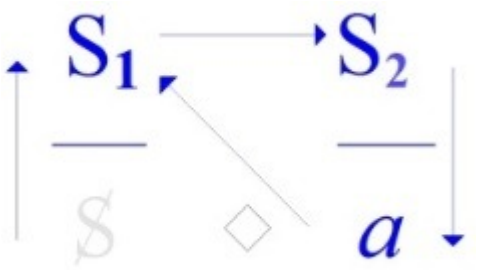
这套家具里有一把扶手椅，而我们对它的性质还辨认得不太清楚。

然而这把椅子至关重要，因为这种话语的独特之处，在于让右上方写着的那个东西——呈现为一个 S，并且像所有书写一样，有着颇为迷人的形态——得以运作……



这个 S 恰好也是霍加斯所谓美之线的形状，这并非全无偶然；

它必定在某处有其意义；而且它还必须被划去，这当然也有意义……不管怎样，从这个被划杠的主体 $\not{S}$ 所产生的东西，正是 S_1。颇值得注意的是，我把它写得与另一个东西完全相同：那个在主人话语中占据另一位置、即支配位置的 S_1。



这个 S_1，正是我在这里说话时试图为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此而言——我已经说过许多次——我处在同一个位置……

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个位置才具有教学作用……我处在分析者的位置上。

已经写下来的东西，是否曾经思想过自己？问题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已经无法再说它是由谁思想出来的；实际上，面对一切书写，你们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形。

我所说的“思想之尾”，就是主体本身，也就是作为这些思想之假设基底的主体……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个“假设基底”你们已经听得耳朵起茧；

原本十分清楚的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承载于下者〕，

被人们弄得如此面目全非，连母猫都找不到自己的小猫了……我要把它叫作“拖尾”：正是那个真实之物的思想之尾，构成了我所谓的“彗星效应”；而这条思想之尾，很可能就是阳具。

如果那里发生的事情，不能被我刚刚称作拖尾的东西重新夺回……

这种夺回之所以可设想，只因为这个拖尾作为一种效应，与它的降临同样凸显；

也就是说，它是失序（dés-arroi）——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称呼性关系的断接……如果那里发生的事情不能在事后（nachträglich，après-coup）被重新夺回；如果已经思想过自身的东西是敞开的，能够由一次重新思想来触及——所谓重新思想，恰恰就是在把它写下来时发现：那些原来是思想……

因为无论人们怎么说，书写总是在那些思想、那些真实的思想已经发生之后才到来……正是在这番重新思想的努力、这个 nachträglich 之中，存在着重复；而精神分析经验向我们揭示的东西，正以此为基础。

它能够被写下来，就是证据；但这只证明了那种事后地重新接取的效应。精神分析正建立在这里。

你们在哲学对话中多少次见过这样的论证：“如果你不跟我走到这一步，就没有哲学。”我要对你们说的完全一样，二者必居其一：

- 要么接受那个至今仍属常识的说法——它遍见于一切精神分析著述，遍见于一切从精神分析家

笔端流出的东西：即思想着的东西本身不可被思想；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存在；

- 〔要么〕为了让精神分析、说到底让“解释”成为可能，“思想之尾”的出发点就必须曾经被思想过——作为真实的思想而被思想过。

正因如此，我才围绕笛卡尔给你们铺陈了那么多。“我思故我在”如果不是真的，就毫无意义。

它是真的，因为“故我在”是我在知道它以前便已思想的东西；不论我愿不愿意，两者都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同一个“东西”，正是我称作“弗洛伊德之物”的东西。

恰恰因为它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我思”和我所思的东西，也就是“故我在”……恰恰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它们并不等价。

我之所以谈“弗洛伊德之物”，正因为在一个物中有两个面……

随你们怎么写都行：写作 face〔面〕或 fasse〔做的虚拟式〕……两个“面”不只并不等价——也就是说，在言说中不能彼此替换——它们甚至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我只以某种特定方式谈过“弗洛伊德之物”。

我写下的东西是可读的。奇怪的是，它恰恰属于那些迫使人重读的文字。

它本来就是为此写的。

而当人们重读时，就会发现：我并没有谈论“物”……

因为人无法谈论它，无法把它拿来谈……我让“物”自己说话。这里所涉及的“物”宣告：

“我，真理，我说话。”[注1]

[注1] 见拉康〈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409 页。

当然，它并不是就这样直说……

但这应当看得出来；我也正因此把它写了下来……它用种种方式说出这一点，而且我敢说，这一段写得并不差：

“我只能在自己的藏掖之中被把握。”

凡是就“物”写下来的东西，都应当被看作从它那里自行写出的东西，而不是出自写作者的东西。

正因如此，本体论——换言之，把主体作为存在来考察——是一种耻辱，如果你们容许我这样说：一门“耻辱论（honto-logie）”。[注]

[注] honto-logie 将 honte（羞耻、耻辱）嵌入 ontologie（本体论）之中。

那么你们已经听清楚了，是吧？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谈什么：

- 要么，“故我在”只是一种思想，用来证明思想着的正是不可思想者。

- 要么，正是把它说出来这一事实，能够作用于“物”，甚至足以让它转向另一个方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思想都是从它与那自行写出之物的关系出发，思想着自己。

否则，我再说一遍：精神分析就不存在。

我们便落入了那个如今最为流行的“i.n.a.n……”：不可分析。

只说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还不够，因为这并不排除人们实际从事它。

要让这种实践不沦为“inan……”，重要的并不是给它加上“不可能”这一限定，而是它同不可能者的关系。与不可能者的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

如果被证明的不可能性，不严格是一种思想的不可能性，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思想的不可能性才可得到证明。

如果我们把不可能者奠基在它与实在的关系上，那么还得补上下面这句话，就算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这句话来自我久远过去中一位可爱的女人；她留在记忆里，仍带着一股好闻的肥皂香〔笑声〕。她很会重新拾起沃州口音，尽管自己早已洗掉了那口音："*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她就是这么说的——我可模仿不了沃州口音，我又不是在那里出生的——他做不到的事，就把它放下。"〔笑声〕

我讲这个，是为了替你们把"不可能者"定位清楚——至少是在一个明白人可以接受这个词的意义上。

那么，对大他者的这种取消，只发生在那个唯一可能把它铭写出来的层面上，也就是按我的写法：$\Phi(x)$ 上加一道横杠〔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写下阻碍它的东西，也就是：阳具函数并非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 x，它能够被铭写进对阳具函数之真值的这一否定中〔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这值得我们分几个阶段加以阐明。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将要质疑的，恰恰是存在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清楚。我想，你们的耳朵和理解力被"本质与存在之别"磨了这么多年，应当早已不满足于它了。

分析家话语使我们能够给先前的几种话语〔癔症者话语、大学话语、主人话语〕重新赋予意义。就这些公式的联结而言，我最终只能用一种"动机"来标明这一点；而恰恰是这个动机未被察觉，才产生了例如黑格尔辩证法。正因为没有察觉它，黑格尔辩证法只有把话语本身看作世界的统治者，才能摆脱这项动机。

说到这里，我碰上一条旁注。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顺着它岔出去。何况你们求之不得；你们就是爱听岔话，因为我一旦直奔主题，你们就累了。

给黑格尔话语留下一抹意义阴影的，是一种缺席；更确切地说，是剩余价值的缺席——那种在主人话语的实在中从享乐提取出来的剩余价值。

然而，这一缺席毕竟标示了某种东西：它在实在中把大他者标示出来，并非将其废除，而是恰恰将其标示为成为相关项的不可能性。正因为使这种不可能性在场，它才给黑格尔话语染上了色彩。

你们不妨重读一下，比如只读《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并把它同我在这里提出的东西联系起来；绝不会有什么损失……

你们看，我给了你们多少假期作业：《巴门尼德篇》和《精神现象学》；

至少读“序言”，因为《精神现象学》正文你们当然从来不读。

不过那篇序言真他妈写得好，单凭它就值得重读一遍。

你们会看到，它印证了我的话，也从我的话中取得了意义。

我还不敢保证《巴门尼德篇》也会如此——也会取得意义——但我希望如此。

因为一种新话语的特性，正是更新那些在旧话语的旋转中流失的东西，也就是意义。

如果我说有某种东西给黑格尔话语染色，那是因为这里的“色彩”指的不是“意义”。

我所提出之物一旦被提升出来，恰恰会使它褪色，并完成马克思话语的效应。这里有一点我想强调，它也构成了马克思话语的界限。

它包含着一种抗议；而这场抗议碰巧通过补足主人话语而巩固了它——不只是用剩余价值来补足，还通过鼓动……

我感觉这话会掀起风波……通过鼓动女人作为一个平等者而存在。

与什么平等？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男人等于零；他必须借助某个否定他的东西存在，才能作为“全体男人”而存在。〔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并不罕见的“混同”〔即把他们“混同”起来的“全体”〕。我们生活在混同之中，但若以为我们靠它活着，那就错了——这绝非不言自明；我看不出，少一点混同怎么就会妨碍人活着。

人们竟会一头扎进去，实在很奇怪；这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大家蜂拥而入。

当分析家话语这样一种话语浮现时，它要求你们腰杆足够硬，能够撑住真理的密谋。谁都知道，密谋这种东西——是吧？——总会半途而废。

不断地吧啦吧啦，直到把所有共谋者都认个清楚，倒要容易得多。

人们把事情混在一起，一头扎进对性之划分的否定中——若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对差异的否定：

- 我说“划分”，是因为它能够操作。
- 我说“差异”，是因为“等于”号的这种用法声称要抹去的，恰恰就是差异：女人 = 男人。

真正了不得的是什么呢？我来告诉你们——不是这些蠢话——真正了不得的，是它们声称要用一个荒唐的词“越界”去跨越的那个障碍。

我教过一些东西，它们并不声称要“越过”什么，而是要圈定若干结点、若干不可能之点。当然，这让一些人很不自在；他们是当时精神分析话语的代表，是坐在其位置上的那些“在座者”。他们给了我那么一下，让人的声音都弱了下去。

倒是有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曾经亲自、真刀真枪地对我来过这么一下……

有一天他真这么干了，那家伙可爱极了！……他鼓足了勇气。尽管当时我还受到另一种威胁，他还是动了手……

那件东西我并不特别当真，不过还是装作当真……一把左轮手枪。

可那些曾在某个时刻掐断我声音的家伙，并不是“尽管”我受枪威胁才这么干；他们恰恰“因为”我受枪威胁才这么干。那一把是真枪，不像前面那个，只是玩具。

他们要我接受审查，也就是接受某些人的标准；这些人哪怕占据着精神分析话语的“坐席”，也根本不想听到这种话语。

那么，“你们还要我怎样做呢？”〔笑声〕

既然我不肯接受这场审查，我就已经预先被判了罪，是不是？这样一来，要掐断我的声音当然容易得多……

哈！因为声音这东西确实存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我得说，那时我的声音实在太弱。

可我毕竟还有一个声音，从中诞生了《精神分析笔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文字，我断然向你们推荐。因为那时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声音上了；至于这些《精神分析笔记》，说实话，我不可能什么都做：既读《巴门尼德篇》，又重读《精神现象学》和别的东西〔笑声〕，还同时读《精神分析笔记》。

我得先重新振作起来才行！

如今我有力气了，也从头到尾读完了；真了不起！〔笑声〕

确实了不起，但它处在边缘，因为那些文章不是精神分析家写的。

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家们却在闲聊。在我声音被这样〔手指划过喉咙的动作〕——咻！就这样！对……——掐断的那段时间里，我身边从未如此频繁地谈论“越界”。因为你们要知道，当问题涉及真正的不可能者、涉及能够被证明和被阐明的不可能者时，人们当然要花上很长时间。

从最初那些借助对语言的追问而催生逻辑的潦草笔画，到后来人们发现，这些笔画碰上了某些确实存在的东西……

但它们并不是以此前设想的方式、即“是”的方式存在，

也不是像你们每个人设想自己那样，

你们以自己是“个体”为借口，便相信自己是……人们发现，有些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构成了话语阐述能够推进到的界限。

这就是实在！

我们通过我所谓的象征界来接近它——所谓象征界，就是由语言这个确实存在的场所所陈述之物的种种方式。作为被证明之物，这个不可能者是无法越界的。

有些东西早已充当过路标；或许是神话性的路标，却标得非常准确。

它们标出的不只是不可能者本身，还有它的动因。

确切地说，就是：性关系无法被书写。

在这一方面，从未有谁做得比——我不说宗教……

因为我以后会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给你们解释：

一个人既然是精神分析家，就不做民族学；

把宗教淹没在这样一个泛称里，和做民族学是同一回事……我也不能说宗教只有一个，但有一个我们浸泡其中的宗教：基督宗教。

相信我，基督宗教对你们那些越界应付得好极了。

它巴不得如此，这正会巩固它：越界越多，它越如鱼得水。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要证明那个支撑着若干缠住你们的话语的东西，其真究竟位于何处。

今天我就要结束了……

希望我没弄坏自己的戒指……〔笑声〕……今天，我要在出发的同一点上结束。

我是从大他者出发的，也一直没有离开它；因为时间在流逝，而且你们可别以为，每次课程结束时我自己还没受够。

因此，我要把自己刚才围绕大他者所说的局部特征收拢起来。至于我还要向你们提出的那个枢轴、那个我今年瞄准的点，也就是“一”，则留待以后。

我今天没有触及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你们会看到，没有什么比这个“一”更滑溜。

有些东西由于拥有多个面，会让这些面并非多到不可胜数，却彼此分歧得格外厉害；在这方面，“一”实在很奇特。你们会看到的。

我必须先借助大他者，这也并非没有理由。

大他者——听清楚……——因此是一个“之间（Entre）”：本应存在于性关系中的那个“之间”，却被移了位，恰恰把自己“他置（s’Autreposer）”。[注]

> [注] s’Autreposer 是拉康以 Autre（大他者）和 poser（放置、设定）构成的临时词；这里译作“他置”，保留它与“大他者”的字面联系。

当这个大他者被“他置”出来时，奇怪的是，我今天所提出的一切只涉及女人。正是女人以我们能够把握的方式，给出了大他者这一形象的例证：用一位诗人的话说，她“处在中心与缺席之间”。[注2]

> [注2] 亨利·米肖：《中心与缺席之间》，马塔拉索出版社，1936 年。

- 她处在自己从我所谓“至少一个”那里取得的意义之间；在那里，她只在我曾向你们预告过的状态中找到这个意义——只是预告，如此而已！——也就是纯粹存在的状态。

- 她处在“中心”与“缺席”之间。这个“缺席”由什么为她造就？恰恰是我只能通过把她界定为“非全”而写下的第二道横杠〔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她并非被全然包含在阳具函数中，却也不构成这一函数的否定。

相关知识卡 **非全与量词否定的区别**

她的在场方式，就是处在中心与缺席之间：

- 一边是她以一种独特方式参与其中的阳具函数；

因为那个作为她爱情伴侣的“至少一个”，为了她而放弃了这一功能；

- 这就使她能够把自己不参与这一功能的部分留在缺席之中；

而这个缺席同样是享乐，是“享乐—缺席（jouissabsence）”。

我想，没有人会说，我关于阳具函数的陈述，是由于误认了女性享乐。

恰恰相反，女人的“享乐—在场（jouisseprésence）”——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存在于那个使她作为“非全”而向阳具函数敞开的部分中……正因为有这个“享乐—在场”，那个“至少一个”才急着入住其中；而他对究竟是什么要求他存在，抱有一种根本性的误解。

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才造成了下面的结果：

- 他甚至不再能够存在；
- 连他自身存在的例外也被排除。于是，大他者那种建立在非普遍性之上的地位就消隐了，而男人的误认也因此成为必然。这正是癔症者的定义。

今天我就在这一点上同你们告别。

我先打一个句号，八天后再见。

圣安娜的那场课恰好落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所以我在这里提醒诸位：请转告那些去圣安娜听课的人，那次课程取消。

第7课 · 1972年3月15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上一次，我给你们讲的东西围绕大他者展开。

这比我今天要谈的东西方便一些。后者与大他者的“关系”——或者说它同大他者的关系——我已经刻画过了：确切地说，这种关系无法铭写。事情因此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这里涉及的是“一”。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这个“一”，也指出它怎样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开辟出自己的痕迹。要理解其中一点东西，第一步就是发现：书里对“一”所陈述的一切……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一切能够辩证化、能够展开的东西……关于“一”的任何可能话语，首先都只是……

而且只取这个层面，并不再多说任何东西，正如书中所表述的……“这是一（c’est Un）”。

你们中也许有些人听了我的一再催促，终于打开了这本书，并且发现说“这是一”同说“一存在（l’Un est）”并不是一回事：

- “这是一”是第一个假设；
- “一存在”是第二个假设。

两者彼此不同。

当然，要让这一区分真正起作用，你们读柏拉图时就得拿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柏拉图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对你们只是一位“作者”。

你们从小就受训练，习惯去搭“作者便车（auteur-stop）”。[注]

> [注] Auteur-stop 仿造 auto-stop（搭便车），讽刺读者把“作者”当作现成权威，借他代替自己的阅读。

这种把那些玩意儿当成获得授权者来求教的习惯，已经进入风俗这么久，你们早该知道它哪里也到不了——尽管它当然也可能把你们带到很远。

说完这些，今天要谈的因此还是“一”……

我还得为此道歉，理由稍后再说；

我究竟凭什么拿这件事占用你们的时间？……总之，今天我要谈的是“一”。

我甚至为此造了一个词，用作今天这番话的标题。

我不大确定——不，我确定恰恰相反：并不是我发明了“一元的（unaire）”这个词。

1962 年，我以“一元特征”来翻译弗洛伊德所谓的 einzig，并自认为能够从他那里抽取出这个概念。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当时有些人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奇怪的是，弗洛伊德所区分的第二种认同形式——einziger Zug——此前竟从未引起他们注意。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不过，我今天用来统摄这番话的那个词是全新的。造出它，仿佛是出于一种防备，因为“一”其实牵涉太多东西。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说清……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试着立即开辟出一条路，说明我的话语为什么关心……

就它自身正在为分析家话语开路而言……说明我的话语为什么必须经过“一”。

不过，先请把这一整个场域大体称作“一者域（l’unien）”：u.n.i.e.n.，以区别于“一元的（unaire）”。[注]

> [注] Unien 是拉康以 Un（一）临时造出的形容词兼名词。这里译作“一者域”，并保留法语，以同 unaire（一元的）相区分。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这是一个从未有人说过的词，却有它的用处：每当“一”被牵涉时，它会给你们一个提醒、一记唤醒。把它作形容词使用，会让你们记起弗洛伊德——口误——首先是柏拉图所推进的东西：“一”按其本性有着不同斜坡。

在分析中，人们确实谈到它。我想你们不会忘记：正是“一”支配着一种奇怪的同化，把厄洛斯等同于趋向凝结之物。

身体显然是“一”的一种形式：它维系在一起，除去意外便是一个个体。弗洛伊德竟因此把它提升出来，这颇为奇特。

说实话，这也恰恰使弗洛伊德提出的厄洛斯（Ἔρως）与塔纳托斯（Θάνατος）这组二元受到质疑。

如果这组二元没有另一种形态支撑……

那恰恰是性关系在其中失败的形态，

也就是“一”同“非一”、亦即同“零”的形态……否则，很难看出这对惊人的配偶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事实上，它确实有用：它服务于一系列误解，也服务于把所谓“死亡驱力”到处乱贴标签。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一”不可能……

在那种试图陈述性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野蛮话语中……把两个身体的交媾看成合成了一，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

令人惊讶的是，就这一点而言，柏拉图的《会饮篇》……

那些学者一面嘲笑《巴门尼德篇》……一面竟严肃对待《会饮篇》，仿佛它真能代表任何与爱有关的东西。

也许还有人记得，我曾在某一年度使用过这篇对话……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年之前，1961—1962　年度的前一年……1960—1961　年，我把《会饮篇》当作操练场；我压根没想用它做别的，只用它来奠定转移。[注1]

> [注1]　参见　1960—1961　年研讨班《转移：其主体不对称、所谓情境及其技术远足》，Seuil，2001 年。

在进一步通知以前，转移的地平线上即便有某种属于“二”的东西，也不能算作交媾。我想，当时我已经多少指出：这出严格说来属于酒神祭的场景，是以何种嘲弄方式展开的。

提出并发明著名“存在的二分”的，偏偏是阿里斯托芬：最初的存在不过是一头紧紧贴合的“双背兽”，宙斯出于嫉妒才把它劈成两个。把这番话放进阿里斯托芬嘴里，足以表明大家是在开玩笑，而且玩得很开心。

最离谱的是，人们竟没看出为整个话语收尾的狄奥提玛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她所教的，是爱情只靠这一点维系：那个被爱者……

不论同性还是异性……都不能碰；只有天上的阿佛洛狄忒才算数。

这显然不是说厄洛斯由“一”统治。

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单这一点也足以让我们提出若干关于“一”的命题——这些路其实已经开过。何况还有一点：在分析经验中，第一步就是把一个“一”引进来。作为分析家，我们让它迈进入场的那一步。

于是，这位作为“一”的分析者，最初的表现方式显然是责怪你只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察觉。

他由此恰恰表明，自己同那些“别人”毫无关系；所以同你——分析家——在一起时，他想成为唯一的那一个，好让两个人凑成“二”。他不知道，问题正是要让他发现：这个“二”就是他自以为是的那个“一”，而他必须在这个“一”中分裂。

所以：“有一（Yad’lun）。”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这得写下来。今天我不太想写，不过为什么不呢：Yad’lun。

为什么不这样写？

你们会看到，这样写有它的用处，也足以说明我刚才为什么选择“一者域”这个词。

因为把“有一”写作 Yad’lun，会凸显法语的一项便利。我不知道英语 there is 或德语 es gibt 能否带来同样的好处。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熟练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也许可以告诉我。

Es gibt 支配宾格，对吧？

人们会说：

- es gibt einen……某物，如果它是阳性；
- 英语则可以说 there is one、there is a……某物。

我知道 there 已经朝这个方向起了个头，但事情并不简单。

法语却可以说：Y’en a〔有一些 / 其中有〕。

很奇怪，我一直没能……

这并不意味着它找不到，不过我做事到底相当匆忙；

逻辑中的匆促功能，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我必须赶紧，时间在催我……我一直没能看到、找到任何东西，甚至没能简单地……

我告诉你们自己查了哪些书：

- 《利特雷词典》；
- 既然查了，顺便也查了《罗贝尔词典》；
- 《达穆雷特与皮雄法语语法》，当然还有另外几本……

我想找的是它在历史上的出现……

也就是《布洛赫与瓦特堡词源词典》这类词典本该提供的一切……像 il y a 这样关键的表达是怎样出现的；它说的就是：“y en a”。

Il y a 严格指示和点出的东西，是从一种不定的背景上冒出来的。奇怪的是，y a——我差点说 n'y a pas〔没有〕——在我们称作"古代语言"的那些语言里，确实没有日常使用的对等表达。

这恰恰以什么名义表明，话语……

正如《巴门尼德篇》所说、也如它所证明的……话语会改变。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分析家话语可以代表一次涌现。也许你们应当拿它来做点什么——倘若我一消失……

当然，在许多人眼里，这始终是可能的，即便还不算迫在眉睫……我一消失，人们就预期同一领域里会真正下起垃圾雨；它已经显出苗头，因为大家以为那一天不会太远。〔笑声〕

沿着我的话语留下的痕迹，那些能够让这条新路延续下去的人，也许最好先站稳脚跟。幸运的是，在一个非常确切的地方，我已经看到少数几个开端——不过确实很少。

人们整天拿分析家话语同革命的关系来折磨我的耳朵、烦我的脚。也许，分析家话语恰恰带着任何可能革命的萌芽。不过，不能把革命同那种随时会在这个标签下袭来的莫名惆怅混为一谈；两者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所以，"有一些（Y'en a）"是在某种无形背景上说出的。

人们说 y en a，通常意味着"有一些某种东西（y en a du…）"或"有一些某类东西（y en a des…）"。

这个 des 偶尔还可以接上 qui：“有些人会想”“有些人会表达”“有些人会讲故事”，诸如此类……背后仍是不确定的底色。

问题从“有一”究竟意味着什么开始。

因为“一”一旦被说出，那个 de〔一些 / 某种〕就只剩一根细小的柄，把它连在那片背景上。

这个“一”从哪里冒出来？柏拉图在第一个假设中试图推进的正是这个问题。他手头没有别的词，只能尽其所能地说：ἓν εἰ ἔστιν，如果它是一？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因为这里的 ἔστιν 明显是在替代法语 il y a 那种无法由重音标出的功能。

而这句话无疑应当译成……

我理解译者为什么在这里犹豫……无疑应当译作：“如果有一”或“如果有那个一”；你们自己选。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柏拉图作出了选择：他的那个一元之“一”，同包举一切的这个“一者域”毫无关系。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甚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柏拉图立即证明，这个“一”不可能同他以千百种形式作过形而上学清点的任何东西发生关系。那东西叫作二元，在经验——在思想经验——中无处不在：

- 较大与较小；
- 较年轻与较年老，等等；
- 包含者与被包含者，以及这一类的任何对项。

他最先证明的，恰恰是：一旦通过话语式追问来把握“一”……

可那里究竟在问谁？显然不是那个可怜、可爱的小家伙；

如果我没记错，他名叫亚里士多德；

很难相信他就是后来给我们留下自己记忆的那位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同所有对话、所有柏拉图式对话一样，这里根本没有对话者的痕迹。

它之所以被称作“对话”，似乎只是为了说明我很早以前就说过的话：恰恰是“对话这种东西，不存在”。

这不意味着柏拉图对话的底层没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在场”……

> 就叫它“人的在场”吧……这种在场反而比后来许多著作中更为强烈。

只要看最初几步就足以作证：构成对话之硬核的东西是怎样准备起来的。我把这部分叫作预备谈话。像所有对话一样，它向我们解释：这

件疯狂的东西——它同任何堪称“对话”的事物都毫无相似之处——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日常生活还没让人明白，在这里就真能感觉到：

从来没有哪场对话抵达过任何结果……所谓“对话”所涉及的……

在这种有其特定年代的文学中……恰恰是要紧紧逼近那个实在：它使人相信、使人产生幻觉，以为同某个人对话真能抵达某种东西。

所以，这件事值得事先铺垫，值得说明当时究竟是怎样一出戏。

老巴门尼德和他那一伙人都在场，少了这阵仗还真不行；只有这样，某种让一个东西开口的陈述才能出现。让谁开口？正是让“一”开口。〔参见《文集》第 409 页：“我，真理，我说话”；拉康在那里让“弗洛伊德之物”说话。〕

从你们让“一”开口的那一刻起，就值得看看那个在另一头接话的人有什么用。他只能说这类话：“ταυτο ἀνάγκη οὐ γὰρ οὖν τί δὲ αληθή”——“哎呀呀，比您刚才说的还要真上三倍，不是吗？”

当然，当说话的是“一”时，这就叫“对话”。

有趣的是巴门尼德怎样把“一”引出来：他抚着它的背，对它解释：“可爱的小家伙，来吧，说话吧，亲爱的小‘一’，这一切不过是闲聊。”

可别把 ἀδολεσχία 翻成同“青少年”有关……

我这话是说给不知情的人听的；尤其书页对面又告诉你们，要像天真的小伙子那样行事，

你们很可能混淆。但希腊原文并不用这个词称呼小伙子……ἀδολεσχία（adoleskhia）的意思是闲聊。

不过，我们可以把这里视作某种开端，预示着后来我们用自己那套粗糙语言所称的东西……

那套语言由我们能拿到手的材料、由当时能够触及的现象学编织而成……我们把那东西译作“自由联想”。

当然，联想并不自由。要是真自由，就毫无用处了，不是吗？但它同闲聊是一回事：都是为了把麻雀驯服。

联想当然是“被联结的”；如果它真是“自由的”，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用处。

这里的闲聊无疑联结得极紧。因为说话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它究竟被束缚到什么程度——它的证明性实在太强。

把事情这样凸显出来，有助于安置许多东西，尤其是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跨出的那一步。

因为在那个归根结底要弄清实在究竟是什么的环境中，巴门尼德已经跨出一步。我们所有人如今仍处在同一个问题里。

人们先后说实在是气、水、土、火，说完便只能重新来过。后来有人注意到，所涉及的这一切质料唯一共有的因素，是它们“可以被说出”：这就是巴门尼德跨出的那一步。

柏拉图的一步却不同：他表明，只要试着以清楚衔接的方式，说出那个作为“结构”勾勒出来的东西……

用我刚才所谓“我们那套粗糙语言”来说；

“结构”这个词并不比“自由联想”高明……不过，勾勒出来的东西会造成困难，而实在正应当沿这条路去寻找。

εἶδος（eidos）……

人们不恰当地把它译成“形式”……它已经向我们许诺：可以收紧、圈定言说中造成裂口的东西。

换句话说，柏拉图归根结底是个拉康派。〔笑声〕当然，他自己不可能知道。

何况他还有点弱智。〔笑声〕这并没有让事情更容易，却肯定帮了他。

我所谓精神弱智，是指一个说话之在没有牢靠地安置在一种话语中。弱智者的价值就在这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定义可给；人们说他有点“不得要领”，也就是说，他漂浮在两种话语之间。

要作为主体牢靠地安置下来，就必须守住一种话语；否则，就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处在边缘，并不等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此就柏拉图而言，这让他能够相当稳固地……他毕竟有自己的框架。不要以为他那个时代的事情没有被一套极其牢固的话语框住；在《巴门尼德篇》的预备谈话某处，他就露出了这方面的马脚。

那毕竟是他亲手写下来的。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在暗笑。不过，他并没有等到黑格尔，就已经替我们上演了“主奴辩证法”；而且我得说，他的陈述与整部《精神现象学》所提出的东西有着不同的根基。

不是说他得出了结论，而是说他给出了物质性的要素。

他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做得到，因为在他的时代，这不是装样子。

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这种公开确认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很难说。它让人可以想象，身份随时会改变；事实上，也确实随时改变：

- 主人一旦成为俘虏，就变成奴隶；
- 奴隶一旦获释，就变成主人。

正因如此，柏拉图便以为——他也在这篇对话的开场中直说——主人之本质、即 εἶδος，以及奴隶之本质，可以被视作同实际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同主人本质与奴隶本质之间的关系毫无关系。

正是在这里，他显得有点弱智。

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那场大混同——它总是沿某条道路发生；奇怪的是，人们竟看不出那条道路怎样预告了后来的一切：我们全是兄弟！

〔参见下文第 106 页：“我们与自己的病人是兄弟，因为我们同他一样，都是话语之子。”以及第 107 页：“不过，既然不能只把未来给你们涂成玫瑰色，就请知道：正在兴起、尚未显出其全部后果、扎根于身体和身体兄弟关系的，是种族主义；关于它，你们还远没有听完。”〕

历史中——更确切地说，在历史神话、亦即作为历史的神话中——有过这样一片区域。它只在犹太人那里出现过一次；在那里，人们知道兄弟关系拿来做什么，并由此造出了伟大的范型。

兄弟关系就是为了让人出卖自己的兄弟。后来一切据说围绕主人话语展开的颠覆，也确实无一例外地这样做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层面费尽力气：“对死亡的恐惧”“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诸如此类，说了又说；这番努力的意图十分清楚。

凭借这一切——而这正是必须取得的关键结果——“有了一个奴隶”。

但我要问……

我要问所有那些一想到交换角色就浑身激动的人……既然奴隶活了下来，是什么阻止他立刻……

在“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和如今所谓“对死亡的恐惧”之后……换到另一边去？这一切若要继续存在、若真有机会继续存在，唯一条件就是准确看到柏拉图所排除的东西。

柏拉图所排除的……

可谁会知道他以什么名义排除它？天哪，我们无法探测他的内心；

也许不过是精神弱智……恰恰相反，很清楚，这原本是标明他所谓μετέχειν（metekhein）、即“分有”究竟为何物的最佳机会。

奴隶从来只隶属于主人之本质，才成为奴隶。

主人也同样……

我把它叫作“本质”；随你们怎么叫，我更愿意把它写成 S_1，即主人能指……至于主人，如果没有 S_2——奴隶的知识——他又能拿它怎么办？

我说得太久了；可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件难以置信之事有多重要：竟然有一。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需要凸显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一旦追问这个“一”，它就会变成……

仿佛一件正在拆散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把它同任何东西建立关系，整数序列除外；而整数序列本身无非就是这个“一”。

当然，这一点只有经过漫长的话语加工，才会发生、到来、涌现。

在弗雷格的逻辑、也就是《算术基础》中铭写下来的逻辑里，你们会同时看到：

- 对 1 的任何逻辑推演都不充分，因为它必须经过 0；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 0 就是“一”；
- 可整个过程仍会展开：正是从 0 层面所缺少的这个 1 出发，整个算术序列才接续产生。

因为从 0 到 1 已经有两个数，接下来就会有三个——此前有 0、1 和 2——如此等等……

一直到第一个阿列夫 ℵ；它并非偶然地只能被标作 $\aleph_0$，也就是“阿列夫零”。

当然，这一切在你们看来也许十分高深、离得很远。

所以才必须把它具体化；我也因此先写出了“有一（Yad'lun）”。

“有一！！！”面对这则宣告，你们怎样惊叹都不为过，后面尽可接上无数惊叹号；要探测“有一”究竟值得怎样的惊异，恰好得用 $\aleph_0$ 那么多个惊叹号才勉强够……

只要你们足够接近它……便会明白“竟然有一”值得怎样的惊异。

听众中的某人——“哎哟（ouille）！”

对！它确实值得用这一声“哎哟”来致意！

不是吗？既然我们说的是“哎哟语（langue d’ouille）”——我是说 hoc est ille〔事情就是如此〕。[注]

> [注] 拉康借听众的 ouille（哎哟）戏仿 langue d’oïl（奥依语，即法国北部古法语），又把它牵到拉丁语 hoc est ille。

那么，这里所涉及的就是那个“一”，那个责任人……

因为必须揪住它的耳朵才行，不是吗？“有一些”清楚显示了“一”从怎样的背景中外存在（ex-siste）……它外存在的背景维系于一个并非不言自明的事实，也就是……

先拿我手边第一件“家具”来说……一个精神弱智者；你们还可以加上：一场流感、一个抽屉、一次嘲弄、一缕烟、一句“你家卡特琳向你问好！”、一种文明，甚至还有一只不成对的吊袜带——一共八个。看起来够零散吧？

这样的“一”俯拾皆是；只要一声招呼，它们全会跑来：“小家伙！小家伙！小家伙！小家伙！”……

而重要的是……

因为显然必须让你们感受到一件事：

不能总只用 0、1 和阿列夫 ℵ 来让你们感受事情，不是吗？

……重要的是，这里永远预设着同一个“一”，那个无法被推演出来的“一”；

这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施给我们的障眼法相反：他只是拿来一些彼此不同的东西，

再把它们当作彼此同一。

这种做法不过由算盘作出说明，并由算盘提供模型。

但算盘本来就是特意造出来供人计数的；

所以必要时，它当然也能数我刚才抛给你们的那八件零散东西。

不过，算盘无法给你们的，是下面这个直接从“一”推出、完全不需要算盘的结果：

我方才所说的八件“家具”之间，

正因为它们有八件，所以两两组合一共有二十八种，不多不少。

事情之所以如此，是“一”造成的。

当然，我希望这会击中你们。既然我取了八件，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们……

你们都惊呆了！难道事先不知道会有二十八种组合？

其实很容易：公式大概是 $n(n-1)/2$。八乘七：四十二〔口误〕。你们看，不是二十八，而是二十一……

好吧，数字并不改变问题；这个数总能算出来。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我列得少一点，也许你们就会自己动手，还会对我说：或许、甚至必须把每一项与整体的关系也算进去。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只能等到下一次再解释。

因为考察每一项同整体的关系，并不能排除“有一个整体”这一点；而这意味着你们又添进了一个“一”。

这样做确实会大幅增加两两组合的数量。

在三角形的层面，如果我只给你们三个 1，就只有三种组合。

但只要把整体也算作一个“一”，立刻就有六种。

问题正是要在这里察觉“一”的另一个维度。下一次，我会试着用算术三角形向你们说明。

换句话说，“一”并不总有同一个意义。

例如，它可以有空集那个 1 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个 1 会给我们对元素的计数再添上两个；我会说明为什么，又是从哪里添上的。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接近了某种东西：它完全不从作为“全体”的“一”出发，却向我们表明，“一”在涌现时并非单义。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更新柏拉图的辩证法。

我正是声称要这样把你们带到某个地方……

通过追踪“一”的这种二歧性——当然还得看它能否成立；

柏拉图区分得如此清楚的这个“一”不同于存在……存在本身固然总是“一”，无论如何都是“一”；但“一”竟懂得像存在那样“是”，《巴门尼德篇》已经对此作出了完美证明。

从历史上说，存在（existence）这一功能正是由此产生的。

“一”并不因为它“不是”，就不提出问题；它反而更强烈地提出问题：无论在何处，乃至永远，只要涉及存在，问题总会围绕“一”旋转。

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件事只在特称命题层面得到小心翼翼的接近。

亚里士多德以为，只要说“有些”……

只是“有些”，并非“全部”……是这样或那样，就足以把它们区分出来。比如，若这些并非如此，只要把它们同那些确实如此的东西区分开，就足以保证它们存在。

恰恰在这里，存在一经最初涌现，便立即以与之相关的“不存在”为起点、把自己陈述出来。

除非以不存在为背景，否则就没有存在；反过来也一样：ex-sistere　只能从一个“不存在的外部”取得支撑。

这正是“一”所涉及的东西。

因为说到底，它从哪里涌现？

从柏拉图终于能够将它逼紧的那个点涌现。

不要以为这只同时间有关，尽管表面如此。柏拉图把它叫作 τὸ ἐξαίφνης（to exaiphnes）。

随你们怎么翻：它是“瞬间”，是“突然”。这是柏拉图唯一能够让“一”维系的点。事实上，一切对数的澄清最终都会来到这里——而天知道这项澄清被推进了多远，以致我们知道，除了数的阿列夫之外还有别的阿列夫。这个瞬间、这个点——“点”才是它真正的译法——只有在更高阶阿列夫、即连续统的层面才取得决定性意义。

因此，“一”在这里似乎正在丧失自己，却又把存在推到极致，几乎触及存在本身：它从可陈述之物中最难抵达、最易逃逸之处涌现。正是这一点让我想到……

回到这个 ἐξαίφνης（ exaiphnes）……回到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最终发现“存在”这个词曾在《物理学》某处涌现；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它……

如果我把出处给你们，你们尤其容易找到……它就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卷的某处。[注2]

> [注2]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卷“处所、虚空、时间”，222b24。

我眼下在自己的纸页上没看到它，不过说实话，它应该就在这里。

……亚里士多德把它界定为这样一种东西……

它在 ἀναισθήτῳ χρόνῳ（anaisthētō chronō）、也就是“无法被感觉到的时间”中，διὰ μικρότητα（dia mikrotēta）、即“由于其极端微小”，成为 τὸ ἐκστάν（to ekstan）。

〔222b24：Τὸ δ’ἐξαίφνης τὸ ἐν ἀναισθήτῳ χρόνῳ διὰ μικρότητα ἐκστάν：

“突然”用来表示：事物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移位，在一段因过于短小而无法察觉的时间内发生。——巴泰勒米・圣伊莱尔译〕

我不知道除《物理学》第四卷这里以外，古代文献是否还在别处说出过 ἐκστάν（ekstan）这个词；不过，它显然来自……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是 ἵστημι（histēmi）第二不定过去时的过去分词；这个不定过去时是 ἔστην（hestēn），词干为 στάν（stan）。但据我所知，并没有 ἐξίστημι（existēmi）这个动词；这还需要核查。

无论如何，sistere 已经意味着稳定地站立，从一个外部稳定地站立：τὸ ἐκστάν（to ekstan），也就是那个唯有凭借不在，才得以存在的东西。问题正是这个；这也就是我今天想在“一者域”这个总标题下开启的东西。

如果我选了“一者域（unien）”，还请你们原谅；因为 unien 恰好是 ennui〔无聊〕的变位字谜。

第8课 · 1972年4月19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我现在就开始，因为有人要求我……

由于这个地方运作中有些事情占了上风，人们要求我早点结束，比平常早得多。就是这样！

那么，为了进入接下来的内容——它沿着一条我希望你们还没有忘得太远的线索展开——我重新从“有一（Yad’lun）”说起。我已经对在场的人说过；至于那些从远方空降而来的人，我再解释一遍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声音并不常听见。

“Yad’lun”听起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说的是“一”，那个“一”，明白吗?

人们平常不这样说话。

可我谈的毕竟正是这个：“一”，拼作　L、撇号、U、N；“其中有一（y en a）”。

我希望，这种表达方式会同某种东西相契合；也希望它对这里所有人并不都是新鲜事。谢天谢地，我知道听众中有几双熟悉相关领域的耳朵；为了应对精神分析话语所涉及的事情，我不得不触及这些领域。

它将会与某种东西相契合……

我会解释契合在哪里……这种表达方式会同集合论中历史性发生的东西相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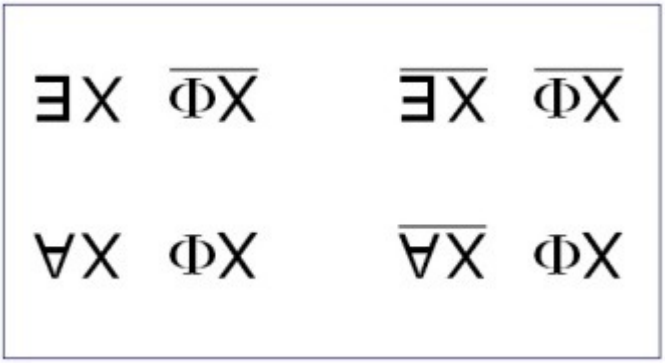
你们听说过集合论！如今从法国旧制的“第十一班”起，数学就是这样教的，所以你们当然听过。至于这是否真能增进多少理解，当然并不确定。

不过，就一种以书写为运作支点之一的理论而言……

当然，并不是说集合论只容许一种单义书写；

而是说，它像数学中的许多东西一样，离开书写就无法陈述……所以，这套理论同我试图让你们接受的“有一”公式之间的差别，恰好就是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全部差别。

这是一道并不总是容易弥合的裂缝。



不过，我眼下尝试的正是弥合它。你们应当立刻明白为什么：正如我重新写在黑板上的那样，这四个公式的上面两个，是我用来固定某种东西的；它们替补了我所谓“无法书写性关系”这一事实。上层恰有两

个项彼此对峙，一个是“存在”，另一个是“不存在”。正是在这里，我试图引入一项能够从集合论出发发挥作用的贡献。

有一点已经很值得注意，不是吗？“竟然有一”从来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异，这很惊人。

不过，这样说也许有点太快了。因为我所谓惊异……

也就是我呼吁你们去感到惊异的东西……也可以归功于我谈过并极力邀请你们去认识的那部著名作品：亲爱的柏拉图写的《巴门尼德篇》。它总是被读得如此糟糕；至少我自己正在尝试用一种不同于通行方式的办法去读。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的“一”与“多”

说到《巴门尼德篇》，十分醒目的一点是：它在某个严格属于大学话语的层面上，让人多么尴尬。

那些以大学名义讲出智慧话语的人，总显得无比窘迫。仿佛这里是一场赌赛、一套完全无偿的练习，或者一出芭蕾。

围绕“一”与“存在”之关系展开的八个假设，也因此仍像一个问题、一个丑闻。

当然，有些人通过指出八个假设的一致性而显得突出；但这种一致性整体看来仍是无偿的，对话者之间的交锋本身似乎也证实了整个作品脱离历史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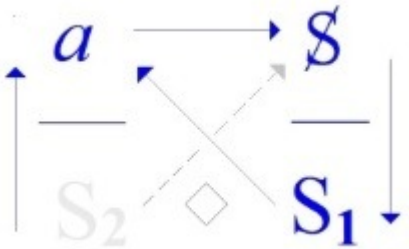
我要说……

倘若我能就此提出什么……我要说，打动我的恰好完全相反。假如有哪篇柏拉图对话让我想到，其中存在一种严格意义上分析家话语的最初根基，那么确认这一点的正是《巴门尼德篇》。

事实上，事情很清楚：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作为结构给出、写下的东西……

请原谅我写字时不说话，否则麦克风会出麻烦……我给出的结构是：某个东西在分析家话语中处于生产的位置；它被写作带下标 1 的能指 S_1，并非偶然。

$$\frac{\text{Agent}}{\text{Vérité}} \longrightarrow \frac{\text{Travail}}{\text{P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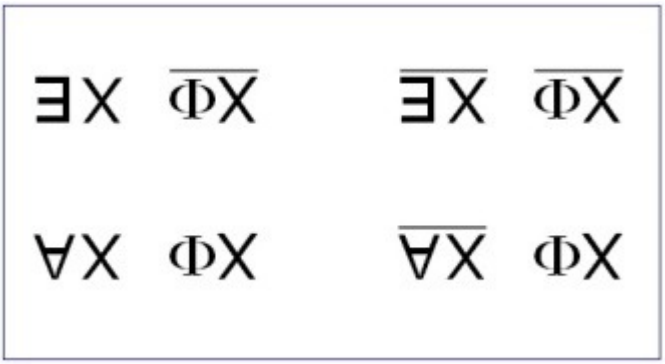


这已经给出某种指示。我承认，你们未必能立即看出来，我也不要求你们把它当作不证自明；但它提示我们，后续追问应当非常准确地以“一”为中心——不是数字 1，而是能指“一”。

“竟然有一”，并非不言自明。

它看起来理所当然，比如，因为世上有活物；而你们每个人都整整齐齐坐在这里，看起来彼此完全独立，仿佛各自构成如今所谓的有机现实，能够作为个体维系。

最初的一整套哲学当然正是从这里取得了某种可靠支撑。



例如，有一点很醒目：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层面上，把下面两项放在同一列……

- 也就是——我在这里提醒你们——把它们置于对同一个 x 作出规定的原则上；

- 我已经说过，这个 x 就是男人，也就是在说话者那里被限定为男性的存在。若我们取“存在”这一项：至少存在一个 x，对它而言，$\Phi(x)$ 不能作为断言被接受〔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那么从个体的观点看，我们便面对一个明显矛盾的立场。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对个体的直观为基础，并把个体设为实在。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真正实在的毕竟不是马的理念，而是活生生的马；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追问：理念究竟怎样到来，我们从何处提取它？

他用一些决定性的论据颠倒了柏拉图的主张。柏拉图认为：马凭借分有马的理念而得以维系；最实在的是马的理念。

如果站在亚里士多德的角度，下面两个陈述显然彼此矛盾：

- “对所有 x，x 都在 $\Phi(x)$ 中充当论元”；
- 以及“有某个 x，它只能在言说行为中占据论元的位置”：后者正是前者的否定。

如果人们说“所有马——或随便什么——都性情刚烈”，又加上一句“至少有一匹马并不刚烈”，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这就是矛盾。

我的论述要让你们把握：如果我能够、如果我敢于提出四项式中右边的那两个项……

四项式恰好有四项，并非偶然……如果我能提出某种在上述逻辑中明显缺失的东西，那无疑因为“存在”一词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意义。当问题涉及某个能够在数学式衔接的函数中占据论元位置的项时，所说的并不是同一种存在。

到这里，还没有什么东西把下面两者接合起来：

- 作为这样一个表达的“有一”；
- 以及“至少一个”；后者恰恰由反写的 E 加 x、即 $\exists x$ 这一概念来表述：
- $\exists x$：存在一个、至少一个 x，使被设为函数的东西取得一个可被称作真的值。

这里于是出现了同“存在”的距离——如果可以这样说……

今天找不到更好的词，我暂且就这样叫……同“自然存在”的距离；而自然存在并不限于活的有机体。

例如，我们可以在天体中看到这样的“一”。天体最早吸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注意，并非没有缘故；这恰恰来自它们同“一”的亲缘。

它们仿佛作为一些元素被铭写在天空上；它们越像点，便越容易被标记为“一”。可以肯定，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去强调……

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强调“点”。

在个体同我所谓“实在之‘一’”之间，点状显现的元素若曾在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你们是否已经感觉到——路过时，它当然也该抓住你们的耳朵——我正把“一”当作一个实在来谈？而这个实在完全可能同任何现实都毫无关系。

我把真正属于现实的东西叫作“现实”：比如你们各自的存在。它的支撑方式无疑是物质性的，首先因为它是身体性的。

但问题是：当人们沿着科学所进入的某条道路说“有一”时，究竟在谈什么？

我指的是那个转折：科学在自己的重大转折处，决定信赖“数”本身。给它一个名字，就是伽利略转折。

从这种科学视角看，我们称作“个体的”那个“一”，同在数的逻辑中陈述的东西并不相同。至于存在问题，无须追问得太多：只要人们对任何动物的构想都不比独角兽更恰当，独角兽便同样可以获得逻辑支撑。

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谓“现实”、自然现实，可以在某种话语层面被把握……

而且我毫不退缩地声称，分析家话语就是这种话语……我们总可以在幻想的层面把握现实。

至于我所谈的这个实在界，分析家话语正是为了提醒人们：通向它的道路是象征界。

我们只能在并通过那个唯有象征界才能界定的不可能者，抵达所谓“实在界”。

我回到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层面。

我看不出独角兽同任何一种在自然秩序中完全存在的动物有什么区别。

从某个方向追问实在的视角，迫使我们这样陈述事情。

但我完全不是在向你们谈任何类似进步的东西。

我们在科学层面无疑有所收获；但这绝不会相应提高我们在政治生活等问题上的批判感。

我一直强调，我们在一边获得的东西，会在另一边失去；因为说话之在的所谓“适切场域”具有某种内在限度。

我们在生命研究和生物学方面比普林尼时代进步，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绝对进步。

如果一位罗马公民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惜，我们当然无法请他本人在此现身……但他大概会惊骇欲绝。

我们只能根据那种文明留下的废墟作判断。因此，若想对它形成观念，就看看、或者想象：经过一段假定相当的时间，我们自己的文明会留下什么残迹。

我说这些，是为了不让你们误以为我对科学抱有某种特别信任，不要因此自我膨胀。

分析家话语并不是科学话语，而是一种由科学提供材料的话语；两者大不相同。

所以很清楚，说话之在对那个自以为沉浸其中的世界所拥有的掌握……

这幅图式已经散发出幻想的气味了，是不是？……这种掌握毕竟只会不断增长……

这一点可以肯定……它只在某种东西得到加工的限度内增长，那就是对数的运用。

我要向你们表明，这个“数”归根结底只还原为“有一”。

那么，我们得看看历史上有哪些东西让我们对“有一”知道得比柏拉图更多。可以说，柏拉图把它同存在一起全部摊平了。

这篇对话无疑极富启发，也极有生产力。只要仔细看，你们会在其中发现我能够陈述之物的预示……

我正以集合论为基础、为主题……陈述这个“有一”。

只要从第一个假设的开头说起：如果一……

这里必须取它本身的意义……如果一是一，我们能拿它怎么办？

柏拉图首先提出的反驳是：“一”不会在任何地方。因为它若在某处，就会处在一个包层、一道界限之中；而这显然同它作为“一”的存在相矛盾。

怎么了？好吧！我说得很慢。

今天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今天就只能这样说，大概已经做不到更好了。

要让“一”作为“一”的存在，按照 Mengenlehre 所奠定的方式得到加工——法语把它译作“集合论”，译得不坏；不过其侧重点并不完全回应德语原词，而就我们的目标来说，德语原词也未必更好——

这件事来得很晚，而且只是整个数学史的产物。当然，我不可能哪怕最简略地重述这段历史；但必须考虑其中逐渐取得全部重音与分量的东西，也就是我所谓“数的越轨”。

它显然开始得很早。早在柏拉图时代，无理数就已经构成问题，并且继承了……

《泰阿泰德篇》以完整展开的方式向我们陈述了这件事……也就是正方形对角线不可公度所造成的毕达哥拉斯派丑闻：这种展开永远不会结束，而这可以在图形上得到证明。

这在当时恰好最有利于让他们看见我所谓“数的越轨”的存在：某个逸出“一”之场域的东西。

接着是什么？阿基米德所谓穷竭法，可以被视为避开了许多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东西：

- 一方面，是无穷小演算的悖论；
- 另一方面，是所谓无穷小的陈述。这个概念经过很久才得到加工：先设定任意一个有限量，再说某种运算方式终究会得到一个比它更小的量；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用有限来界定一个超限。

再后来出现了……

说实话，不能不提……傅里叶的三角级数；它当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基础问题。与此同时，所谓无穷小演算被还原到完全有限主义的原则上；柯西就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代表。

我如此飞快地回顾，只是为了给康托尔笔下对“一”之地位的重新处理标出年代。

一旦要奠定“一”的地位，出发点只能是它的歧义性。

也就是说，集合论的全部动力都系于下面这个区分：

- 作为集合之“一”的那个“一”；
- 不同于元素之“一”的那个“一”。

集合概念建立在这一点上：即便只有一个元素，也存在一个集合。

人们通常不这样说；不过言语的特点，恰好就是穿着大木鞋向前走。

其实，只要打开任何一本集合论论述，就能亲手摸到这一点蕴含什么。

设一个集合的基本元素，正是集合概念本身容许我们设定的那个空集；这样一来，空集作为元素就完全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一个集合可以把空集作为自己的构成元素。以此而言，它完全等价于通常所谓的“单元素集”；这样称呼，正是为了不立刻亮出数字 1 这张牌。

这有最充分的根据，因为我们只有取出所有恰含一个元素的集合所组成的类，并凸显它们之间的等价，才能界定数字 1；这种等价才严格构成“一”的基础。

所以，集合论是为了恢复数的地位而建立的。

而它确实恢复了数的地位，证据是……

从我这里陈述的视角来看……它把“一”的基础这样陈述出来，又让“数”建立在等价类之上，结果便凸显了它所谓的“不可数者”。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也立刻可以接近。不过，换成我的词汇，我不把它叫作“不可数者”——我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对象称作神话性的——而叫作“不可能计数”。

这可以用一种方法得到证明……

请原谅，我没法立刻在黑板上画出它的构造；

不过说到底，凡对这番话感兴趣的人，

有什么妨碍你们打开一本所谓《朴素集合论》，亲自发现：……通过所谓“对角线法”，可以清楚表明，我们能够陈述……

以一系列不同方式……排列整数序列；说实话，它可以被排列成千上万种。无论你们怎样排序，都能立即表明，还会有……

只需取那条对角线，再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

每次改变对角线上的值……便得到另一种尚未列入的计数方式。

依附于“一”的实在，恰恰就在这里。

即使今天我无法把这项证明推进得足够远……

我答应过要把时间限制住……但我现在仍要强调：作为“一”之基础的这种歧义究竟包含什么。

确切说，就是：

- 与表象相反，“一”不可能奠基于“同一性（mêmeté）”；
- 恰恰相反，集合论标明：“一”必须奠基于纯粹而简单的差异。

支配集合论基础的是这一点：比如你们写下——

为了尽量简单——三个元素，每个元素之间用逗号分隔，所以一共两个逗号；

如果其中一个元素以任何方式显得同另一个元素相同，

或者能够通过任何等号同另一个元素结合，那么它就同后者纯粹而简单地“完全合一”了。

构成集合论的第一层建筑，是“外延公理”。它准确意味着：出发点不可能是“相同”。

问题恰恰是要知道，“同一性”在这项构造的哪一刻涌现。

“同一性”不只在构造很晚的阶段、甚至可说在构造的一条边界上才涌现；我还可以提出，“同一性”本身也在数中被计数。因此，能够被限定为“相同”的那个“一”，只能以一种指数式方式涌现。

我的意思是：这里所涉及的“一”，归根结底就是 $\aleph_0$；数值无穷的基数正由它来符号化。康托尔把这个无穷称作“非本真无穷”，它由第一个本真无穷的元素构成，而后者就是这里的 $\aleph_0$。正是在构造 $\aleph_0$ 的过程中，“相同”本身的构造才出现；而这个“相同”在构造中又被算作一个元素。

所以，在柏拉图对话中，让任何存在之物去“分有”“相似”这一秩序，是不适切的。

若没有先跨过构成“一”的那道门槛，“相似”这个概念就绝无可能出现。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一点。

今天若看不到——因为我的时间比平常少了十五分钟——我会在别处继续。为什么不在下一次圣安娜的星期四呢？你们中有些人认识路。

不过，我想标出的，是集合论这一出发点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我不妨称作“数的康托尔化（cantorisation）”的结果——只要把其中的 can 拼作 c.a.n.。[注]

> [注] 原文特意拆写 c.a.n.，保留其语音构词；此处没有足够上下文把它确定为另一项固定术语。

事情是这样的。

若要以任何方式奠定一个集合的“基数”，只有一条路：所谓“一个集合与另一个集合之间的一一对应（双射）”。

为了说明它，人们想不出更好的例子，只能轮番援引某种原始的夸富宴仪式——参赛者借此取得优势，最终至少暂时确立一位首领——或者用更简单的“餐厅领班”操作：他把一套餐刀中的每个元素逐一同一套餐叉中的元素配对。

当其中一边还剩下一个，而另一边已经空无一物时……

无论是两个争夺首领之位的竞争者，各自让自己的牲畜群跨过某道门槛，

还是餐厅领班正在清点……这时会出现什么？

“一”开始于缺少一个“一”的层面。

所以，空集完全有理由成为那道门：跨过它，便构成“一”的诞生——第一个能够指派给一种可接受经验的“一”。我指的是数学上可接受、能够被教授的经验；“数学式（mathème）”说的正是这个，而不是诉诸那种粗陋的形象化……

相关知识卡 Mathème：数学式、可教授性与真理维度

构成“一”并为它提供理由的，几乎是同一回事：它只能被指派为一个有别于其他者的东西，而不是凭任何性质标记；它只从自身的缺失开始。

正是在这里，我们从我画出的帕斯卡三角中看出：必须区分其中每一行。你们知道……

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一阵子了，我也强调得够多……每一行怎样形成：它的每一项都是两项之和——

- 一项在上方；
- 另一项在同一行的右边。于是，每一行都这样构成：

	0	1	0	0	0	0	0	0	0	0 …
		0	1	1	1	1	1	1	1	1 …
Monade			0	1	2	3	4	5	6	7 …
Dyade				0	1	3	6	10	15	21 …
Triade					0	1	4	10	20	35 …
Tétrade						0	1	5	15	35 …
							0	1	6	21 …
								0	1	7 …
									0	1 …

重要的是看清每一行指派了什么。

欧几里得的定义说出了它自身的错误与基础缺失。定义准确如下：“Μονάς ἐστι Χαθ’ ἥν ἕκαστον τῶν ὄντων ἓν λέγεται · Ἀριθμὸς δὲ τὸ ἐκ μονάδων συγκείμενον πλῆθος。”

“单子是这样一种东西：每个存在者依它而被称作一；数，即arithmos，则是由单子组成的多。”（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七卷，定义 1—2）

帕斯卡三角出现在这里，并非没有缘故。

它不是用来表现集合论所谓的元素，而是用来表现这些集合的子集。

在子集层面，任意集合中以单子方式陈述的子集位于第二行：单子是第二位的。

那么，第一行该叫什么？它归根结底由那个空集构成；跨越空集，恰恰构成“一”。

为什么不借用西班牙语给我们的回声，把它叫作“无元（nade）”呢？[注]

> [注] Nade 呼应西班牙语 nada（无、什么也没有），又与 monade（单子）押韵；这里译作“无元”，保留它同空集的关联。

第一行不断重复的这个“一”，严格说来就是“无元”，也就是由缺失指派出来的入口。

“一”从那个打出孔洞的位置开始。如果你们要一个形象，我会把“有一”的基础画成一只袋子，而且是一只破了洞的袋子。任何东西都只有从袋中出来、或者进入袋中，才成为“一”。直观地说，这就是“一”的原初基础。

因为我答应过控制时间，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没法再往前推进，我很遗憾。

你们只需知道，我们将追问……

正如我已经在这里画出的图形……我们将从三元组出发；这是子集能够以令我们满意的方式被画出的最简单形式……

我们将考察由集合各部分组成的子集……再由此回溯到二元组和单子层面发生的事情。

你们会看到，追问的并不是质数，而是最初几个数；这会提出一项困难。我希望，这项困难即便属于图形表现，也不会妨碍我们理解它的本质，并看清“一”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第9课 · 1972年5月10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要在一种并非你们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语中替你们开路，对我并不容易。

我就说“非全（pas tous）”，甚至再加一句：“只作为非全”。

有一点很明显：“所有”在弗洛伊德思想中占据着关键位置。

他从那个名叫古斯塔夫·勒庞的蠢货那里继承了群众概念，并借它把这个“所有”实体化。[注1]

> [注1] Entifier 指把抽象概念当作存在者或现实实体，即实体化、存在者化；词根来自拉丁语 ens（存在者）。

所以，他从中发现一个“存在”的必要性，并不奇怪；只不过在这里，他仅看见了那个被他译作“一元特征”的面向：der einzige Zug。

“一元特征”同我今年试图逼近的“有一”毫无关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这就是我用“……或更糟”表达的东西。我把它当作副词短语来说，并非没有缘故。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 Yad’lun、unien 与 unier

我立刻指出：重复本身正是由“一元特征”标记的。

重复既不奠定任何“所有”，也不使任何东西同一化；因为可以说，按同义反复，它不可能有第一次。

所以，那整套被译作“群众”的心理学——“群众心理学”——错过了本来稍有运气就能从中看见的东西：

- 奠定它的“非全”之本性；
- 这种本性恰恰属于那个必须加上引号的“女人”；

对弗洛伊德老爹来说，“女人”直到最后都还是一个问题：“她想要什么？”

我已经向你们谈过这件事……

不过，让我们回到我今年试图替你们续下去的线索。

任何东西——确实如此——都可以用来书写重复之 1。

不是说这个 1 什么也不是；而是只要某样东西容易以图形重复，就可以拿它来写。

没有什么比下面的东西更容易画出来……

对那个负责让语言中“有东西说话”的存在而言……没有什么比他天生就被造来复制的东西更容易画，也就是所谓他的同类、他的类型。

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会画出自己的形象；而是这个形象标记了他，他也能够把它还回去——还回那道标记，而这道标记恰恰就是“一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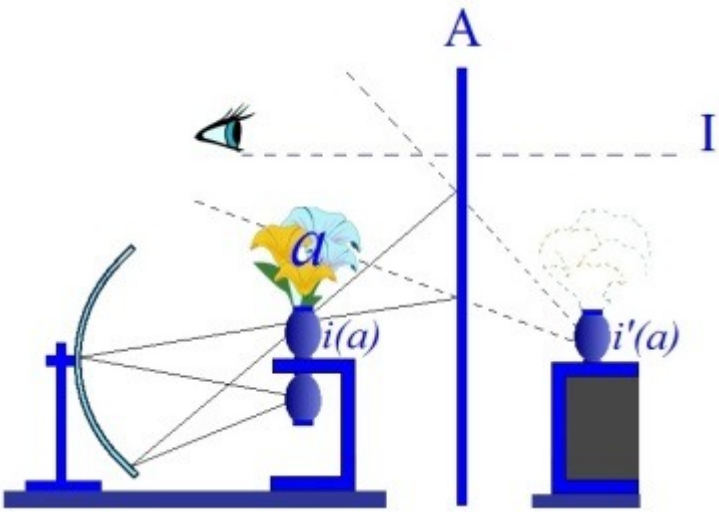
我曾以镜像阶段、即想象性认同之名出发；一元特征正是它的支撑。

然而，指出这个类型性的、也就是想象性的支撑，还不止于此……

据说有人转述，说我的学说作出了价值判断：仿佛标记本身、即“一元特征”构成下面这种判断——

- 想象界：“臭臭！”
- 象征界：“好吃！好吃！”

相反，我说过、写过、画进图表并偶尔在光学模型中图示过的一切，都强调：主体在一元特征中映现自身，并且只有从那里出发，才把自己定位为理想自我。所有这些恰恰坚持一点：想象性认同通过一道象征性标记实现。



所以，谁若谴责我的学说搞这种摩尼教式二分，喊着“价值判断，呸！”，他只是在证明自己究竟是什么。我的话语从一开始他就与之同

时，却一直这样听我说：一头猪即便后腿站立、扮成直立的猪，也仍是它血统里原来那头猪；只不过只有它自己才以为人们还记得。

回到弗洛伊德。方才我只是评论他以“自恋”之名引入的功能。他把自我未经中介地连到自己的群众心理学上，这个错误导致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制度。他从所谓“精神机制的经济学”中投射出这一制度，也就是那个他认为应当托付其学说重新启动的组织。

他为什么想把它建成那样？为了组成一支守卫某个真理核心的卫队。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设想的；而那些证明自己是这种构想之果实的人，也确实这样说话，以便……

哪怕他们宣称这个核心十分微小……仍借它为自己赢得重视。

以如今舆论发展到的地步来看，这十分滑稽。

只须指出这种保证者蕴含什么，就能看出来：一所智慧学校。

自古以来，人们都会这样称呼它。

它真是吗？问号。

智慧……

正如那本关于耐心——口误——关于智慧的书《传道书》所表明的……智慧是什么？书里说得很清楚：它就是关于享乐的知识。

凡以这种知识自居者，都具有秘传主义的特征。可以说，除基督宗教以外，没有哪种宗教不拿它来装饰自己、也拿它来防卫自己——parer一词的两种意义都在这里。

在所有宗教中……

佛教、伊斯兰教，别的更不用说……都有这种装饰和这种装饰自身的方式；我的意思是，它们都标出这种享乐知识的位置。

我还需要为前一种宗教提起密续、为后一种提起苏菲派吗？

前苏格拉底哲学也披着这件外衣。苏格拉底同它决裂，并以另一种东西取而代之……

甚至可以直呼其名……即同小对象 a 的关系；苏格拉底把它叫作“灵魂”，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会饮篇》替苏格拉底安排的伙伴，已经充分说明这项操作：历史上确有其人的阿尔西比亚德，也就是性欲狂乱。可以说，这正是绝对的主人话语通常抵达的结果；所谓绝对主人话语，就是除象征性阉割之外什么也不生产的话语。

我提醒你们“赫尔墨斯柱像遭毁”这件事。当年我用《会饮篇》阐明转移时，就谈过它。

从苏格拉底以后，享乐知识只能在文明边缘幸存；文明当然仍会感受到由此造成的东西，弗洛伊德委婉地称之为“不适”。

偶尔会有一个疯子沿着这场颠覆的线索重新找到自己，并发出吼声。

只有当他能在生产这种知识的话语内部，让人听见这声吼，它才会标出时代……

把话说清楚，就是基督宗教话语……无须怀疑，它正是苏格拉底话语的继承者。

它是“最新式主人”的主人话语，也是其后代——那些“模范中的模范”小姑娘——的话语。[注2] 有人向我保证，在这个类型中，被我称作“模范—模范”的那些人……

> [注2] 影射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 MLF；下文所谓“总以 M 开头”即指此。

如今用各种不同的首字母装饰自己，但总以字母“M”开头……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

我知道，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就我所在的位置而言，只看你们一眼还认不出来；因为她们从一开始就恰恰是“非全（pas toutes）”的：并不个个都是模范中的模范。对，这一点值得注意。

当然，当这番关于曾经发生一场颠覆的评论……

而且我说它标出了时代……由尼采说出时，就会产生效果。我只想指出：他只有把它衔接进唯一可听见的话语，才能把它说出——我的意思是，才能让人听见；而那种话语把最新式主人规定为自己的后裔。

这一大群漂亮人物当然吃得津津有味，可事情丝毫没有因此改变。

发生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属于其中；当然，刚才那些首字母其实也从一开始就在其中，只是到了事后（nachträglich）才被发现。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标出："非全（pas　tous）"刚刚自然而然地滑成了阴性形式"非全（pas toutes）"。它本来就是为此而设。

我今天这番絮叨只能通过指出话语涌现中某种"运动"，来说明意义仍成问题。尤其别把我刚才的话听成"历史有某种方向或意义"：历史的意义同其他意义一样，只由发生之事照亮，而发生之事只取决于"运气"。

不过，这不意味着它无法计算。

从什么出发计算？从人们在那里找到的那个 1。

只不过，别弄错自己找到的是哪个　　1：它从来都不是人们寻找的那个。

所以，正如另一位处境同我相似的人曾说："我不寻找——他说——我发现。"[注3] 不犯错的唯一办法，是从发现之物出发，反问：如果当初愿意寻找，本来应该寻找什么？

> [注3]　巴勃罗·毕加索：《被尾巴抓住的欲望》，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

我曾用来阐述转移的那个公式，究竟是什么？

如今已经出名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我的书写装置表明，这里有一个赘语。

主体可以写成　　S；这提醒我们，主体从来只是某个被设定者，即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承载于下者）。我之所以使用这层重复，只因为大他者耳聋。

很清楚，被设想的是知识；从来没人弄错过。

这知识被设想在谁那里？当然不是分析家，而是分析家的位置。

这一点可以查我的研讨班；重读时最醒目的，正是其中没有疵漏，不像我的《文集》。对，就是这样！因为我写得快。

我以前从没这样对自己说过。最近同某个人谈话时，我才发现。

这场谈话发生在上次一些人去圣安娜听我讲话以后。

我从集合论出发提出了若干东西；这里调用集合论，是为了质疑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一”。

我总是冒自己的险；不能说那一次我没有带着所需的全部幽默来冒险。

$2^{\aleph_0}-1$：二的“下标为零的阿列夫”次方，减一。

我想，我已经充分强调过：下标——口误——指标 0，同 0 被用于指数标度时的功能有所不同。当然，这不等于说，我没有挠到那晚听众中某些数学家的敏感处。

我想说的是……

我在等待数学家那边给我某种回应；这本来就是一次质问……我想说的是：一旦减去 1，数的整座大厦都应当……

若把它理解成一次逻辑操作的产物，

确切说，是从设定 0 和定义后继者出发的操作……整条链都会拆散，一直退回自己的起点。

奇怪的是，我不得不明确召来某个人，才从她口中重新听到我上次陈述的根据：这里不只包含从 0 产生的那个 1，还包含另一个“一”。我已经把它标为在链中可以定位之物：当人们计数一个数的子集，从一个数过渡到另一个数时，它就出现。我希望今天能在这里收束。

不过此刻，我只想记下一点：那位这样确认我的人……

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并在赠给我的题词中给了我这份荣幸……她说我写得很快。

我以前没想到这点，因为每样东西我都会重写十遍；不过，第十遍确实写得很快。

所以其中才会留下疵漏，因为它是一篇文本。

正如“文本（texte）”这个名字所暗示的——织物、组织——文本只有靠打结才能织成。

而一旦打结，总会留下某样东西垂在那里。

我对此道歉。我写作时，心里从来只想着那些理应听过我讲话的人；即使偶尔是先写后讲……

比如大会报告……在那里，我从来只围绕自己的报告作一番话语。你们可以查我在罗马说过的话……

为了那场以罗马命名的大会，我写了那篇众所周知的报告，并在当时发表……我现场所说的话没有收入自己的书面文本；可读起来肯定比报告本身轻松。

我从《罗马报告》开始做了这项逻辑重整工作。有些人原本正是这项工作的对象；可他们一旦放弃工作所产生的批判路线，重新回到那些“存在者”……

而我恰恰证明，这种话语必须避免谈它们……他们一旦回到这些“存在者”，并把它们当作分析者话语的支撑，就只是在重返闲聊。

所以，那些从这套话语远航出去的人——说走就走！——彻底失去了它的意义。

也正因如此，谈到我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们终于说出、甚至白纸黑字印出了一件更离谱的事……

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脱离我带领他们抵达的地方、脱离我让他们守住的路线……于是变得一无所知。

从那里出发——我再说一遍——他们竟声称：把知识设想在分析家的位置上“很不好”，因为这等于说分析家在假装。

这里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指出：分析家并不假装；他占据……

他用什么来占据？以后我会回来讲……他占据的是假象的位置。

他合法地占据这个位置，因为就享乐而言……

他们必须从分析者的话语中把握这种享乐；

他们认可分析者以主体身份作出的言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位置站得住。只有从假象的位置，才能看出这项获准的言说中所包含的享乐可以被带到多远，而不造成太过显眼的损害。

不过，假象并不以享乐为食……

那些回到老车辙话语的人声称，假象会嘲弄享乐……其实，假象把自己的传声筒交给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东西，而且恰恰把自己显成一副面具……

我是说，像希腊舞台上一样公开举着面具……假象凭借公开显现而取得效力：演员戴上面具时，他的脸不作怪相，也不搞写实。

πάθος（pathos）留给“歌队”；歌队正好可以尽情抒发。

为什么？为了让观众——我说的是古代舞台的观众——从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剩余享乐。

这也正构成电影对我们的价值。电影里的面具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投影的非现实。

不过，让我们回到自己的问题。

分析家通过给某种东西以声音，能够表明我援引希腊舞台是恰当的。

因为，占据这样一个假象位置时，他究竟做什么？

无非就是表明——并且能够表明——神经症围绕欲望的恐怖感组织起来；所谓防御并不是……

同其中徒劳耗费的全部工作相比……并不是什么，只是一场可怜的驱邪仪式。

在这句话的两端，你们重新找到了亚里士多德用来指称悲剧对听众之效应的两项：恐惧与怜悯。

可我在哪里说过，发出这个声音的知识本身属于假象？

它甚至需要显得如此吗？需要摆出受到神启的腔调吗？

完全不需要。无论假象的姿态还是它的曲调，都不适合分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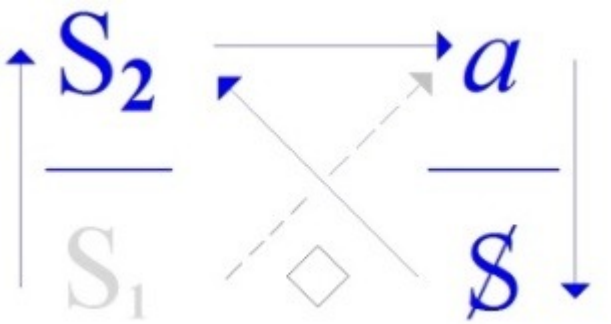
然而事情在这里：很清楚，这种知识既不是秘传的享乐知识，也不只是扮相的诀窍。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把真理当作根本位置来谈；即便我们并不知道这项真理的全部，因为我用它的半说来界定它——它只能被说出一半。

那么，以真理为保证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它无非来自一种记写：从能指出发设定真理，便产生这种记写……

这个立场相当艰难，必须撑住……不过它得到证实，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非入门式知识；这种知识产生自……

不管某人高不高兴……那个被一种话语——即大学话语——作为主体加以臣服并置于生产位置的主体 S：



有些数学家把这个主体称作“创造性的”，而且明确说这里涉及的正是主体。这同我的逻辑恰好交叠：主体耗尽自身，努力把自己生产成能指的效应；当然，它同能指仍保持着这样的区别——

- 就像一个实数，
- 不同于一个以有理方式保证收敛的序列。

所谓“非入门式知识”，就是经由不同于直接享乐之声的其他声音得到教授的知识；而一切直接享乐之声，都受制于性享乐的奠基性失败。

我的意思是：构成说话之在的享乐，正是由此同性享乐区分开来。

这种分离和划界开出的花无疑短暂而有限，所以人们才能从分析家话语出发，把它编成一份目录：一张完全有限的驱力清单。

它的有限性，同真正追问性关系本身时得到证明的不可能性相连。

更确切地说，正是在性关系的实践本身中，我们所提升的联系才得到肯定……

我们作为说话之在，在其他一切地方都提升……也就是不可能者与实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实在没有别的证明。

一切现实都值得怀疑；但不是像有人归到我名下的那样，怀疑它是想象性的……

因为说实话，动物行为学中涌现的想象界明显是对实在界的一种衔接……我们应当对一切现实怀疑的，是它具有幻想性质。

使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幻想性质的，是一种不可能性……

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的象征公式里……这种不可能性证明了其中的实在。我们在这里用“项”来指称相应的象征界，并非没有缘故。

说到底，爱情可以被当作现象学的对象。

围绕爱情产生的文学表达相当丰盛，足以让人设想可以从中提取某种东西。

然而奇怪的是，除司汤达、波德莱尔等少数作家外……

超现实主义的爱情现象学就别提了；它那套道德主义让人双臂垂落，正好可以这样说……奇怪的是，这种文学表达如此短促，甚至没能让我们看出：唯一会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爱情的陌异性。这一点足以指称十九世纪小说中写下的一切；而在更早的作品里，情况恰好相反。

你们可以去读《阿斯特蕾》；对同时代人来说，它绝非无足轻重。可我们如此不了解它对当时人究竟可能是什么，以至今天只剩下无聊。

所以，这种现象学很难建立。就算重新盘点其中的材料，也只能推导出它赖以支撑之物的贫乏。

精神分析则全然天真地闯了进去。

当然，它最先遇到的东西并不怎么欢快。

但必须承认，它没有止步于此。它最初开辟出来、至今仍留下的典范，是这样一个爱的模型：母亲照料儿子。

- 这甚至还写在汉字“好”中；它的意思是“好”或“好的东西”。
- 它无非由这个字构成：“子”，即儿子；
- 以及这个“女”，即女人。

好　子　女

hǎo　zǐ　nǚ

即使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女儿爱护年迈父亲，甚至扩展到我在〈主体的颠覆〉末尾暗示的情形——矿工在操他妻子以前，由妻子替他擦身——也不会让我们更看清性关系。

关于真理的知识对分析家有用，因为它让分析家能够稍微拓宽自己同这些主体效应的关系；我说过，分析家通过给分析者的话语让出场地，来认可这些效应。

分析家必须理解分析者的话语，这似乎确实更好。

但他究竟从哪里理解，却是一个似乎并不会自动显现的问题；

仅仅标出他在分析家话语中必须占据假象的位置，并不足以使这个问题一目了然。

当然还要强调：他是作为小对象 a 占据这个假象位置的。

除去根据分析者所说的话，分析家不可能理解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自己看作这套话语的效应而非原因；不过，原则上这不妨碍他从中认出自己。

所以，他最好在训练分析中亲自经过这个位置；

而训练分析只有不是以“训练”之名开始，才可能可靠。

关于真理的知识有一面，恰恰从彻底忽略真理的内容中取得力量。它断然指出：能指衔接是如此彻底地构成真理的地点与时刻，以至某个无非就是这种衔接的东西，其被动意义上的“展示”会取得主动意义，并作为“证明”强加给存在——强加给说话之在。说话之在此时只能承认：能指不只居住在他里面，他本身也无非是能指留下的标记。

因为，选择公理——即选择这项证明的出发点——的自由，只意味着主体必须承受由此而来的后果；那些后果并不自由。

只凭这一点，真理便可以仅从 0 和 1 构造出来。这件事直到十九世纪初才完成，大约发生在布尔与德·摩根之间，伴随着数理逻辑的涌现。

不过，别以为这里的 0 和 1 标记的是真与假的对立。

这一点只有经由弗雷格和康托尔，才在事后成为一项启示。斯多葛派把这个 0 称作“假”，并为它困扰；在他们那里，0 确实是假。这导致了实质蕴涵那场可爱的疯狂：它断言，由一个被表述出来的错误得出一个被表述出来的真，整个蕴涵仍为真。某些人拒绝它，并非没有道理。

“假蕴涵真”是一个真蕴涵。

但数理逻辑中设定 $(0 \to 1) \to 1$，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0 蕴涵 1”这一蕴涵被记作 1，也就是真。

0 同 1 一样具有真值，因为 0 并不是对真值 1 的否定，而是缺失之真：本来应当有 2，却少了一个 1。

这意味着，仅就真理层面而言，真理只有在偶尔肯定自身时才能说话……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是这样做的……真理可以是“双重真理”，却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真理”。0 不否定任何东西，尤其不否定任何多；它在数的建造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众所周知，0 十分省事。如果世上只有零，我们过得该多轻松！

但 0 所指示的是：本来应当有两个时，却总是只有一个；而这是一项真理。

0 蕴涵 1，整个蕴涵又蕴涵 1，即 $(0 \to 1) \to 1$；这应当理解为：

- 不是假蕴涵真；
- 而是两个真，其中一个蕴涵另一个。

它同时断言：真只有通过缺少自己的伴侣，才得以为真。

0 唯一坚决反对的，是同 1 建立一种能够产生 2 的关系。

下面这件事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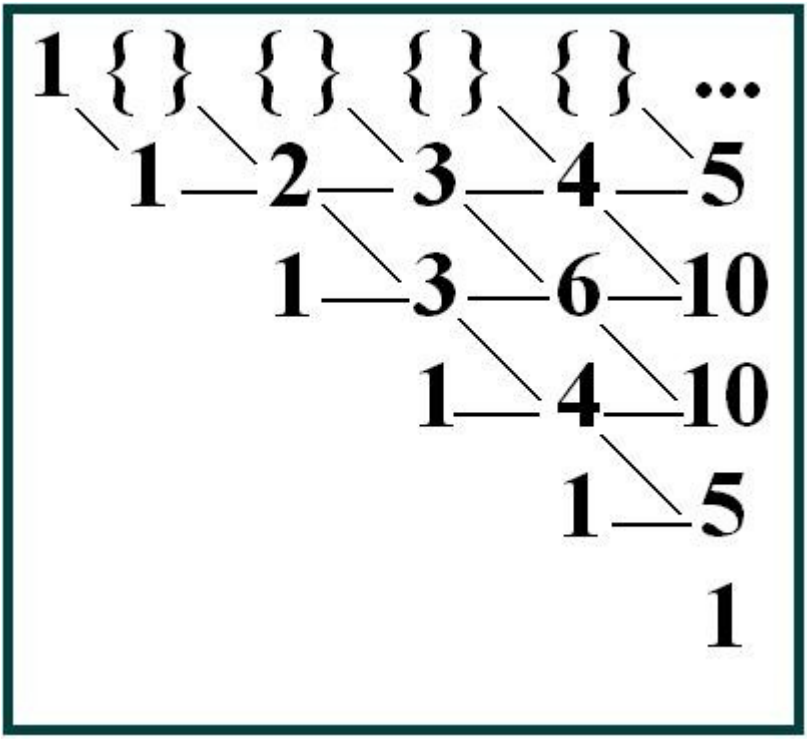
我用适当的横杠标出它……并非“0 蕴涵 1”又蕴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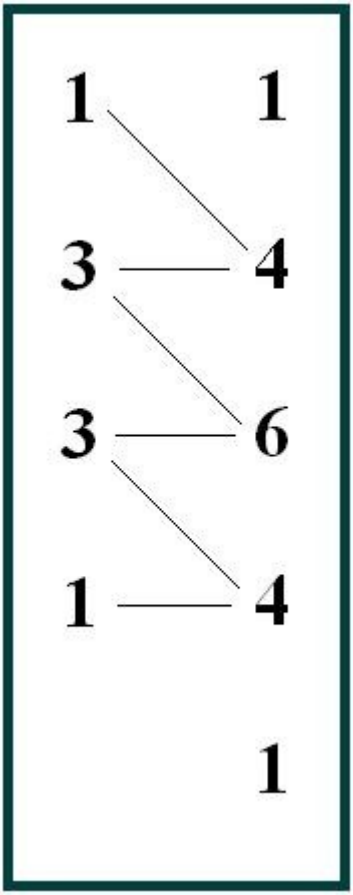
$$\overline{(0 \longrightarrow 1)} \longrightarrow 2$$

那么，若没有 2，显然无法构造任何数；我们该怎样把握这个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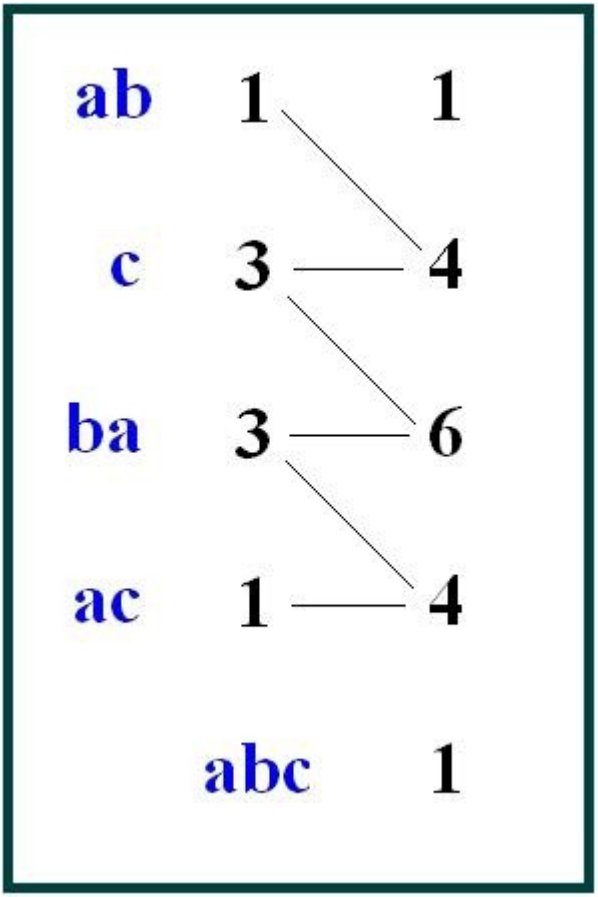
我说的不是给数编号，而是构造它们。

所以，上一次我才把你们带到阿列夫 $\aleph$。我想顺便让你们感觉到：在一个基数生成下一个基数、计数其子集的过程中，某个东西在某处被当作这样一个东西计数；它是另一个“一”。我用帕斯卡三角标出了它：右边标记子集数目的每个数字，都由前一个集合中与它相应的子集数相加而成。


1 { } { } { } { } ...
1 2 3 4 5
1 3 6 10
1 4 10
1 5
1



就是这个 1。比如在涉及 3 时，我用与 c 相对的 ab、以及同样出现的 ba 来刻画它。要得到 4，除了 ab、ba、ac，还必须有 abc——前一个集合中各元素的并置。这个并置本身只以一个 1 的名义被计入。



这就是我所谓“差异的同一性”。

支撑这里各个子集的元素，其性质无非是彼此有差异；正因为如此，这些元素本身也在随后各子集的生成中被计数。

我再强调：问题在于被计数之物中的“额外之一”。每次从一个数过渡到其后继者，在各子集的阿列夫 $\aleph$ 中，这个“一”本身也作为一项被计数。

差异作为性质本身被计入，于是由上一级集合的子集、由它的二分在指数式 2^{n-1} 中表达的倍增，便在阿列夫中显现出来——显现为什么？为了经受可数性的检验。

就在这里，人们发现：问题虽关乎一个“一”，关乎的却是另一个“一”。从 1 与 0 出发构成的那个不可抵达的 2，只有到了 $\aleph_0$、即实无穷的层面才显露出来。

最后，我要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关于整数，我们可以怎样陈述一种名为“可抵达性”的性质。

我们这样界定它：一个数若能由比它小的数通过相加或乘方产生，就是可抵达的。

由此，最初几个数便被证明不可抵达，而且准确地说，一直到 2 都不可抵达。

2 的情形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关于 1 与 0 的关系，我已经充分强调：1 是从 0 所标记的缺失中生成的。

有了 0 与 1，无论把两者相加，还是让一个对另一个、甚至让它对自身形成指数关系，都永远抵达不了 2。按我刚才的定义，2 若要由较小的数通过求和或乘方生成，检验结果是否定的：不存在一个借 1 与 0 生成的 2。

哥德尔的一项评论在这里很有启发：$\aleph_0$，也就是实无穷，恰好重现同一种情形。

而从 2 以后的所有整数却不同。先看 3：

- 3 可以用 1 和 2 生成；
- 4 可以由 2 自乘方得到；
- 如此等等。没有哪个数不能从比它小的数出发，通过这两种操作之一实现。到了 $\aleph_0$ 层面，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可能；我所谓“不可抵达”的裂缝在那里重现。

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一个数能够……

- 无论拿它作无限次相加，哪怕把它的所有后继也加进去；
- 还是把它提升到任意大的指数……都永远无法抵达阿列夫。

有一点很奇特……

今天我必须把它搁下；若有人感兴趣，可以在更小的圈子里再谈……十分醒目的是，康托尔构造的结果表明：从 $\aleph_0$ 出发，没有哪个阿列夫不能被视为可抵达。

但推动集合论这一难题的人也认为：只有假定这些阿列夫之中存在不可抵达者，才能把我所谓的一致性重新引入整数领域。

换言之，必须假定在阿列夫中的某处产生了不可抵达者。我的出发点正是要向你们提示“竟然有一”有什么用：它让你们懂得怎样听取那种每一刻都在逃逸的二分——男人与女人的二分。

凡不是男人的，都是女人吗？人们倾向于承认如此。

可是，既然女人是“非全”，为什么凡不是女人的就一定是男人？

这种二分表明，在性属问题上不可能应用任何类似矛盾律的东西；

为了让无矛盾性具有一致性，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在阿列夫之外，有某种东西不可抵达；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根据说：不是 1 的就是 0，不是 0 的就是 1；

我向你们指出的正是这一点，它应当让分析家能够听到……

不只透过小对象 a 那副眼镜……

……听到这里产生的效应，听到一种只建立在能指基础上的话语怎样创造出“一”。

第10课 · 1972年5月17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黑板上〕

“一”除了数学存在以外，没有别的存在。

就是这样！事情围绕分析引导我们表述的这个函数旋转：必须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满足此函数的 x〔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当然，这预设我们先阐明：存在究竟可能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几乎可以肯定：存在概念只有随着数学实在本身的闯入才涌现。

不过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我们不是来写思想史的。思想不可能有历史；思想本身就是一场逃逸。

思想以“记—忆（mé-moire）”之名投射出来的，正是对自身“命运（moire）”的误认。[注]

> [注] 拉康拆开 mémoire（记忆），让其中的 moire 回响希腊命运女神 Moira，把记忆写成对自身命数的误认。

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尝试标出若干方位，而且……

我并非偶然以函数形式写下出发点……我开始陈述某样希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有一句话，我若把它写下来，是朝着一个方向——它是一

个同任何把“他们（d’eux）”奠定为“一”的东西都毫无关系的函数。这里的 d’eux 拼作 d、撇号、e、u、x。[注]

> [注] D’eux（他们的 / 从他们）与 deux（二）同音；下文又把“奠定”与“熔成”并置，所否定的是由“二”合成或奠定“一”。

你们看，整套机巧就在虚拟式上：这个形式同时属于 fonder〔奠定〕与 fondre〔熔化、融成〕两个动词：

- “他们 / 二”并没有熔成“一”；
- 1 也不由 2 奠定。

阿里斯托芬在《会饮篇》那则漂亮的小寓言里说的正是这个：他们被一分为二；起初，他们是一头“双背兽”，也可以说是一头“背着他们 / 二（dos d’eux）”的兽。

当然……

如果这则寓言有哪怕一瞬间想成为寓言以外的东西，也就是想具有一致性……那就完全不能排除他们重新生出“双背”的小家伙、“背着他们 / 二”的小家伙。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幸好如此，因为神话就是神话，而这则神话说得已经够多。我最初用一种更现代的形式、以〔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的形式提出的，正是它。

归根结底，就性关系而言，这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说的是数学函数……这样一种话语形式……

至少我把它作为模型提供给你们……它让我们能在这一点上奠定另一种东西：假象，……或更糟。

好！今天早晨，我自己就是从“更糟”开始的；无论如何，我觉得告诉你们并不多余，哪怕只是看看它能走到哪里。

事情同那次小小的停电有关。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停到几点，我这里一直停到十点。它把我烦透了，因为这个时段通常正是我整理、重新思考这些小纸条的时候；停电显然没让事情更容易。

何况，因为同一次停电，有人还打碎了一个我很珍爱的漱口杯。

如果在场有人爱我，可以再送我一个。

这样我也许会收到好几个；于是可以把它们全打碎，只留下我最喜欢的那个。

我有一小群拥趸，正好是做这种事的。

我于是想：这次停电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工人作出的决定……

我对这种叫作停工、罢工的东西所具有的温和，怀着你们无法想象的敬意。

只做到这一步，多么体贴！

可这一次，考虑到停电的时间，我觉得……

什么？！

听众中的某人——什么也听不见。

听不见？听不见！

我刚才说，罢工是世上最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它表现出对社会联结一种不可思议的尊重。

但这次停电作为罢工行动，带着一个尖锐点：恰好在这个时段，我正准备自己的“小菜”，以便现在向你们讲话；那么，它又会给那个女人添多少麻烦……

她毕竟在这里正是工人的妻子……而且用工人自己——我到底也认识一些工人！——嘴里的说法，她叫作“我家资产阶级婆娘”！

他们真的这样称呼自己的妻子！

于是我忍不住做起白日梦。因为这一切彼此相连：他们是工人，是受剥削者。

他们宁愿承受这种剥削，也不愿去性剥削自己那个“资产阶级婆娘”，不正因为如此吗！

这就是“更糟”，就是那个“……或更糟”。

明白吗？面对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讲出这些衔接又能通向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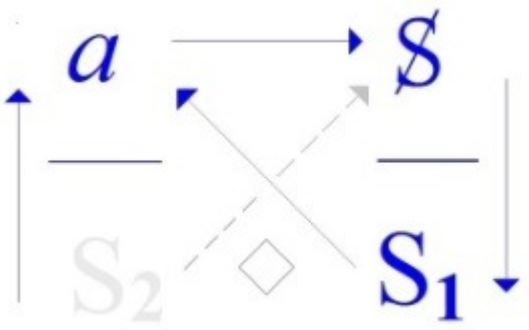
性关系呈现出来时，我们不能说它只以剥削的形式呈现；事情在那以前。恰恰因为连这种剥削也不存在，剥削才组织起来。

这才是“更糟”，是那个“……或更糟”。

这不严肃，确实不严肃。尽管我们看得出来，一种“不是假象的话语”本应走向那里；可那种话语会收场得很糟。它根本不会成为社会联结，而话语必须是社会联结。

好，现在涉及的是分析家话语；其中充当小对象 a 的人，必须守住某个位置……

上一次我已经解释过。它当然像水从鸭毛上滑过一样从你们身上过去；不过，还是有些人看起来多少沾湿了一点……他必须守住假象的位置。



那些真正关心此事的人，毕竟给了我一些回应；这件事触动了他们。

有些精神分析家身上有某样东西在折磨他们，偶尔令他们焦虑。

不过，我坚持小对象 a 必须占据假象的位置，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焦虑；我甚至更希望他们不焦虑。

但这番话能让他们焦虑，也不是坏迹象，因为它说明我的话语并非完全多余，或许能够取得意义。

可这还不够。话语具有意义，绝不保证任何事情；至少还要能把这个意义定位出来，不是吗……

比如布朗运动：它在每一刻都有一个方向，也都有一种意义。

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之所以困难，正因为小对象 a 的功能就是位移。

而且，我最初把小对象 a 从天上拉下来，并不是为了谈精神分析家；

我从一幅小图开始……

那幅图是为了给无意识形成物提供骨架或定位点；

……把小对象 a 圈定在一个无法移动的点上。

可要让它留在假象的位置上，就难得多；因为小对象 a 转眼便从你两腿之间溜走，它就是……

我开始围绕语言谈它时已经解释过……它就是“雪貂跑呀跑……”：你说的每句话里，它每一刻都已经去了别处。

所以，我们试图把握：某种超出意义的东西可以从哪里得到安置。因为这种意义只让我造成焦虑，而焦虑完全不是我的目标。

正是在这里，把这个实在锚定下来才与我们有关。我称它为数学的实在，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归根结底……

在所涉及之物的经验中，在偶尔得到表述和书写的东西中……我们看见、甚至亲手摸到：这里有某样东西在抵抗。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随便胡说，不能给数学实在安上任意一种意义。

更醒目的是，近来那些带着先入之见接近这个实在的人，本想让它从真出发交代自己的意义……

这里有个极其古怪的大人物，你们当然听说过；他曾在世上闹出一点动静，名叫伯特兰・罗素。他处在这场冒险的中心，甚至提出过这样一句话：

> “数学的衔接方式是这样的：归根结底，人们甚至不知道所衔接的东西是否为真，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意义。”[注1]

[注1] 伯特兰・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1918）：“数学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个领域：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否为真。”

相关知识卡 伯特兰・罗素关于数学的反讽定义

这恰恰证明：人们不能随便给数学实在安上任何东西——

- 无论在真理的秩序中，
- 还是在意义的秩序中。它抵抗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最终获得了一个我视为成功的结果……

> “成功”不正是它作为实在而强加自身的方式吗？……无论“真”还是“意义”都不在那里占支配地位；两者只是次要的。

于是，这个位置……

> “真”与“意义”这两个玩意儿居于次要位置……对人们很不习惯；所以，只要肯费心思考，就会有些头晕。

伯特兰·罗素就是这种人，他会思考。这是一种贵族癖好，不是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把它当作根本功能。

不过，那些建造集合论的人——我没有讽刺——光应付这个实在就已经够忙，根本没有时间在旁边思考。

人们走进了一条无法退出、却又以必然性和生产力通向某处的道路；这让我们亲手碰到：所面对的完全不同于被拿来运算的那些“小字母”，而是实在。

这套理论在最初阶段的做法，是追问这个实在的一切。人们从这里出发，因为不能不看见：数是实在的；而且有一阵子以来，1 已经惹出了不少乱子。

发现可以质疑“实数”同 1 究竟有什么关系，绝不是件小事——这里的 1 是整数、所谓自然数中的第一个。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人们已经有时间以一种稍异于古人的方式接近数。

我从这里出发，正因为这是要害。

不只是“有一”；还有一点可以表明：“一”本身不思考。

尤其是，它不会思考“故我在”。我说它不思考“故我在”时，希望你们记得：就连笛卡尔也不是这样说。他说的是：有东西思想着“故我在”——引号在内。

“一”并不思想，哪怕独自也不思想；但它会说某种东西，这恰恰使它与众不同。它也没有等到人们围绕它、围绕它的关系，从真理角度追问这是什么意思。

它甚至没有等待逻辑出现。

因为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在语法中标出——

- 哪些东西取得真理位置的形式；
- 哪些东西让语言适合制造真理。

“适合”并不意味着它总能成功。人们以为，仔细寻找这些形式，就能接近真理究竟是什么。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想到这种同语法的关系以前，“一”早已说过话，而且并不是胡说。

它说出自己该说的东西：《巴门尼德篇》就是“一”在言说自己。

必须承认，它言说自己时以成为真为目标；由此引起慌乱，自然不过。

凡是烹调知识的人，每逢这里都会挨上结结实实的一击。漱口杯都摔碎了！

所以说到底……

尽管有些人带着某种善意和勇气说：

“这毕竟可以接受，尽管多少有些牵强”……可人们始终没能解决一件本来十分简单的事：发现“一”……

当它如实言说、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时……我们就会看到它走向哪里：无论如何，它彻底拒绝同“存在”发生任何关系。

当“一”得到衔接时，只产生一个结论，准确说就是：没有二。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是一句言说。

甚至你们也能在手边找到对我这句话的确认：“真理只能半说。”

因为只要把公式拆开，为了说出它，“一”只能说：

- 要么说“有”，按我的写法就是“有一”；
- 要么说“没有二”；对我们而言，这立刻可以解释为：“性关系不存在。”

你们看，这已经在我们伸手可及之处……

当然，不是在“一”那只“一者域的手”所能触及之处……我们已经能够从意义的方向拿它来做点什么。

所以，我才建议那些想守住分析家位置的人……

连同这个位置要求他们懂得不从中滑走……去跟上相关知识。只靠研读《巴门尼德篇》，当然也能读到一些；不过那还是太短，人会在上面磕掉牙。

可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把某项区别照得十分清楚……

当然，前提是人肯稍稍坚持、反复操练，甚至撞得粉碎……它让下面的区别完全清楚：

- 一边是一个作为数学实在的实在；
- 另一边是从那个“不可名状之物”[注2]出发的种种嬉戏，也就是我们所谓“真”或“意义”这种令人作呕的立场。

> [注2] 弗拉基米尔·扬凯莱维奇：《不可名状与几乎无物》，Seuil 出版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产生效应……

按摩效应、提神效应、吹气效应、清洁效应……作用于我们从“真”或“意义”角度看来必须要求的东西。

而我期待的恰恰就是这个：

- 通过训练自己辨别“一”究竟是怎么回事；
- 仅仅接近这个支撑着数的实在，分析家就会得到许多帮助。

我的意思是，他也许能够……

在解释、更新意义的这条斜路上……说出一些不那么短路、不那么“流光溢彩”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脑中冒出的那些蠢话。刚才我就仅仅从早晨那点不快出发，给了你们一份“……或更糟”的样品。

我本来可以围绕工人和他那个“资产阶级婆娘”不断添枝加叶，编出一套神话。

你们刚才也笑了，因为这一类东西……

场地广阔，“意义”和“真”取之不尽；

它甚至已经成了大学的饲料槽……材料如此多、范围如此宽，总有一天会有人拿我说的话造出一套本体论，声称我说过：“言语是对这道裂口的填补效应；这道裂口就是我所阐述的‘性关系不存在’。”

这样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主体主义解释，是不是?

因为他没法给她挠痒，才对她胡扯。

多简单，多简单！

而我尝试的是另一件事。

我是想让你们的话语少放一点蠢话——我说的是分析家。

为此，你们应当试着用一些稍微新鲜的元素，给“意义”透透气。

这个要求确实无法回避，因为很清楚：任何两组——我说的是任何——属性，都无法被分配成：

- 一边是一组雄性属性；
- 另一边是一组女性属性。

我起初没说“男人”，是为了避免混淆；因为我要继续围绕这点添枝加叶，好留在“更糟”里。

这显然很诱人，连我也觉得诱人。我自己玩得很开心。

而且我肯定也能逗你们开心，比如表明所谓“主动”……

如果你们以此为基础——它当然是通行货币……据说这就是“男人”：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多么主动！

可在性关系中，我倒觉得，真正使力的更像是女人。好吧……

只要看看那些我们绝不会称作原始的处境。即便在第三世界遇到这些情形……

那也就是“梯也尔先生的世界（monde de Monsieur Thiers）”，是不是？[注]……可在正常生活中，事情同样明显……

> [注] Tiers monde（第三世界）与 Thiers monde（梯也尔的世界）同音；阿道夫 · 梯也尔曾镇压巴黎公社。

我当然不是说法国煤气电力公司的那些家伙；

他们已经保持距离，一头扎进劳动……我说的是那种生活，就直呼其名吧：各处都是如此……

除非某地经历过一场伟大的基督宗教颠覆——我们那场伟大的基督宗教颠覆……男人悠闲地无所事事，女人却要磨、碾、缝、买东西，而且还设法……

在那些尚未消失的牢固文明中……她甚至还设法扭动屁股，接着为了……

我当然说的是跳舞！……为了让站在那里的男人欢欣满足！

所以谈到主动与被动，请允许我……

他确实会打猎……〔笑声〕

姑娘们，这没什么可笑的；事情很重要！

既然你们挑起了话头，我就继续玩下去。

真遗憾，这样一来，我今天关于“一”要说的话就讲不完了。已经两点！

不过，既然打猎这么好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把打猎恰恰看成男人的德性，是否毕竟并非全无必要；通过这种德性，男人显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成为被动者。

因为据我们所知——我不确定你们是否真正明白；你们在场的当然全是些“废物”。如果这里没有农民，就没人打猎；即便有农民，他们也打得很糟。

对于农民来说……

不管人们怎么说，“农民”也未必是男人……农民的猎物是被人赶到他面前的：“砰！砰！”有人把一切送上门来。这根本不是打猎！

真正的打猎一旦存在，你们只须看看它曾让人陷入何种狂乱。我们知道一些微小痕迹：他们向那个已经不在场的东西奉上了多少安抚性的祭品。

你们明白，他们并不比我们更疯；杀死的动物就是杀死的动物。

只不过，他们之所以能够杀死动物，是因为自己彻底服从了它的步态、踪迹、界限、领地与性方面的关切；从而让自身取代了并非这一切的东西——取代动物的无防御、无封闭、无边界，取代它的生命，这个词必须说出来。[注]

> [注] 本项目采用的 Staferla 底本此处为否定式 s’ils avaient pas pu tuer la bête（“如果他们没能杀死动物”）；École lacanienne 的速记本与经录音校核的法德对照本均作肯定式 s’ils avaient pu tuer la bête。紧接着的论述也以猎人已经杀死动物为前提，故正文依后两版采用肯定式。

他们已经如此彻底地成为这条生命本身，最后却又不得不夺走它；所以，他们觉得这不仅难看而且危险，当然不难理解。

因为同样的事完全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这种事情留下的感受一直持续，甚至使一些人开始思考。我就听一位极其聪明的数学家用一种奇怪方式表述过……

当然，那家伙在这里确实作了外推；不过这个想法很刺激，我就交给你们……他说，一个有机体中的神经系统，也许无非是认同于猎物所产生的结果，是吧？

好，我就这样把想法扔给你们。随你们拿它做什么；当然，也可以从中胡扯出一套新的进化论，至少比以前那些稍微有趣一点。

我尤其乐意送出这个想法：

- 首先，它不是我的；也是别人塞给我的；
- 其次，我肯定它会刺激那些本体论头脑。

渔夫当然也一样。总之，凡是男人成为女人的地方，都一样。

因为，渔夫把手伸到岩石下那条鳟鱼的腹部下面时，那种方式……

在场总该有一个钓鳟鱼的人，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他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可真不得了！

总之，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在主动与被动问题上得到一种清楚分配。

所以我不再展开；只要把这些惯常对偶逐一同任何两性分配的尝试对照，就会得到同样滑稽的结果。

那么，究竟还能是什么？

当我说“有一”时……

我毕竟得先把自己门前扫干净。既然我还会在六月第一个星期四——我想是六月一日之类的日子——向你们讲话，我看不出今天为什么不说到这里。

你们想想，为了不错过圣安娜那场课，我被迫在六月第一个星期四从几天假期里赶回来！……不过，我还是要指出，“有一”并不意味着……

我想许多人早已知道，但再说一次也无妨……并不意味着“存在个体”。

所以，你们明白，我要求你们把“有一”扎根在它的来处，也就是：“‘一’除了数学存在以外，没有别的存在。”

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满足一个公式的论元。

而论元是某种被彻底掏空意义的东西；它只是作为“一”的“一”。

这就是我起初想通过集合论清楚标给你们的东西。

不过，在告别以前，我也许至少还能向你们指出它。

但首先还得清理掉一点：就连个体这个观念，也绝不构成“一”。

因为就性关系而言，人们很容易以为它建立在下面这点上：一边与另一边的个体一样多……

原则上，至少在说话之在中，男人和女人的数量相等，除去一些例外——我是说一些小例外：

- 不列颠群岛的男人比女人略少；
- 当然，还有对男人的大规模屠杀。好吧！

但总之，这并不妨碍每个女人都曾有她的那个男人……他们一对一地配上，完全不足以给性关系提供理由。

有趣的是，你们已经看到：围绕一一对应这个观念，集合论中存在某种不纯。这里很容易看出，集合怎样重新连到类；而像一切由属性标记的东西一样，类同性关系有关。

可我要求你们借助集合的功能把握的，恰恰是另一点。

存在一个不同于“以属性统一一个类”的“一”的 1。

两者之间通过一一对应发生过渡。

两边数量相等，有些人便据此奠定一夫一妻制的观念。

人们不知道它凭什么站得住，不过《福音书》里就是这样。

两边数量相等，直到发生社会灾难。据说中世纪中期的德国就发生过这种事；当时似乎有人裁定，性关系可以不是一一对应的。

更有趣的是，关于性别比，确实有人把问题本身提了出来：雄性与雌性的数量是否相等？

围绕它形成了一批十分尖锐、十分有趣的文献。这个问题通常由我们所谓的染色体选择解决。

最常见的情形当然是：繁殖出来的两性个体数量相等。

不过，人们居然追问一旦失衡开始会怎样，实在很漂亮。

很容易证明：在某些失衡情形中，如果只考虑染色体选择——既然这里涉及一种分配，我们不把它叫作偶然——这种失衡只会越来越大。

于是，人们给出了一个极其优雅的解答：这种情形必须由自然选择补偿。你们看，“自然选择”在这里赤裸裸地现身。

我的意思是，这套解答归结为：强者必然人数更少；正因为他们更强，便会繁盛，最终在数量上重新赶上另一边。

把自然选择观念恰恰同性关系接起来，清楚表明：只要接近性关系，便很容易停留在机锋里。

事实上，围绕它说出的一切都属这个层次。

如果我们必须阐明某种不只让人发笑的东西，那正是因为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用来保证分析家的位置，而不让它像许多情形中显出的那样，只是一则噱头。

集合论的出发点可以从这一点读出：存在元素的功能。

成为一个集合中的元素，就是成为某种与归属于一个可称作普遍的域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与落在某个属性之下毫无关系。

集合论试图把谓词同属性分离开来，以决定性的方式拆开两者的衔接。

而在集合论以前，恰恰是属性刻画了性类型问题所涉及的概念……

就这种性类型似乎要开启某种关系而言……普遍者准确地建立在共同属性之上。

这里还开启了属性与主体之间的逻辑区分，主体也由此得到奠定：正是相对于主体，某个被区分出来的东西才可被称作属性。

从这项属性区分中，自然产生一个结果：比如，人们不会把抹布和餐巾归到同一个类里。

与“类”这个范畴相反，在“集合”中，抹布与餐巾不仅彼此相容；而且在一个由这两类东西构成的集合里，每一类只能有一个。

一个集合中不可能有……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把一块抹布同另一块区分开……那么集合里只能有一块抹布，也同样只能有一条餐巾。

- 作为纯粹差异的 1，区分出了元素概念。
- 作为属性的那个统一之“一”，则同它有别。

“差异之 1”同“属性之‘一’”的区别在于：当你们用任意属性陈述来界定一个类时，这个属性不会在定义中作为额外的一项被计入。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说“人是善的”，并就此……

这话当然可以说，因为谁不被迫这样说呢？……断言“人是善的”，并不排除我们还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并不总是配得上这个称谓。

我们总能找到足够理由，说明他可能无法回应这一属性，无法彻底履行它。

人们于是造出一套理论，并全力投入……

我们手头简直……手头有全部意义可拿来应付，解释为什么他偶尔还是很坏，但这丝毫不改变他的属性……如果最终不得不从数量角度作出权衡：

- 有多少人守住了这个属性？
- 又有多少人没有回应它？……“善”这个属性不会在每个善人之外，额外加进天平。

这恰好不同于“差异之 1”。一旦要阐明后者的结果，这个“差异之 1”本身就必须在它所奠定、被陈述为集合并具有子集的东西中受到计数。

“差异之 1”不只能够计数，还必须在集合的子集中被计数。

时间正好到了——准确说，两点。

所以，我只能指出接下来要讲什么；像往常一样，我不得不在这里切断——

- 也就是说，常常在近乎随意的地方切断；
- 而今天大概恰恰因为早晨另一次“切断”——停电——及其后果，我只能提示：围绕这个枢轴式断言，下次将从哪里重新开始。

也就是：这个必须作为“额外一项”被计数的 1，同我所陈述的下面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 它不是替补；
- 而是在一个“取代性关系”的位置展开，并由“存在”得到规定〔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 不是〔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 而是说出这个命题不是真的〔原转录中的公式缺损〕；

正是从那里涌现出“一”，使这个公式必须被放在——这是唯一的特征性元素——奠定男人本身的那一侧。

这是否意味着，这项基础在性上规定了男人？

接下来恰恰要质疑这一点。因为无论如何，$\forall x\, \Phi(x)$ 这项关系仍然是以属性方式把男人界定为“所有男人”的东西。

这个“全”或“所有”究竟是什么？

“所有男人”作为这套替补性衔接的一侧基础，究竟是什么？

下一次我们见面，就从这里重新开始。

必须完全从“有一”所衔接的功能出发，重新提出“所有”的问题：“一个‘所有’究竟是什么？”

第11课 · 1972年6月14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雷卡纳蒂

〔黑板上〕

“‘有人在说’作为事实，在人们所听见的‘所说之物’背后，仍被遗忘。”

——拉康

当然，这个陈述以普遍命题的形式作出断言；但就它发出的存在陈述而言，它属于模态。

那么，你们也出点力吧；因为声音似乎像上次一样不大好。

这次我能让你们听见吗？好一点了吗？好！我尽力。

您好，西博尼，请坐近一点。

再近一点，谁知道呢，待会儿也许有用。

考虑到我刚才所谓“混音”——我这里的听众同圣安娜听众之间已经发生的交流——我猜他们现在已经统一了；这个词用在这里正合适。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从我曾在这里称作……

一个为你们造出的谓词，即“一者域的（unien）”……上一次在圣安娜，又转到另一种构造的词：动词形式“一化（unier）”。[注]

> [注] 拉康把由 Un（一）造出的 unien 进一步变成动词 unier。这里译作“一化”，保留其“使成一”的动态形式。

相关知识卡 Yad’ lun、unien 与 unier

上次在圣安娜，我谈到并提出的枢轴，来自这个会“奠定 / 熔合”的秩序。你们把它奠定吧，也把它熔进去吧；让它成为“奠定—熔合（fondé-fondu）”。

拉康——怎么了？

听众中的某人——什么也听不见！

所以我说，这个正在奠定 / 熔合自身的“一化”……

我请你们别把这个“奠定”想得太根本；

我当时说，要把它留在“熔合”之中……这个正在奠定自身的“一化”是：有一个，存在一个说“不”的一。

这同否定并不完全一样。不过，把“一化”造作一个能够变位的动词，我们就能从中推进分析里由父亲神话所代表的功能——父亲，p.e.r.e.：他“一化”。那些能够穿过爆裂声听见上次课程的人，已经听到这一点；今天我想让你们在这里调准焦距。

所以，父亲会“一化”。

在神话中，它的相关项是阴性的“全部”：所有女人。

若依照我的量项式铭写——quantique，拼作 q.u.a.n.t.i.q.u.e.——这里必须作一项修改：他确实把她们“一化”，但恰恰是以“非全（pas toutes）”的方式。

这里触及了一项并非我原创的说法，也就是下面两者的亲缘：

- 逻辑；
- 神话。它只表明，两者可以彼此纠正。

这项工作仍摆在我们面前。

眼下我只提醒你们：我曾允许自己作出一些“父亲的近似”，也写过“使父惊（é-pater）”；所以，偶尔把神话同嘲弄接起来的道路，对我们并不陌生。[注]

> [注] É-pater 借 épater（使惊讶）拆出 pater/père（父亲）的回声。

相关知识卡 épater、pater 与 é-Pater 双关

这丝毫不触动相关结构的根本地位。

有趣的是，有些人很晚才发现这些东西。以我的位置来看，眼下这相当普遍：围绕能指、符号、意指、符号学等词涌起一片沸腾与骚动，占据舞台前沿；而其中显出的某些迟到，实在奇特。

有一本相当不错的小刊物——至少不比别的更差——叫《写作工坊》。我在那里看到一篇不比别篇更差的文章，题为〈符号的垂死挣扎〉……

你们听见了吗？……题目是〈符号的垂死挣扎〉。

“垂死挣扎”总很动人。Agonie 本来就意味着斗争。

可 agonie 也意味着一个人正在翻白眼；于是“符号的垂死挣扎”听起来格外悲怆。

我倒希望这一切不要转向悲怆。

文章从一项迷人的发明出发：可以造出一个新能指，把 fourmi〔蚂蚁〕同 formidable〔了不起〕压成 fourmidable。整篇文章确实很“fourmidable”，而开头就追问：fourmidable 究竟具有什么地位？

我很喜欢这个。

何况作者很早就熟悉我提出的许多东西。可文章一开头，他却觉得必须装作天真：围绕 fourmidable 犹豫它属于隐喻还是转喻，并声称雅各布森理论忽略了一种做法——把词彼此冲压到一起。

可我早就解释过了！

我特意为此写了〈字母在无意识中的能动作用〉：大写 S 在小写 s 之上，结果为括号中的一个意指效应〔拉康长叹，听众笑〕；这就是位移，就是凝缩。

这恰恰是一条能够创造……

比 fourmidable 稍微有趣、有用一点的东西……能够创造“一化（unier）”〔笑声〕。

而且它派得上用场。

它让我能换一条路解释某件事；我已经彻底放弃从“父之名”这条路接近它。

我放弃，是因为某个时刻有人阻止了我；恰恰是最可能从中获益的人阻止了我。

这原本可能有助于他们的……个人隐私生活。

那些人在“父之名”这一边卷入得格外深。

世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小圈子，可以用某种宗教传统来标记；这番话原本能让他们透透气。但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特别为他们献身。

所以，我改为解释弗洛伊德怎样尽其所能地接近这件事，恰恰为了绕开自己的故事……

> 尤其是“全能的神（El Shaddai）”，这是他用来指称“其名不可言说者”的名字……他转向神话，做出某种十分干净、近乎无菌的东西，没有再往前推。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人们错过了重新接起那条引导弗洛伊德之路的机会；这条路本应使今天的精神分析家在自己的话语中就位。

他的机会已经过去。我说过了。

昨天晚上，我乘飞机从米兰回来——我也记不清是从哪里回来，总之是米兰……

好吧！我没把那东西带来……文章真写得不错，刊在一本叫《Atlas》的机上杂志里，法国航空给每位乘客发一本：里面有篇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文章……

幸好我没带，忘在家里了；否则我会忍不住给你们朗读段落，而没有什么比听人朗读更无聊，

真没有比这更无聊的！……总之，有些心理学家……

还是最高段位的心理学家，是不是？……他们在美洲忙着调查梦。因为梦这种东西，当然得调查。

调查以后，人们发现：性梦其实非常少。〔笑声〕

那些人什么都梦：

- 梦见体育；
- 梦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 梦见坠落。总之，性梦并不占压倒性多数。〔笑声〕

文章于是推论：据说，精神分析的一般观念是认为梦都属于性；那么广大公众……

而广大公众恰恰由精神分析的传播造出来；你们也是广大公众……广大公众当然会大失所望，整只舒芙蕾会塌下来，瘪在锅底。

奇怪的是，在这个假定的广大公众中，似乎没人指出：一切都只是设想。确实，在某种回声中，弗洛伊德仿佛说过所有梦都是性的。

可他从没这样说过——从来、从来没有！

他说梦是“愿望之梦”；从没说那是性欲愿望！

要理解“梦是愿望之梦”同我正在推进的这个性秩序有何关系，我必须等待很久才来处理，以免搅乱那些可爱人物的头脑。十年间，我一直向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脑中却只想着一件事：重返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怀抱。

我此前讲的一切当然只是漂亮的练习、文体练习。

他们才属于严肃：“严肃”就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所以现在，我终于可以提出并让人听见：性关系不存在；正因如此，才有一整套秩序在本应出现这项关系的位置上运作。

而在这套秩序中，某个东西作为语言效应顺势产生，也就是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再推进一点，想想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满足”时，“满足”究竟是哪一种意义？

一想到我竟还停在这里，不是吗？没有人……

在那些忙着搅乱我的话、围着它制造噪音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提出下面这个其实是我全部论述之严格后果的东西；而且我早已极精确地阐明过……

如果没记错，是 1957 年……等等，甚至不是，是 1955 年！……围绕“伊尔玛注射之梦”，我为了示范怎样处理弗洛伊德文本，清楚解释过其中的歧义：恰恰是……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但完全不在无意识中，而在他当下关切的层面……弗洛伊德解释这个梦；它是一个愿望之梦，同性欲愿望毫无关系，哪怕其中确有我们需要的一切转移牵连。

“主体混入”这个词，我在 1955 年就提出了。你们想想，十七年了……

我显然得照原样发表它。此前没发表，是因为某本题为《自我分析》的书[注1]怎样挪用它，令我恶心得要命：那本书拿走我的文本，又重新摆弄到谁也看不懂。

> [注1] 迪迪埃·安齐厄：《自我分析》，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 年。

梦做了什么？它并不满足愿望！

理由是根本性的……

今天我不展开，因为值得讲四五次研讨班……理由其实很简单，而且伸手可触；弗洛伊德自己说过：睡眠中唯一根本的愿望，就是继续睡。〔笑声〕

你们笑，是因为从来没听过这句话。

很好！

然而，它就在弗洛伊德那里……

你们怎么没立刻想到，睡觉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我那个四项式里的东西——假象、真理、享乐和剩余享乐……

不用我再写到黑板上吧？……睡眠要把这些东西悬置起来……

睡眠正是为此而设；

只要看一眼动物睡觉，谁都能发现……必须悬置的，恰恰是身体同自身关系中的那份歧义：享用 / 享乐。

身体若有可能抵达自身享乐，那显然无处不在：

- 它撞到东西时；
- 它弄伤自己时；
- 这就是享乐。

人在这里有几扇其他动物没有的小入口；他甚至能把它当作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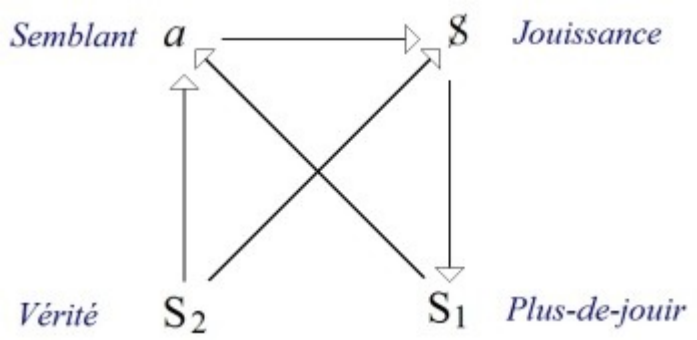
但无论如何，睡着以后就结束了。

身体要做的，正是蜷起来，缩成一团。

睡觉就是不受打扰。

可享乐到底是一种打扰。

当然，睡眠还是会被打扰；但只要仍在睡，人就可以希望不受打扰。



所以从那里出发，其余一切都会消隐：不再涉及——

- 假象；
- 也不涉及真理，因为这些东西彼此维系，是同一回事；
- 也不涉及剩余享乐。

然而……弗洛伊德说，能指在这段时间里仍继续飞奔。

所以即便睡着，我也在准备研讨班。

庞加莱先生就是在睡梦中发现富克斯函数的……

怎么了？

听众中的某人——这叫“梦遗 / 污染（pollution）”！[注]

> [注] 法语 pollution 可指污染；pollution nocturne 又指梦遗。听众借睡眠开玩笑，拉康随即转用“污染”的一般意义。

是谁说出了这个准确的词？

听众中的某人——我。

对，就是这个。不过，我尤其高兴看到您选中这个词；您一定格外聪明。〔笑声〕

我曾公开表示高兴，因为我的一位被分析者……

她就在附近某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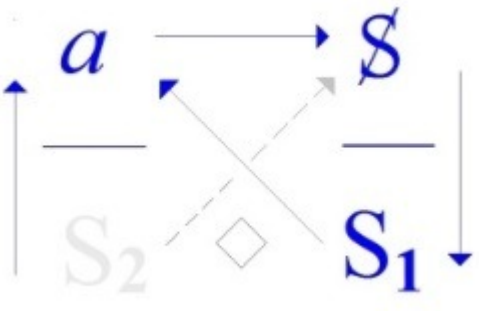
是个格外敏感的人……她确实曾把我的话语称作“智力污染”。

你们看，“污染”是一个十分根本的维度。

今天我大概不会把事情推到这一步；不过，您显得如此为自己抛出“污染”这个词而自豪，让我怀疑您根本不懂它。

但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不仅会使用它，还会第二次庆幸有人把它抛出来，因为这恰恰是分析家话语的困难。

我接住这次打断，扑上去，顺手带走一件事情；在学年结束的紧迫时刻，我由此得到机会把它说出来。



关键在这里：分析家话语的特征，是把小对象 a 放在假象的位置。先生，您还以为自己刚才一鸣惊人；请想想看，您恰恰替我要推进的东西添了证据。

因为这个世界最典型的污染，准确说就是人——也包括您——从中取得自身质料的小对象 a。分析家不得不……

这种污染是地球表面最确定的效应……分析家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以自己作为分析家的存在来代表它；所以他会再三犹豫。

那些亲爱的小家伙因此病了；我也必须告诉你们，在这个位置上，我自己同样不轻松。

我试图向他们证明：稍微体面地做这件事，并非完全不可能。

借助逻辑，我终于能够让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受诱惑……让他们觉得自己作为小对象 a 在分析家话语中占据的位置尚可忍受，并容许他们设想：把这个功能提升到假象位置——一切话语中的关键位置——显然绝非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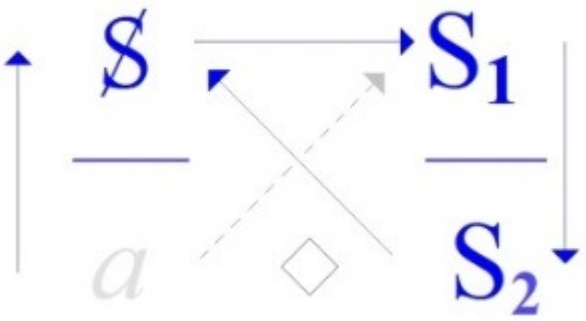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一直努力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抵抗之动力……

而且这种抵抗太容易理解了……也就是分析家对真正履行自己功能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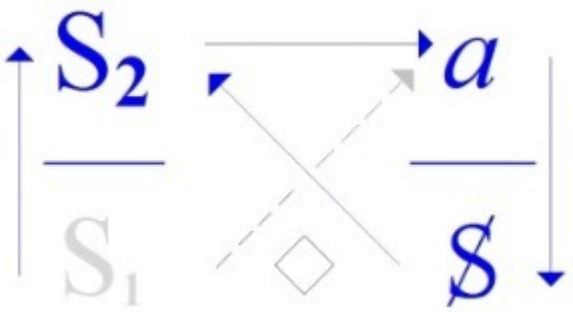
别以为假象位置对任何人都容易。它只有在科学话语层面才真正站得住，理由很简单：在那里，被推到支配位置的是某种完全属于实在秩序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实在所触及的一切，就是——

- Spaltung，即分裂；
- 裂缝；
- 换言之，就是我界定主体的方式。

科学话语之所以站得住，正因为处在关键位置的是大写 S、即被划杠的主体 $\not{S}$。



在大学话语中，那个位置由知识占据：



这里的困难更大，因为发生了某种短路：要“装作知道”，就必须“知道怎样装”；而这很快就会磨损。

所以，当时我在那里……

就是我刚才说的米兰……听众当然比你们少得多，大约只有四分之一；不过来了许多年轻人，许多所谓“运动中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位完全值得尊敬、颇有地位的重要人物，碰巧是当地运动的代表。他是否知道……

有人告诉我，他直到后来才到；我没想盘问他……他是否知道，自己身处这个尖端，同所有多少关心运动的人一样，其实是想恢复大学话语的价值？

正如名字所示，它最终通向“学分单位（unités de valeur）”。

他们希望人们更懂得怎样“装作知道”。

这就是引导他们的东西。确实值得尊敬，何乐而不为？

大学话语同其他话语一样，具有根本地位。

我只标明：它并不相同。这是真的：它不同于分析家话语；假象位置在那里由不同东西占据。

所以，我在那里被引向了……

天哪，面对一群新听众该怎么办？尤其当他们可能混淆的时候。

我试着向他们稍微解释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我开头就说：

- 我的《文集》是一场“垃圾出版（poubellication）”；[注]

> [注] Poubellication 把 poubelle（垃圾桶）与 publication（出版）压合在一起。

- 他们不该以为能靠这本书给自己定位。

可还有“研讨班”这个词。那么，怎样让他们明白……

我被迫解释、承认……这个研讨班根本不是研讨班；多年来，我的朋友们，它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滔滔不绝。可从前确有一段时间，它配得上这个名字，那时会有人插话。

被迫说到这里，让我火冒三丈。

回程路上，有人不停追问：“从前真像研讨班时，究竟是什么样？”我于是想，今天就告诉他们……

这是倒数第二次见你们，因为还会再见一次……天哪，来个人说点什么吧！

随后，我收到雷卡纳蒂先生的一封信……

我现在没有编故事，也不是假装从台下凭空叫出一场发言；我只是说，我确实收到了一封信，而且那封信是在回复我的一封信……雷卡纳蒂先生就在这里。他令我十分惊讶地证明：他听懂了我今年所说的某些东西。

所以，我要把话筒交给他。他要谈的东西同我试图开辟的道路关系极紧密，尤其同集合论和数理逻辑有关；至于是哪一种逻辑，他会告诉你们。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参见《Scilicet》第 4 期：〈在拉康博士研讨班上的发言〉，第 55—73 页。〕

拉康博士刚才提到的那封信，其实是我对三篇皮尔士文本所作的一些评论。我把文本交给他，并不是以为他不知道——显然不是——而是因为这些文本不同于他在别处可能援引的那些。

其中一部分是宇宙论文本，另一部分同数学有关。

在说明自己将怎样谈论它们以前，我先稍微交代这三篇文本的内容。

就数学而言，皮尔士批评了他所知的各种连续集定义。

他考察了三个定义，分别来自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康托尔；并以同一个标准批评了它们。

他的标准是：每个定义都应当标出定义这一事实本身。因为他说，界定连续集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规定它；而这对定义的结果十分重要。

定义的过程本身必须在某处被标明。

就宇宙论而言，皮尔士围绕宇宙生成问题谈到一个大致相似的问题、相似的关切：之前与之后。我们不能只从“之后”中减去构成其“之后”性质的一切，便抵达“之前”；因为这样只会得到一个被划掉的“之后”。而“之后”恰恰通过这种划除方式构成；它同“之前”的区别，也只是一项明确铭写——此处就是划除。

换言之，“之前”在某种意义上是“之后”……更准确地说，“之后”是被铭写的“之前”。我们绝不可能从“之后”推出“之前”，因为铭写在“之后”中的那个“之前”恰恰就是“之后”，从而同那个本性正在于未被铭写的“之前”再无关系。

换言之，真正要紧的是铭写；我的意思是，“之前”什么也不是。

皮尔士谈宇宙生成时正是这样说：之前什么也没有。但这个无仍是某种特定的无——更准确地说，它恰恰并不特定，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没有被铭写。也可以说，之后的一切同样什么也不是；不过，它作为“无”已经得到铭写。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未铭写者，皮尔士不只在宇宙论中、还在许多地方重新发现；他称之为潜能。我现在就对此说几句。

不过在此以前，我想先谈谈自己在这里的位置。它显然十分悖论：我不是什么专家，当然也不是皮尔士专家。关于这位作者以及我随后提

到的其他作者，我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从拉康博士的话语中重新接取的东西。即便自己开口，我仍保持听众的地位。

这怎么可能？因为我的话语只意指一件事：我听过。

这就提出了我该对谁说话的问题。如果我对像自己一样听过的人说，对他们毫无用处；若对没有听过的人说，我只能铭写他们没有听见的那个无，并由此容许后续加工利用它；可那种加工将同起初的纯粹之无再无关系。所以在此情形下，我的发言什么也不会改变〔笑声〕；正因为我作为听众的发言不打扰任何东西，我才能代表听众。

说到底，在巴门尼德的话语中，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插话都只是被假定的；通常，他的插话结束得越快越好。为了让他自己能够真正发言，他反过来也需要一个可供自己认同的沉默听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另一个亚里士多德会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柏拉图主义者……”：只有柏拉图讲完以后，或者说只有巴门尼德替另一个人讲完以后，他自己才能开口。这里因此有一个悖论；不过它不是我造成的，我留给拉康博士稍后评论，因为我自己无话可说。

皮尔士说，我们不能把空无、即 0 同某个东西对立，因为众所周知，0 就是某个东西。

空无代表某种东西。皮尔士说，它属于“第二性”概念；第二性在皮尔士那里很重要，我稍后会再谈。作为得到铭写的空无，它不是单子，而是关系性的。

因为一旦设定这个空无，我们就把它铭写了。这里，对空集的铭写可以写成 $\{\varnothing\}$。

它可以被认作：空集作为空集幂集中的一个元素而得到考察。

所以，如果空无构成为 1，而我们想把操作重复一次，取空集的幂集之幂集，就会得到 $\{\varnothing,\{\varnothing\}\}$；这个集合有两个元素，可以代表 2，而 $\{\varnothing\}$ 则可以代表 1。

这让我们重新指出：对一种不存在的重复当然能够奠定许多东西，在这里尤其可以奠定整数序列。不过皮尔士关心的是：得到重复的并非不存在本身——至少不完全是——而是不存在的铭写，因为不存在正由这项铭写标出。

他在多篇文本中反复发展这一点，我稍后会谈。这里已经重新接上他的数学论述。他说，当人们想界定一个重复这种不存在的系统时，必须说明它被重复的是“已铭写的不存在”。起点是一种不存在的铭写；这对逻辑十分重要。

全称量词本身什么也界定不了。对皮尔士来说，全称量词属于“第二性”，尽管听起来很悖论；如他所说，它相对于某样东西而存在。

奠定这个量词的，是对那些与它矛盾的变项所作的“事先而且已经铭写的归零”。

因此，从纯粹方法论角度看，皮尔士向康托尔发起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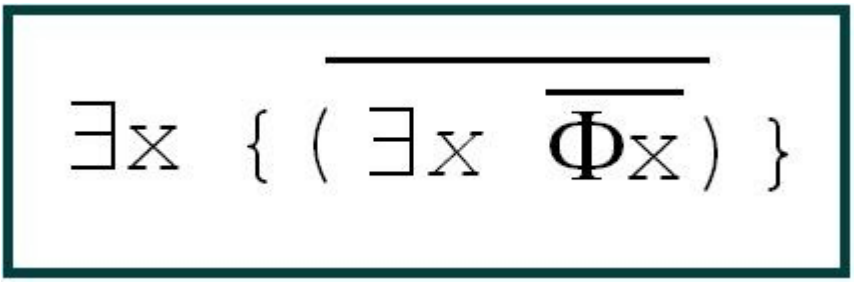
康托尔错在：他对连续统的定义明确援引集合中的所有点。

皮尔士强调，必须从逻辑角度改变定义。一个椭圆形边界之所以连续，是因为不可能否定：它至少有一点，对某个完全不刻画整个集合的函数而言必定为真。例如，从外部进入内部时，必然经过边界上的

某一点。这是一种侧向进路。不能就这样直接设定全称量词；必须经过事先的归零，而这个归零本身又要经过一个在先函数。

这里，否定本身被提升为函数；与这个函数有关的集合之集合……

在这里，是就“不可能否定……”而言……就是把否定铭写为不可能的空集。必要时也可以从拓扑学取同类例子。若听从皮尔士，不动点定理应当这样陈述；我写下来：



不可能否定：把圆盘连续变形到其边界时，至少有一个点逃过这项变形；而它恰恰通过逃过变形，使变形成为可能。

拉康——请把这点重新说清楚。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以圆盘为例，不动点定理涉及把一个圆盘连续变形到自身边界上。可以确定——而且这是作为定理给出的——圆盘至少有一点逃过变形，也就是保持不动；正因为有这个不动点，整体变形才可能实行。否则便不可能。这里显然存在矛盾；至少可以说，逃过函数的那个点同它所授权的函数之间有一条十分明确的联系。

拉康

这是一条已经得到证明的定理。它不只可以证明，而且确实已被证明。

另一方面，这条定理可以符号化。也许您可以评论一下，这个式子怎样将它符号化……

因为这个公式同我惯常铭写的那个十分接近……必须否定“并非如此”：必须否定“不存在一个 x，使 Φx 被否定”。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这里确有双重否定，但两个否定并不等价，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双重否定既然被铭写下来，就不同于简单地肯定。本来可以直接肯定。我最初援引对全称量词的批评，正因为全称量词不能就这样直接给出。若它是双重否定的产物，那么第一个未被铭写的否定，所作用的是另一个已经提升为函数的否定。

例如：“各点不保持固定。”但有一个点恰恰逃过这个函数；因此首先必须把这些东西铭写下来。我也就写在这里。也许还应以特殊方式标出我所谓的不可能性；不过同时，这里只是把空集设为否定函数唯一能运作的集合。

拉康

这里应当强调：横在两个分别遭到否定的项上的横杠，都是一句“并非如此”。数学经常使用“并非如此”，因为它正是关键点，也是所谓反证法最终抵达的地方。问题在于：为什么数学能够——而且只有数学能

够——从一句“并非如此”奠定某个可肯定的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你们怎么可能这样做？

正是在数学内部，人们由此反对使用反证法。

问题是：在数学中，反证法怎样能够奠定某样东西；它恰恰凭借不通向矛盾，而作为这样一个东西得到证明。

数学自己的场域正由此得到规定。那么，在这个“并非如此”之下——必须赋予否定横杠以地位；我在图式某处使用的正是它，用来表示这是一项否定：不存在满足被否定的 $\Phi(x)$ 的 x。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用皮尔士的话说，这道横杠最先到来，是第一项铭写。

因为他谈到“潜能”……

我原本就要回头讲它，因为这是一个加工得相当充分的概念……潜能是各种不可能性得到铭写的场；但在成为不可能性以前，它们尚未铭写，是“可能的不可能性”之场。

在这个场中，某样东西以这一笔颠覆它；这一笔在这里就是不可能性，是一种切割。切割发生在此前尚且统一的领域内部。所以皮尔士说，必须先铭写第一项不可能性；它决定了一切。

之后，否定和所有这些规定当然还会继续起决定作用，不过一切已经处在不可能者内部。换言之，他说有两个场：

- 一边是潜能之场，属于纯粹 0 的元素，也可以说纯粹空无；稍后我会回来；
- 另一边是从潜能中诞生，却又同潜能明确对立的诸不可能者；

在诸不可能者内部，我们可以说这类话：

“不存在一个 x，使非 Φx”，或者“存在一个 x，使非 Φx”。

他把这两个场设为根本对立：一个属于纯粹 0，另一个则属于我所谓“重复之 0”。我希望最后抵达这一点。

拉康

比如，您是否同意我把您方才的一切转写成：“潜能等于可能性之场，作为不可能者的决定因素”？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它确实“决定”；但我立刻强调，皮尔士说的是：这个可能性之场决定不可能者，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决定。皮尔士自己提醒：它并非必然地、而是潜在地决定。我们不能说“这必然会发生”；我们只能注意到它已经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潜能决定了这个不可能者；但并非必然决定。我们同意这一点。

所以，这正是我想说的：潜能……

拉康

也许可以这样转写：潜能 = 可能性之场，作为不可能者的决定因素。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皮尔士正以这类考量建构“潜能”概念。它是各种不可能性得到铭写的场所，是尚未实现、也就是尚未铭写的诸不可能性的一般可能性。

它是作为不可能者决定因素的可能性之场。不过我们刚说过，就其中发生的铭写而言，它不包含任何必然性。尤其对一个数学问题来说，这意味着无法在黑格尔意义上、即以必然方式，理性地说明 2。

2 已经到来；人们无法说它从哪里来。我们只能把它同 0、同 0 与 1 之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它为什么到来，无法回答。

潜能使我们能够这样界定连续统悖论。这见于皮尔士的一篇文本……

我虽援引它，却没仔细看，所以不展开……如果一个潜在连续集中的某一点得到精确规定、铭写和实在存在，那么连续性本身就被打破。

这里有趣的并不是连续统，而是潜能。

潜能作为潜能真正存在；因此，只要它以任何方式得到铭写，就显然不再是潜能。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从自身生出的一个不可能者的产物。

听众中的某人——康托尔在这里错了！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在宇宙论中，皮尔士所谓的绝对 0、纯粹虚无，不同于整数序列中重复的 0。整数序列中重复的 0 无非是一般时间秩序；我稍后会回来。绝对 0 则属于一般潜能秩序。绝对 0 因此具有自己的维度；皮尔士坚持要求这个维度在某处得到铭写，至少被标记、被呈现在数学定义中。问题显然是……拉康——康托尔在这里并不反对。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问题显然是：怎样从一个维度——比如潜能的维度——过渡到另一个维度，也就是我所谓不可能者、时间或随便什么的维度。

皮尔士这样提出问题：怎样以非时间方式思考时间以前有什么？

这当然让人想起斯宾诺莎和圣奥古斯丁，但尤其让人想起经验主义者。

人们常常指出，皮尔士接续了经验主义者的风格和关切。

但为了真正定位皮尔士的原创性，从来没人把这一点同经验主义者对照，也没人追问他们那里有哪些东西为此作了准备。然而，这两个维度……

一个属于潜能，另一个姑且说属于时间；更准确地说，一个是绝对 0 的维度，另一个是重复之 0 的维度……从经验主义史诗一开始，它们就已经在场。

我想就此说几句，表明怎样把它们提取出来。

拉康——说响一点，吼出来！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我会的；然后再回到皮尔士的符号学，说明它同这一切的关系。

首先，有一点总被人故意排除：经验心理学的对象就是符号，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它的对象是符号系统。可以说，它扩展了皇家港四项系统；极而言之，索绪尔也不过是对它的一次扩展：

- 作为物与作为表象的物；
- 作为物与作为符号的符号；
- 符号作为符号时的对象，就是作为表象的物。

索绪尔说的是同一回事——我提一下，不展开——即“符号作为概念和声学形象”。只是，随着经院哲学退出，人们排除了“自在之物”的一般问题，甚至把世界——连同各种“世界大书”理论——视作思想的符号。

结果便大致如下：作为表象的世界——因为世界只能作为表象被认识——取代了符号四项系统中的“物”；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思想又取代“表象”。这等于让“世界之思想”同“思想之世界”面对面。

“世界之思想”同“思想之世界”也许在某些方面不同，显然却是同一回事。于是四项系统出现问题：其中有一个无法化约的二元；要么放弃系统，要么改变它。我们知道，贝克莱通过在世界之思想同思想之世界之间建立同一系统，放弃了它。

洛克则改变了它。他说的是……

请原谅，我在这段引言上稍微多说几句……他说，表象、观念并不代表事物；它们彼此代表。

于是，较复杂的观念代表较简单的观念。比如有一些让观念彼此表象的官能；洛克对此作了大量展开，形成一整套大致如人们所描述的论域：观念与官能的等级结构。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洛克那里从未得到注意、却最有意思的东西：它使孔狄亚克成为可能，孔狄亚克又由此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皮尔士。洛克还有一种让整套系统得以可能的官能。因为系统究竟怎样运作？

它表面上自行运作；可总得有什么东西让它运转。

于是出现一种新官能、新操作，洛克称之为“观察”。人们从未注意它，因为它不在分类中，总躲在注释里。“观察”会自行运作，在每个层面运作，处处可见，同时又内在于所有元素。它相当难解，既是转化的过程，又是被转化者的一般环境与元素。

它同时是环境……经由观察，一个简单观念转化成自身的形象，也就是复杂观念，因为它的客观性在观念中被摆到自身旁边。在这个让它转化的一般观念中，存在一项铭写，包含着对其转化之铭写的指涉。换言之，观念一经转化，便仿佛得到铭写；正因如此，它成为复杂观念，不再是简单观念。

这里的全部问题是：什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也就是：

- 起初有什么？
- 起初有什么发生转化？
- 从什么出发进行转化，才能得到第一原因？
- 什么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以前”？

洛克谈到无法化约的感觉与原初反思时，正这样提出问题。如果反思是原初的，那么被反思的什么东西又先于原初？也就是说，什么是前原初者？严格说来，又是什么使这项官能成为可能？

孔狄亚克在这里接过工作。他的方法堪称典范：他给自己在洛克那里看见、却无法触及的这个“某物”起一个名字，让它像方程中的未知数那样运作，从而把它圈定。后来批评孔狄亚克的人说，他的系统不只是心理学，而在根本上属于逻辑；他把它做成一个没有内容等等的逻辑系统。你们看，孔狄亚克的趣味恰恰就在这里。

尤其是他在至少一部主要论著中声称一切由之而来的那个“感觉”，归根结底什么也不是。他从未精确界定它；恰恰相反，他对它所作的全部展开、从中推演出来的一切，构成了对其定义的某种贡献。

不过，真正使归属于感觉的所有属性成为可能、并让其余一切从中产生的，是他指出的那个始终在起点给出、始终在感觉中给出的 0 元素。他追问它是什么；我们也随他一起追问。

为了尝试抵达这个不可化约的元素，他会刻画借助此元素、却又多于此元素而发生的一切；用他的话说，也就是理智中发生的一切。

如果理智中发生的一切确实都从感觉产生，我们由此也许能看见：感觉的原创性真正奠基于什么。

然而，他在第一篇《试论》中说——我强调第一篇，因为后来发生过一点偏离，他离开了这个显然最富原创性的观念——理智的特性就是秩序，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结：观念的联结、符号的联结、需要的联结；其实永远都是符号的联结，是同一回事。

他说，在人那里，秩序自行运作；并稍作解释。动物那里则需要一次外在而点状的推动，才能发动秩序。孔狄亚克还说了一句相当漂亮的话："在人与动物之间，有蠢人与疯子"：

- 一类人始终无法勾住秩序——指蠢人——他们系统性地勾不住秩序；
- 另一类人则再也无法脱离秩序。他们彻底淹没其中，无法拉开距离，无法退出。

一般而言，秩序使人能够从一个符号过渡到另一个符号，也就是能够形成两个符号之间边界的观念。孔狄亚克有一套符号观念；不过像往常一样，它并不恰当，始终是一种隐喻。他自己在一篇为修辞格辩护的短论中明确这样说，使用的也许是昆体良的术语，我不确定。

无论如何，对他来说，一个符号就是填满另外两个符号之间间隔的东西。以此而言，一个符号中考察的是什么？至少两个与它毗邻的符

号；但不是把它们当作可能引发表象的符号，而是从各自边缘、即形式的角度考察。孔狄亚克清楚强调，严格说来，它们不可能是表象，只能是符号，因为他说：

- 不存在形式表象；
- 不存在抽象表象；
- 永远只有“表象对另一个表象的表象”。也就是说，符号表象永远经过中介；内容却从不直接到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知觉的形象、即它的重复，无非是其幻觉式重复。他说两者是同一回事。我们无法区分知觉及其形象，他由此批评了一切先前理论。所以，秩序是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因为符号把两个符号之间的间隔实体化。可孔狄亚克继承的一切理论又都假定，符号总要代表某种东西。

这显然给他造成难题；他始终无法解释，形式符号同一般指涉之间怎样建立联系。为了摆脱问题，孔狄亚克说，这种联系本身来自未知者，来自感觉。于是，未知者已经是“作为事件的符号”同“作为事件之铭写的符号”之间的关系。我强调，这并非孔狄亚克明说，只是他有所暗示；明确断言的是他的注释者德斯蒂·德·特拉西。我觉得说得不坏。至于他的学生曼恩·德·比朗……

拉康

我从头到尾写下、也许有些人已经抄走的那两句话，正是雷卡纳蒂此刻重述的陈述……〔“‘有人在说’作为事实，在人们所听见的‘所说之物’背后，仍被遗忘。”〕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曼恩·德·比朗是德斯蒂·德·特拉西的学生；他首先受到“事件”与“事件的铭写”之差的滋养。可以看出，这项差异是整套理论的枢轴。

他说，铭写与事件之间永远存在错位。曼恩·德·比朗还说——我不是开玩笑——这个错位来自说话之在那里的另一项错位：陈述的主体与言说的主体之间的错位。

这见于曼恩·德·比朗的心理学基础。他大致表明：一旦表象“自我”，由于任何表象里已经有一个自我，便立刻出现两个自我。

只要试图表象“我”，就自动有两个；也就是直接地有两个；也意味着经由中介，从来没有……“我”永远只能经由中介成为一个。

对孔狄亚克而言，符号秩序既然就是这种错位的秩序，便以他所谓时间的多维空间为模型；我不在这里展开。

可以说，时间无非是点状时刻的无限重复。

作为“时间—零”的点状时刻，同前面的问题相同。

这里并不是同一种点状时刻：

- 一种在时间中重复；
- 另一种是时间由之产生的“零点时刻”：作为铭写与事件之间透明性的零点时刻。

仍按孔狄亚克的说法，在时间中重复的点状时刻，由于被置于时间内考察——作为现在、过去或未来的这个时刻——而具有相对性。它同样从自身边缘、边界得到考察。因此，与其说时间是一串点状时刻，不如说它是点与点之间边界的序列；边界恰恰指示着两个点状时刻、也同样是两个符号各自的边缘。

所以，绝对点状时刻与时间之间的差异，等同于空集与其幂集之间的差异。0 的铭写是幂集的元素，正如点状时刻的铭写是时间的元素。整套理论的起点因此给出一道裂缝，曼恩 · 德 · 比朗也许试图更清楚地辨认它。符号系统无非是对这道裂缝的无限重复；作为这样的裂缝，它是纯粹裂缝。这一点反复出现在一切经验主义者的著作中，却被排除在其学派的经验和调查之外，也就是：人们不谈它。

孔狄亚克很少谈“人性”，但有一次他问：起初这种关系与秩序怎样形成？既然铭写与事件之间的秩序恰恰失败了，既然它们不相合，为什么这种秩序毕竟存在？

为什么只有 0 的地方仍有一项铭写？这显然是他的问题。作了一小段精彩发挥以后，他回答：我不知道，这是人性。

孔狄亚克认为，正是这道一般意义上的裂缝使符号系统能够自行发动；他说符号系统会自己运作。可在《动物论》中，他又讲了许多东西，说明动物同样拥有符号系统，以及这个系统怎样依赖全部外在对象、依赖全部〔听不清；《Scilicet》第 4 期第 61 页第 13 行也无此句〕。

由此，我们重新接上出发时的皮尔士符号学。皮尔士用希腊语 φανερόν 造出 phaneron，指呈现于心灵的一切之集合；这也大致就是 phaneron 的意思：无论真实与否，一切直接可观察之物。他从这里出发，分解 phaneron 的元素。其中有三个不可分离的元素：

- 第一种可译作“第一性”，即一般意义上的单子——我想他确实用过“单子”这个词——一个自身完整的元素；
- 第二种是“第二性”：静态力量，两个元素之间的静态对立或张力；每个元素都立即唤起同它发生关系的另一个元素，两者构成一个完全不可分离的集合；
- 最重要的是“第三性”：一个立即同时相对于第一项与第三项的元素。皮尔士强调，一切连续性、一切一般过程都属于三元性。至于这种三元观怎样从他年轻时建立的天文学理论中产生，我不谈。

拉康——作为天文学家的皮尔士……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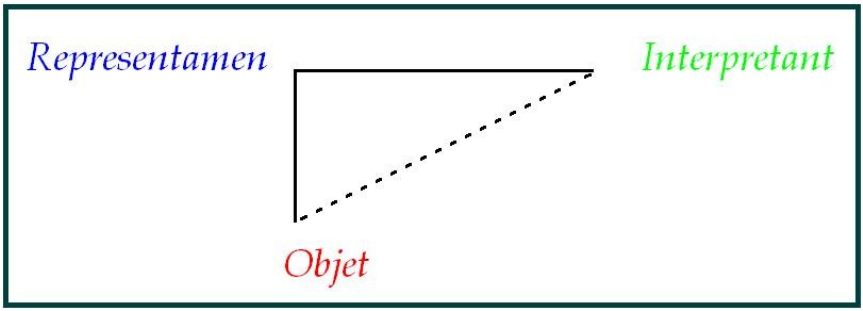
他从这种三元性出发，建构了一门被规定为符号学的逻辑——符号学的逻辑；而符号学在某些层面又被规定为修辞学。这对皮尔士十分重要。

一切系于他对一般符号的定义。他把符号叫作 representamen。抱歉，我引用原话：“Representamen 是某个东西；对某个人而言，它从某个观点或以某种方式，代表另一个东西。”

这里包含四个元素。“对某个人而言”是第一项。再引皮尔士：

> “这意味着，符号在接收者心中创造出一个与自身更为等价、甚至发展得更充分的符号。”

第二点由此产生：符号的接收因此就是作为解释项发挥作用的第二个符号。



听众中的某人——这纯属胡扯！

第三，符号所代替的东西叫作“它的对象”。这三个元素构成符号学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第四项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有趣。

拉康——您也觉得皮尔士错了吗?

听众中的某人——我觉得他讲得太长了。

拉康——那是什么意思?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第四项较为隐蔽，是皮尔士所谓的 ground。符号并非绝对地代替对象，而是参照一种称作 ground 的观念；它是符号与对象之关系的地基、底层。

这四项合起来界定三种关系；三种关系分别成为符号学三个分支的对象。第一种关系是“符号—底层”（sign-ground）关系，也就是皮尔士所谓纯粹语法或思辨语法。

这里要辨认……

拉康

因为“思辨语法”不是几年前才发明的，不像这位先生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且……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这里要辨认：符号为了具有意义，必须在哪些方面为真。一般而言，观念就是 representamen 依照 ground、即某个观点，聚焦于一个特定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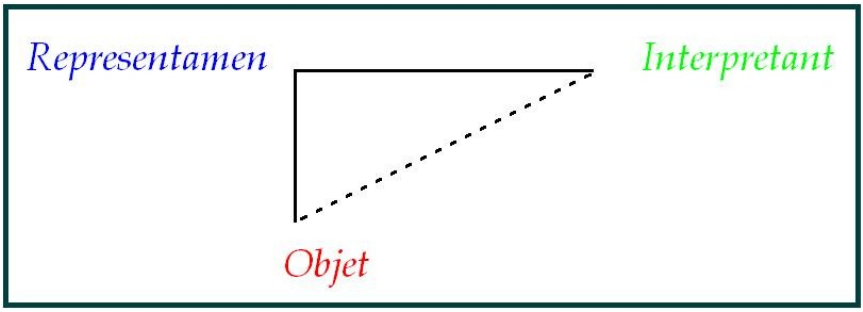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意指仿佛从一个已经分化的底层上凸显；而对 ground 的规定，几乎就是规定第一个决定铭写的观点——这一切都发生在潜能之上。也就是说，一般而言，ground 已经就是潜能。类似地，相对于自己的底层，representamen 是对某一观点的规定；这个观点支配它同对象的关系。

所以，ground 是铭写的预备空间。

第二种关系是 representamen—对象，在皮尔士那里属于纯粹逻辑的领域。

这门科学研究：representamen 为了能够代替一个对象，必须在哪些方面为真。

第三种关系对我们这里的目标最重要：representamen 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皮尔士极有天才地称它为纯粹修辞学。它辨认一些规律——事情在规律层面运作——符号依照稍后要谈的解释项进程，如何生出另一个发展它的符号。皮尔士借助符号学三角形处理纯粹修辞学：representamen、解释项、对象。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逐一说明这些项。在这种关系上，我跟随皮尔士。

“作为第一项的 representamen，同作为第二项的对象具有一种原初关系。”

对象是第二项，而符号首先被给出。

“但这项关系能够规定一个第三项、即解释项，使它同对象具有 representamen 自身同对象所具有的同一种关系。”

换言之，representamen 同对象的关系，支配解释项同对象的关系，使后者成为同一种关系。它们在秩序上相同，却仍有所不同：后者规定得更具体；可以说，新符号的可能性场域已经稍稍缩小。这个过程无限继续，场域也越来越窄；稍后会看到。

这里缺席的 ground 决定 representamen 自身同对象的关系。而 representamen 对对象的表象关系，又通过重复决定代表项同对象的关系；后者本身也通过重复继续决定……

我刚才说什么？说成“代表项”了吗？

……对，所以，representamen—对象决定解释项—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皮尔士也这样说——“解释项与对象之关系”的对象，不完全是那个作为解释项对象的“对象”，而是这整项关系，也就是说：

- 一方面，这整个关系是后一关系的对象；
- 另一方面，后者必须重复前者：既要在一般形式上重复，也要把前者当作对象。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皮尔士就举过例子。

拉康——这就是我所谓：“存在就是坚持（l’existence, c’est l’insistance）。”

弗朗索瓦·雷卡纳蒂

可以看出，全部问题都在开端，也就是 representamen 与对象之间发生的事情。

可我们不可能说那里发生了什么，也不可能从已发生之事返回那里。我们只知道：发生在两者之间的东西会带出其余一切。我最后会把其余部分写出来，因为过程无限延续。

皮尔士说，只要我们想知道、只要这里〔representamen—对象〕必须具有意义……

意指过程就从那里发生……它若要以任何方式具有意义，

就必然需要一项关系……比如把对象取为“正义”，

把 representamen 取为“天平”……这项本身什么也不是的关系，就必须由它的诸解释项加以解释。

这些解释项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平等”。于是，一般关系——解释项同这里的关系——本身又由第二个解释项解释；可以填“共产主义”，也可以填任何东西，过程永不停止。因此在开端，一切材料已经给出：有一种 ground，从一个未分化底层中选出；从那里开始，人们试图通过整体中给出的第一步穷尽这个底层，而这绝不可能。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符号学三角形显然重现了您谈博罗梅奥纹章时援引的同一种三元关系。也就是说——皮尔士自己也这样说，当然没提博罗梅奥纹章，但使用了相同术语——三个极点由这项关系联结；它不容许多重二元关系，而构成一个不可化约的三元组。我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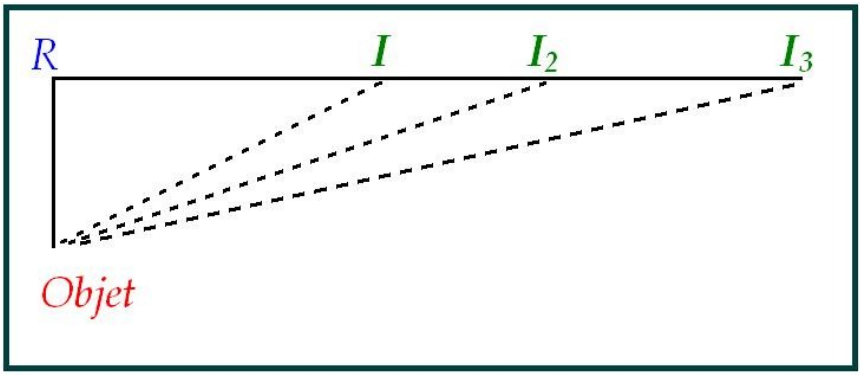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 “解释项不能同对象具有二元关系；它只能同符号—对象关系所命令的关系发生关系。它虽不能取得完全相同的形式，却能取得退化形式。符号—对象关系将成为作为符号的解释项自身的对象。”

所以，这个三角形沿链条发展成“无终止的解释”……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这个词出自皮尔士；“无终止的解释”这个表达实在惊人……每一次，你们画出的新斜边都会成为新解释项的对象。



眼下只以虚线标出的东西，随后会被肯定为新解释项的对象；三角形如此无限延续。在我的例子中，“平等—正义”关系同“天平—正义”关系

属于同一秩序，却并不相同。“平等”不仅指向正义，还指向天平—正义关系。

比如回到洛克，我们看到：这里整个关系被当作一次解释的对象。可在终点观点、即解释结果中，新增之物在于对象的铭写本身被标了出来；因为一般的天平—正义关系被放到对象本身、即正义旁边。

这就是无终止意指过程的模型。

从最初一道偏差——即 ground 内部第一笔给出的 representamen—对象偏差——会生出一系列其他偏差；而第一道偏差的纯粹元素，就是类似于纯粹 0 的 ground。

空无的双重功能在这里再次出现。时间不早，我就不继续了。本来可以从皮尔士各处、乃至各种理论中举出许多例子；我这里选了经验主义，其实什么都可以选。您尤其考察过贝克莱，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材料十分丰富。例子可以不断增加，但那只会停留在评注层面。

拉康说过，他的话语能够重新赋予较早的话语以意义。

这无疑是我们能从中取得的第一项成果。

不过，定位皮尔士笔下这类开路一般是怎样发生的，仍只是在某个此前“不算数”的地方作出一次铭写——直到皮尔士、直到拉康，随你们怎么说，此前它都等于零。

从今以后，对这个此前为零之物的铭写，应当生出一条巨大的无限序列；我们必须为这条序列腾出位置。

〔掌声〕

拉康

我非得去一趟米兰，才感到自己需要得到一个回答。

我觉得，刚刚得到的回答已经足够令人满意，所以今天你们也可以满足于此。

第12课 · 1972年6月21日（研讨班：先贤祠—索邦）

〔黑板上〕

“‘有人在说’作为事实，在人们所听见的‘所说之物’背后，仍被遗忘。”

今天，我要向你们告别。

既向那些一直来的人，也向那些没来、却专程来听告别的人。

就是这样！没什么值得张灯结彩的，是吧？

好！我能做什么？

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作个“总结”，绝对不可能。

不如标出某个东西，一个点，一个省略号。

当然，我可以说，自己继续逼近那个不可能者；对我们、对分析家话语而言，能够被奠定为实在的东西，正汇聚在那里。就是这样！

到了最后时刻，出于一场幸运，我终于得到证据：我的话确实被人听见。

这个证据来自上一课末尾那位愿意开口的人——这本身就是很大功劳。他愿意向我证明：确有一些人，而且不只一个，会沿着我完全无法预料其方向的脉络，对我试图陈述的东西产生兴趣。

好。所以我要感谢那个人；他不只给了我，也给所有人某种……

我希望有足够多人听到了回声，发现这东西能够产生结果。

当然，我们始终很难知道它延伸到了多远。

在意大利——我稍微提一句，毕竟这似乎不多余——

我遇到一个很友善的人。他从事……我也说不准，艺术史、作品观念一类东西。

不知为什么——不过也能理解——以“结构”为题得到陈述的东西，

尤其是我自己由此生产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感兴趣，是出于个人问题。

这种“作品观念”、这种“艺术史”、这条脉络，无疑会让人成为奴隶。

有一个既非批评家也非史家、而是创造者的人，曾为这条脉络造出一个形象：奴隶、囚徒。看到它，事情就很清楚。

那个人名叫米开朗琪罗，他把这个形象展示给我们。

边上还站着史家与批评家，替奴隶祈祷。

这同别的装模作样仪式没什么两样，也是一种可以举行的宗教礼拜。对！

它试图让人忘记究竟是谁下令；因为作品总是应订单而来，连米开朗琪罗也不例外。

而那个发号施令者，不正是我今年首先试图以“有一”这个标题向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吗？

发号施令的是“一”：“一”制造“存在”……

我请你们去《巴门尼德篇》里寻找这一点；你们中也许有些人照办了……“一”制造存在，正如癔症者制造男人。

对！当然，由“一”制造出来的这个“存在”并非“存在本身”；是“一”制造出了“存在”。

这显然让某种创造主义的自负受不了。我说的那个人确实对我十分友善，也向我清楚解释：他怎样钩住自己所谓“我的体系”，为了揭露其中的尖刺。我今天把他挑出来，也是为了避免某种混淆：他之所以钩住它，是因为觉得我搞了太多本体论。

这实在好笑。当然，我不认为这里所有耳朵都敞开着。

我想这里同任何地方一样，也有许多聋子。

可说我在搞本体论，毕竟太滑稽了！

还说我把本体论放进这个大他者里……

而我恰恰表明，大他者必须被划掉为 $\mathcal{A}$，并且由这道划杠本身的能指 $S(\mathcal{A})$ 精确标记……这很奇怪！

因为在一个人获得的回响和回答中，真正应当看到的是：人们毕竟总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回应你。

他的难题在于，本体论乃至“存在”本身都卡在他喉咙里。原因是：如果本体论只是“一”的一副怪相，那么一切应订单制造的东西显然都悬在“一”上；天哪，这让他很烦……

所以，他希望结构根本不在场。

那样一来，“杯球戏法”就方便多了。

人们希望这种障眼法……

而障眼法确实发生了，它就是艺术作品……希望障眼法根本不需要杯子。

你们只须去看勃鲁盖尔的一幅画……

他是一位远高于这种把戏的艺术家……他毫不掩饰：围观者究竟怎样被迷住。好！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当然不是这个。

我们关心的是分析家话语。

在告别以前，我觉得最好还是围绕分析家话语标出一点，让你们明白：

- 它不仅不是本体论的；
- 也不是哲学的；
- 它只是由某个特定位置所必需。

我再提醒一次这个位置：我曾认为，可以在那里浓缩一套话语的衔接。我也要向你们表明，它同下面这个事实究竟有何关系：分析家毕竟同某种东西打交道……

如果以为我误认了这一点，你们就错了……那东西通常被叫作“人”。当然如此；但我不这样叫。

我不这样叫，是为了不让你们头脑膨胀，让你们好好留在该在的位置——当然，前提是你们能够察觉分析家面对哪些困难。

当然也别再谈“认识”了。人同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很早就从那里起步——自古以来不过是一场服务于主人话语的装模作样。

唯一属于某人的世界，就是主人呼来喝去、运转得服服帖帖的世界。

至于那句据说造就人的著名“认识你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gnōthi seauton）——让我们从一个简单、伸手可触的事实开始：好吧，如果愿意，这种认识确实发生；它发生在身体层面。“认识自己”就是卫生。

就从这里开始，不是吗？

可许多个世纪以来，当然还剩下疾病。

因为谁都知道，疾病不靠卫生解决。

疾病存在，而且它的确是钩在身体上的某种东西。

疾病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医生被设想为认识它的人。

我说的“认识”，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认识”。我想，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已经飞快地充分强调过……

我甚至不记得在哪里——先贤祠—索邦研讨班，还是圣安娜？——这两条进路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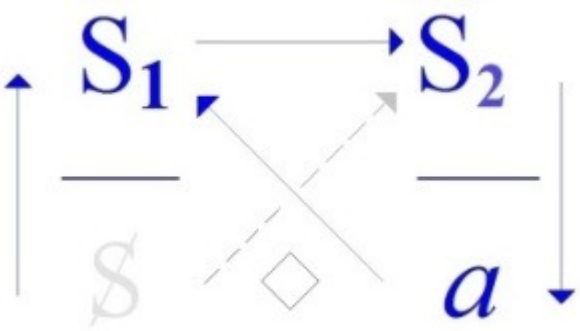
历史清楚展示了这一切，铺陈出各式各样的荒谬。

那么，我今天想让你们感觉到的问题是：分析家如今站在那里，仿佛接了班。

人们谈疾病，却不知道；同时又说它不存在……

比如说，不存在精神疾病……如果把它理解成过去所谓“疾病分类学实体”，这个说法是对的：精神疾病完全不是一个实体。

不如说，是心智本身有裂缝；先这样快速表达。



那么，让我们看看写在这里的东西预设了什么。它应当陈述某条链安置在哪里；这条链毫无疑问、毫无歧义地就是结构：

- 我们看见两个能指在其中相继出现；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 主体只在“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限度内存在；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随后产生某种结果。多年来，我们已经展开了足够多的理由，把它记作小对象 a。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显然，既然它以这种形式、以四项式形式出现，这套拓扑就不是毫无意义。

这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新东西；它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个人也做得很好：凭借自己抓住的一道历史光线，他定位并结晶了主人话语。

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这同样是一大步；绝不能把它还原到前一步、即弗洛伊德那里。

也不必把两者混合成“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知道凭什么非得让他们彼此一致。

他们并不一致，却完全兼容：两者彼此嵌合。

两者嵌合；而且其中有一个在这套嵌合中位置宽敞自在，那就是弗洛伊德的话语。

弗洛伊德究竟带来了什么要害？他带来过度决定这个维度。

过度决定，恰恰就是我以自己的形式化方式所图示的东西：以最彻底的方式形式化话语的本质，

因为话语相对于我刚才所谓的支撑，处在一个旋转位置上。

弗洛伊德终究是从话语中揭示：支撑层面发生的东西，同话语所衔接的东西有关；而支撑就是身体。

支撑是身体；但说“是身体”时仍须小心，它不一定是一个身体。

因为只要从享乐出发，就准确意味着身体并不独自存在；还有另一个身体。

但享乐并不因此就是性的。我今年向你们解释的是：至少可以说，这种享乐没有建立关系；它是身体对身体的享乐。

享乐的特性在于：当有两个身体时……

当然，身体更多时尤其如此……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究竟哪一个在享乐。

因此，这件事可以牵涉多个身体，甚至一系列身体。

所谓过度决定就在这里：有些东西并不是意义；若说意义由一个能指支撑，而能指的特性恰恰……

我也不知道，自己就这样顺藤摸瓜地走了下去，天知道为什么，而且又多走了一点……

无所谓……我重新找到一课研讨班。那是在一个学期开始时讲的，正是关于所谓施雷伯总统个案的学年最后一个学期，日期是 1956 年 4 月 11 日。

它恰好紧接在前面：最初两个学期被我概括在〈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中。

在最后，也就是 1956 年 4 月 11 日，我提出了某样东西究竟是什么……

就用它在我的话语中的名字来称呼吧……结构。

它并不总是庸众以为的那种东西；但在那一层面上，我说得十分清楚。

重新发表这课研讨班会很有趣……

要不是打字员因为没听清而在稿子上打出许多小洞；

要是她至少准确抄下我写在黑板上的那句拉丁文；

我如今已不记得它属于哪位作者。

〔西塞罗："Ad usum autem orationis, incredibile est, nisi diligenter attenteris quanta opera machinata natura est."〕……我不知道，也许会把它放进下一期《Scilicet》。

为了查出这句拉丁文究竟出自谁，我肯定又要耽误些时间。算了，无关紧要；我当时关于能指所说的一切……

那时能指远没有成为时髦话题——那是 1956 年……这些话仍像铸在金属上一样，我没有什么需要改动。

对！我说得非常明确：能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是因为那时候必须让……听懂我的话。

你们想想，听我讲话的还是一群医生！

他们哪会在乎这些？无非是因为……总之，他们听到的是"拉康"。

所谓“拉康”，也就是那个小丑，对吧，他……

好吧，当然，他的空中飞人演得精彩极了。

与此同时，他们已经在盘算怎样回去消化了；不能说他们在做梦——那倒会很美。他们不做梦，他们只消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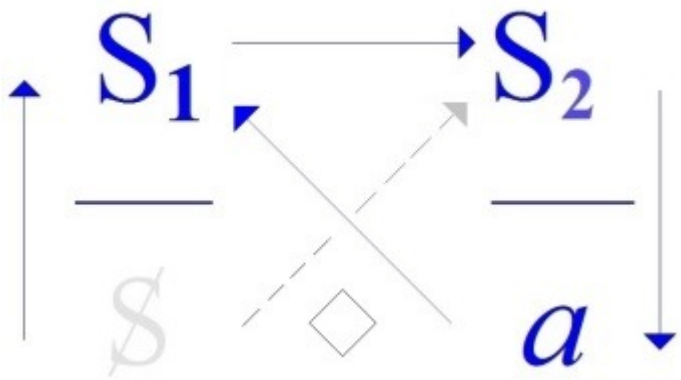
毕竟，这也和别的事情一样，是一种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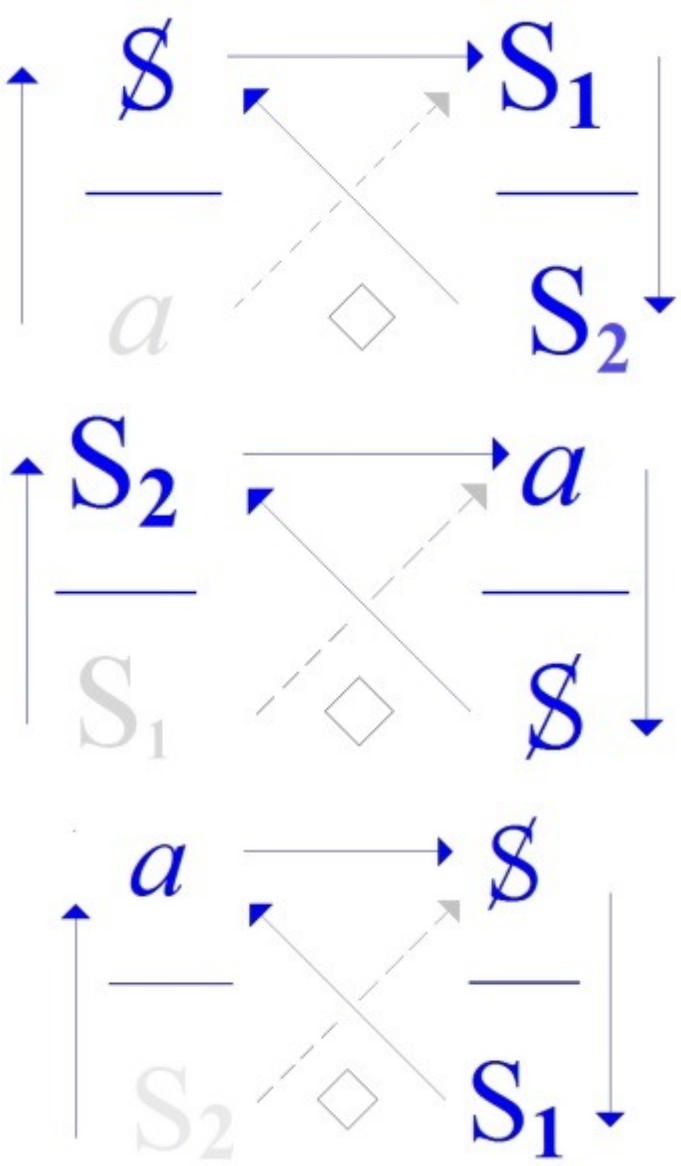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必须试着看清：弗洛伊德引入的，是某种……

人们以为我谈论能指，就是没有认出它……其实，那正是回到身体中的这个根基；正是它使得……

完全不依赖我们用来衔接它们的那些能指……这四个位置〔每种话语中各有一个〕由享乐本身的涌现所决定，而享乐恰恰无法被把握。正是这一点，在每种话语中使另外三个位置相应涌现！

第一个位置是真理；而真理已经蕴含了话语。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家话语

这并不意味着真理能够被说出。我一再说到声嘶力竭：真理不能被说出，或者说，它只能被半说。

但享乐毕竟存在，我们总得能够谈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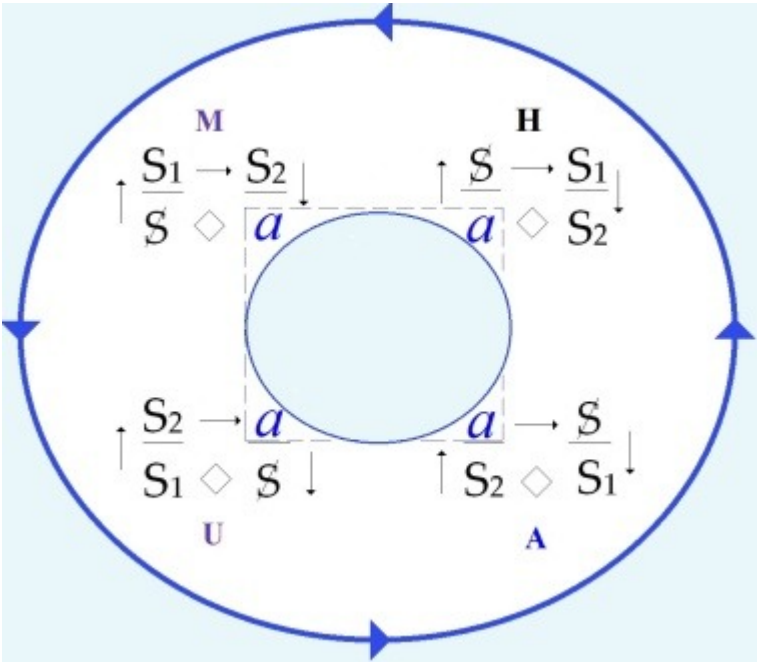
于是，还有某种不同的东西，名叫“说”。

我用了一整年向你们解释这件事；为了把它衔接出来，我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因为要衔接它……

你们必须由此看出我的必然性，看出我的推进方式……恰恰在于，我绝不可能把它衔接为一项真理。

依照你们所有人的命运，必须围着它绕行。

更确切地说，要看它怎样旋转、怎样倾覆，怎样一碰就倒；它甚至不稳定到足以引发种种错误。



无论如何，我既然提出了……

这毕竟颇有几分胆量……“论一种并非假象的话语”这个标题。

我想，这个标题是要让你们感觉到——而你们也已经感觉到了——话语本身永远是假象的话语；如果真有什么东西从享乐取得权威，那恰恰就是装出假象。

从这个起点，我们才能构想某样只能在这里逮住的东西；但它已经被某个人把握得极为稳妥，我们应当向他的“误—忆”（mé-moire）致意：这里的 mé- 与 méconnaissance〔误认〕中的 mé- 同义。人们把他“记”得

太牢（mémorisé / mes mots risée），以至于更准确地说，人们反倒是在拿他的话取笑——我说的就是柏拉图。[注]

> [注] 拉康把 mémoire〔记忆〕拆作 mé-moire，又用 mémorisé 与 mes mots risée 的近音，将“记住他的话”翻转成“嘲笑他的话”。

无论如何，若有人抓住了剩余享乐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柏拉图。这让人想到，柏拉图并不只有“理念”和“形式”，还有我们……

借助某种解释框架——我承认，这个框架颇为可信……从他的陈述中翻译出来的一切。

柏拉图终究提出了二元组的功能，把它当作那个坠落点：一切从那里经过，一切从那里逸失。没有不带“更小”的“更大”，也没有不带“更年轻”的“更年长”。而二元组是：

- 我们迷失的场所；
- 逸失的场所；
- 也正是迫使他锻造出理念之“一”、形式之“一”的场所。这个“一”随即自行增殖，“把自己一—握住”（s’Un-saisit）；是的，正因为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浸没在这唯一的补充之中……[注]

> [注] S’Un-saisit 改写 s’en saisit〔把握它〕，把 Un〔一〕嵌入“把握”这一动作。

我在 1956 年 4 月 11 日那一课里谈过这一切……谈过补充，也谈过补充与补足之间的差别。

总之，从 1956 年起，我已经把这一切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依我看，它本来足以使某样东西在有待履行的那个功能——即分析家的功能

——一侧结晶。可这个功能似乎比其他功能〔教育、治理〕更不可能，以至于人们只想着把它掩饰起来。

对！事情正围绕这里旋转，我们必须在这里看清若干东西。

在这个支撑——即身体层面发生的东西，一切尚未成形的意义都从那里涌现——与话语之间，有一道间隔。因为依照我刚才对享乐、真理、假象和剩余享乐的陈述，它们在这里构成底层，即前几天那位愿意来此给我们讲皮尔士的人所说的 ground；他正是在皮尔士的注记中听出了我所说的东西。



不用告诉你们，我提出皮尔士的四分区，也大约是在同一时期；至于这些四分区……

当然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你们想想……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全称项都彻底含混；特称项也一样……那些满脑子只想找回自己老调的人，又怎么会在乎这些评论？

对！所以，ground 就在那里。所涉及的确实是身体及其那些我们无从把握的根本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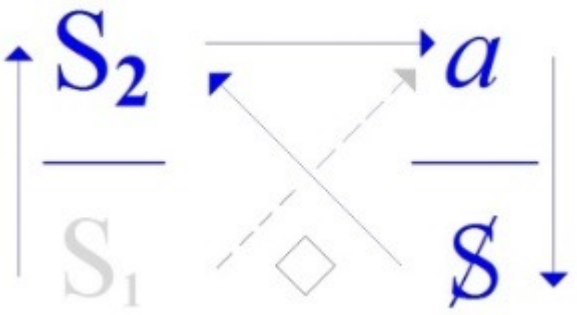
因为哲学不是用真理、假象、享乐或剩余享乐做出来的。

只有当某种东西填塞了那个支撑，哲学才开始形成。这个东西只能从话语出发得到衔接；可它拿什么来填塞支撑？

不得不说，你们所有人正是由那种东西做成的。你们偶尔也有一点哲学家的样子，不过这种时候很少；你们首先是我有一天所谓的 astudés：你们被安置在大学话语指定的位置上，被当作由 a 塑形者（a-formés），也就是被当作“主体”——$\not S$。[注]

> [注] Astudés 是拉康把 a 与 étudiés/étudiants 等声音压合而成的造词；a-formés 同时带有“由小对象 a 塑形”和 informés〔受训练、获知〕的回声。

相关知识卡 Astudé、alèthosphère、lathouse 与 soyous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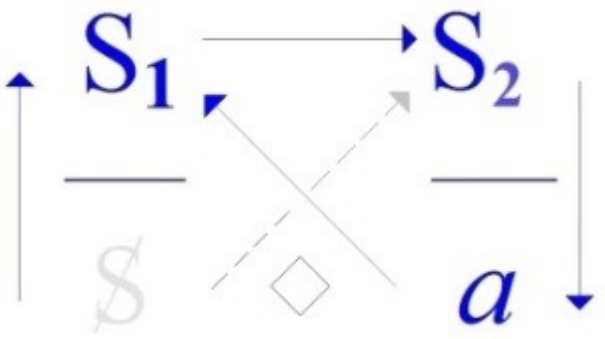
近来出现了一场危机，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谈；这只是次要问题。

所以，问题并不在这里。

你们必须明白，自己最根本地依赖什么……

毕竟，大学并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最早涌现的仍然是主人话语；它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几乎不可能受到撼动。

有朝一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它或许能被分析家话语补偿、制衡。



在主人话语层面，我们完全能够说清下列两者之间有什么：

- 一边是话语场域，即由 S_1、S_2、$\not{S}$ 和 a 衔接起来的那些话语功能……
- 另一边则是身体，是此刻在这里代表你们的这个身体；而我正是以分析家的身份向它说话。

当某个人第一次来诊室见我，而我以几次初步面谈为我们进入这桩事情划出节拍时，重要的正是身体之间的对面相遇。

事情恰恰从身体相遇开始；所以一旦进入分析家话语，身体就不再成为谈论对象。

不过，在话语发挥作用的层面……

我说的不是分析家话语……仍然有一个问题：这种话语是怎样成功抓住身体的？

在主人话语层面，这很清楚。

作为身体，你们正是由主人话语揉捏而成的；不管怎样蹦跳，也不要对自己隐瞒这一点。我要把这种东西叫作“情感”，尤其是“良好情感”。

在身体与话语之间，有一种被分析家夸夸其谈、郑重其事地称为“情动”的东西。

你们在分析中当然会受到触动；他们声称，正是这一点构成分析。显然，他们总得抓住一根绳子，才能确信自己不会滑下去。

良好情感是用什么做成的？

唉，我们不得不谈到这里：在主人话语层面，答案很清楚——它由判例法做成。

我此刻是在法学院作客，所以更不该忘记，也不该误认：良好情感的根基，除了判例法，什么都不是。

有时，一件事忽然让你反胃，因为你拿不准：某次分析结局糟糕，自己是否也负有一点责任。

听着！我们还是说清楚吧！

要是没有职业伦理，没有判例法，这种反胃、这种所谓的情动又会在哪里？

我们偶尔甚至应该试着说一点真理。

“一点”意味着：我刚才说的并没有穷尽一切。

我也可以说出另一件同刚才所言并不相容的事；那也会是真理。

而当这些话语功能项不是移动四分之一圈，而是完成半圈、即移动两个四分之一圈时，恰恰就会发生这种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个四项式中毕竟存在向量；我们完全可以确立这些向量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并不取决于：

- 四项式；
- 也不取决于真理；
- 不取决于假象；
- 也不取决于任何类似的东西；它只取决于四项式是“四”。

只要要求向量可以朝两个方向——即要么有两个到达或两个离开，要么有一个到达或一个离开——你们就必然会得到它们在这里的连接方式。这只取决于数字 4，不取决于其他任何东西。

当然，假象、真理、享乐和剩余享乐并不能相加。

因此，它们自己凑不成 4。实在恰恰就在这里：数字 4 独自存在。这也是我在 1956 年 4 月 11 日那一课说过的事；可是当时，我尚未提出这一切，更没有建构出这一切。

但这恰好证明，我沿着正确的矿脉前进。我当时说数字 4 是一个必须记住的关键数字；而如今，我没有在它周围发现任何多余之物。这证明我当时已经走在正确的脉络上。

我是在该说的时候说的，也就是在讨论精神病的时候。好！

那么，问题是：如果情感，如果……

请别因为有人离场而不安；他们这个时候另有事情，要去参加一场葬礼。

逝者是我们学派的一员，我确实十分珍爱他；我在这里向他的记忆致意。

遗憾的是，我因已有安排而不能亲自参加。……对，在分析家话语中，话语功能与这个支撑之间究竟有什么？那不是话语的意义，也不依附于任何“所说”的东西。

- 一切“所说”都是假象。
- 而且，一切“所说”都是真的。
- 一切“所说”都使人享乐。

关于“所说”，我一再重复，也像今天在黑板上再次写出的那样：“‘有人在说’作为事实——这个‘说’——始终被遗忘在‘所说之物’背后。”

“所说”只存在于被听见的东西之中；这就是言语。

然而，“说”是另一回事，位于另一个层面；它就是话语。

话语把你们每一个人同众人维系在各种关系中，而且那些人未必此刻就在这里。所谓关系、religio〔联结〕、社会性的扣接，发生在若干并

非偶然形成的“抓点”上；除去极少的游移，它们要求能指衔接中存在某种特定秩序。

要让某样东西在那里被说出，就需要一种不同于你们以“现实”之名设想的东西。

因为“现实”恰恰是从说中流出的。

说产生自己的效应；所谓幻想就由这些效应构成，也就是小对象 a 与另一项之间的关系……

小对象 a 凝聚了话语的效应，从而引发欲望……而另一项围绕着它，像一道裂缝般凝聚起来，名叫主体。

之所以是一道裂缝，是因为小对象 a 总在每个能指与下一个能指之间；正因如此，主体从来不在“之间”，反倒始终敞开着缺口。

对！再说回罗马：我亲眼看见并切实感受到了几块铜板造成的惊人效果，我立刻在其中认出了自己。据说，创作这些铜板的丰塔纳已经去世；他展现出作为建构者、雕塑家等等的卓越才华以后，在生命最后几年专门做……

据说意大利语叫 squarcio；我不懂意大利语，是请人解释的……就是这样一道裂缝。他在铜板上割出一道裂缝。



它确实会产生某种效果。

对稍微敏感一点的人来说，它确实会产生某种效果；但不必听过我关于主体分裂（Spaltung）的论述，也能感受到它。

随便什么人，尤其是女性，面对它都可能这样轻微地晃动一下。

看来，丰塔纳不属于下列那些人：

- 彻底误认结构的人；
- 以为结构太过本体论的人。

那么，分析究竟涉及什么？

如果相信我，人们就必须认为事情确如我所陈述：正是以“以身体”（en corps）为名……

这个说法的全部歧义都是有意为之……正因为分析家“以身体”把小对象 a 安置在假象的位置，才会有某种名叫分析家话语的东西存在。[注]

> [注] En corps 字面意为“以身体 / 在身体中”，又与 encore〔又、再〕同音；拉康借这组同音把分析家的身体在场与“再一次”叠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

走到现在，也就是已经开始看见这种话语成形以后，我们看到：作为话语，它让我们从自身的说、而不是从所说的东西中，把握假象是怎么回事。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一项传统的尽头看到……

上一次已经有人让我们清楚感受到……在宇宙论传统的尽头，人们仍在问：宇宙怎么可能诞生？

你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有些过时了吗？

它固然可以追溯到远古深处，但依旧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问题把皮尔士带向一种纯粹逻辑的、甚至逻辑学家的衔接。

某种衔接的果实在这里脱离了树枝。这种衔接——我愿称之为虚幻的——从远古深处一路走来，最终形成了与心理学、神学及其一切后果相连的宇宙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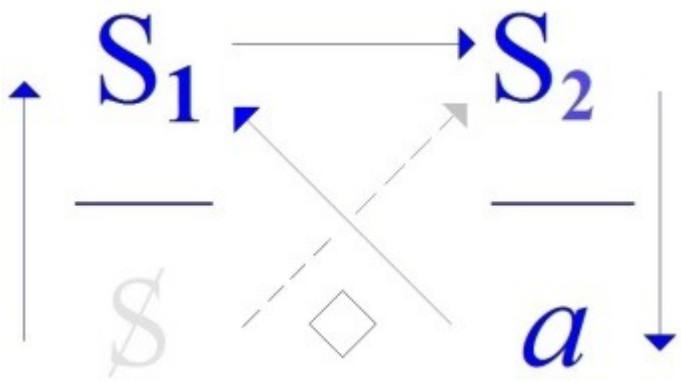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已经切实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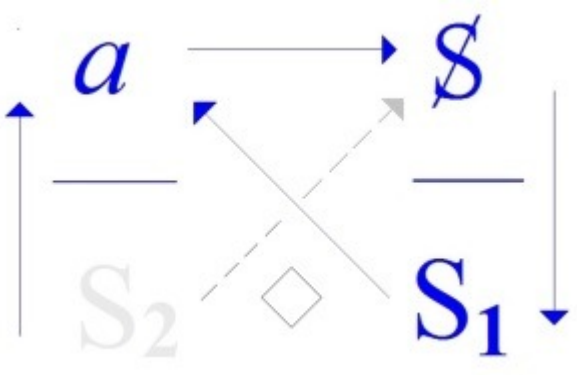
正如上一次有人向你们陈述的那样……切实触及这样一点：只有处理一种话语的起源，才可能有关于起源的话语。

除了话语的起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把握的起源。当另一种话语〔分析家话语〕涌现时，我们关心的正是这一点。相对于主人话语……

我马上重新画出它的各项及其排列……这另一种话语的特征，恰恰是两条斜向向量发生双重倒转。

这一点至关重要。





M　A

皮尔士敢于向我们衔接的东西，正处在古老宇宙论的接合处：它呈现了身体假象所涉及之物的充实性，也就是话语同他所谓“无”的关系。

这就是说，一切话语都必然围绕它旋转。

今年我沿着这条道路推进集合论，试图……

向那些承担分析家功能的人……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应当沿着这条矿脉……

也就是由那些以逻辑形式化的陈述开掘的矿脉……刻苦操练，以使自己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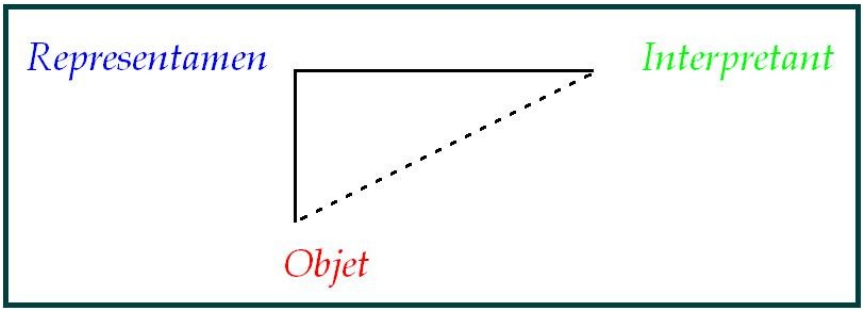
为了在哪一点上成形？

为了辨别我刚才所谓的填塞物、间隔、缓冲与缺口；它们位于下列两层之间：

- 一边是身体、享乐与假象的层面；
- 另一边是话语。这样，他们才会察觉：问题正在于应当把什么放进这里。那既不是良好情感，也不是判例法，而是另一种有自己名字的东西——解释。

前几天，有人在黑板上用所谓符号学三角形向你们展示了它：三角形由 representamen、解释项和这里的对象构成：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这是为了表明：关系始终是三元的。Representamen—对象这一对始终有待重新解释；分析所处理的正是它。解释项就是分析者。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不在那里帮助他，稍稍把他推向被解释之物。

必须承认，这件事不可能只在一名分析家的层面完成。理由很简单：

- 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即只能沿着逻辑这条矿脉，从“所说”而非“说”中抽取各种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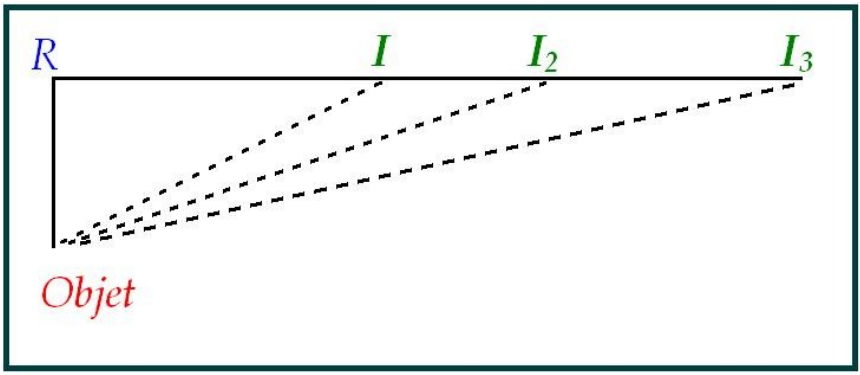
- 简言之，如果分析家在履行功能时不能——我是说，不能以身体——从他听见的东西中充分收集作为解释项的那个人所提供的材料；而分析家正是以“分析者”之名把言说交给这个人，那么，分析家话语就只会停留在弗洛伊德已经说出的地方，纹丝不动。

可它一旦成为共同话语的一部分——如今正是如此——就会进入良好情感的骨架。

若要让解释推进、让解释成为可能，就必须依照上一次向你们提出的皮尔士图式，考察解释与对象的关系……

请注意，问题究竟是什么？

皮尔士那里的对象是什么？……新的解释正是从这里产生，而且可以无休止地继续，除非这里恰好存在一个界限：



……分析家话语必须成为这个界限，前提是它不再烂在目前这种原地踏步之中。

要让皮尔士的图式符合我对分析家话语的衔接，必须在其中替换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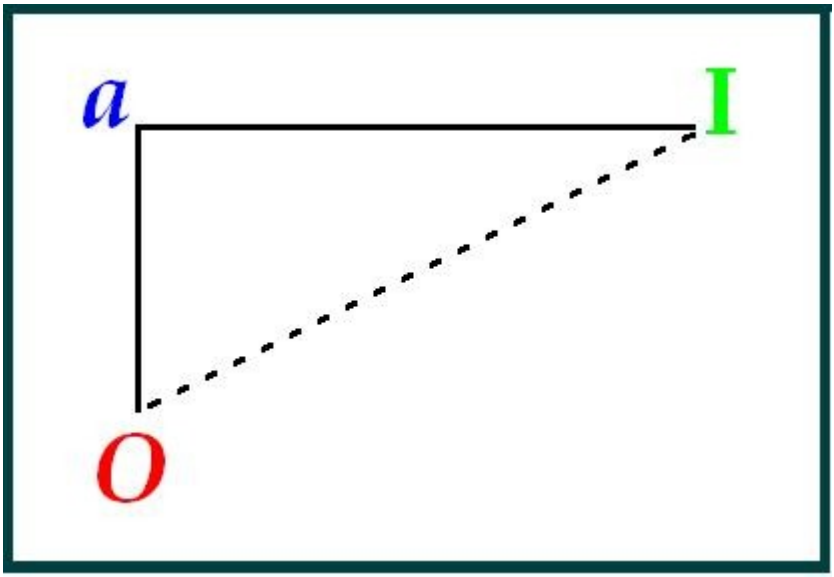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再简单不过：就分析治疗中发生的效应而言，除了小对象 a，没有别的 representamen。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分析家亲自使自己成为小对象 a 的 representamen，并且恰恰占据假象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 部分对象与对象 a



这里所说的对象，无非是我在此用两条公式追问的东西：作为被遗忘者的“说”这一事实。〔参见本次研讨班开头。〕

这正是每个人所面对的问题的对象：我在说中处于哪里？

神经症显露无遗，恰恰由此解释了弗洛伊德关于欲望、尤其关于梦中欲望的论述为何有所摇摆。

的确存在愿望梦；但当弗洛伊德分析自己的一个梦时，我们很清楚那是哪一种欲望：那是把欲望的方程设成“$= 0$”的欲望。

在离 1956 年 4 月 11 日不远的时期——确切说是 1957 年——我分析过“伊尔玛注射之梦”。你们可以想见，一名学院派把它转录进了一篇如今不知游荡到哪里的论文。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我不愿说他怎样“听”了这堂课，因为那个人根本不在场；他依据笔记工作，又自以为可以添进一些自己的东西。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这场崇高而神圣的“伊尔玛注射之梦”让我们看见了某种本来显而易见、早就应该……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我宣布这件事已经这么久了……早该被任何从事分析的人加以利用的东西。

我任由它搁在那里，因为你们马上会看到，这件事毕竟没有太多后果。

正如我最近再次提醒的，如果睡眠的本质恰恰是身体与享乐之关系的暂停，那么，悬系于剩余享乐的欲望显然不会因此也被置入括号。

梦所加工、所编织的材料，其方式和来源都清清楚楚：用弗洛伊德所谓的白日残余，也就是仍停留在记忆表层、而非深处的东西。

梦的欲望同无意识之间唯一的联系，在于人们必须怎样工作：

- 去求解那个解；
- 去求解一个带有“$= 0$”的公式问题；
- 找到让整个运作归零的根。

如果不能归零，人就会——如通常所说——醒来。

当然，这并不妨碍主体在生活中继续做梦。

弗洛伊德强调：梦中的欲望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幻想无法得到求解；也就是说，人会发现欲望……

请允许我在结束前这样表达……没有存在的理由。真正发生的是某种相遇，即神经症由之产生的相遇：美杜莎的头，刚才那道被直接看见的裂缝；它没有解。

正因如此，大多数梦确实都关乎欲望的问题。

欲望的问题被推向更远之处，推向结构——正是依照这个结构，小对象 a 成为主体分裂（Spaltung）的原因。

对！那么，在最初对身体的把握过去以后，我们同一道上路的那个人之间，由什么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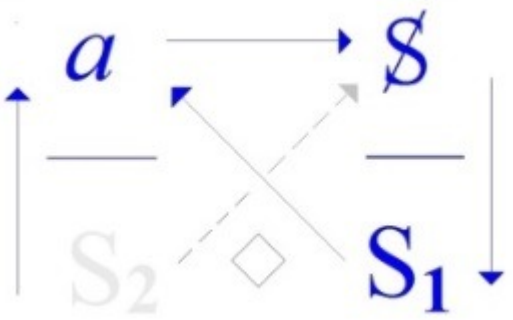
难道分析家在那里，是为了责怪他性化得不够、享乐得不够好吗？还要责怪什么？

那个同我们一道进入所谓“患者”位置的人，究竟由什么同我们维系在一起？

如果把“兄弟”这个词同这里的位置连接起来，你们不觉得……

它写在每一面墙上：“自由、平等、博爱”……那么我请问：以我们今天的文明状态而言，我们是谁的兄弟？

在分析家话语以外的任何话语中，我们是谁的兄弟？



老板是无产者的兄弟吗？

你们不觉得，正是分析家话语让“兄弟”这个词获得了在场吗？哪怕只是因为它重新带回了所谓的家庭包袱。

你们以为，这仅仅是为了回避阶级斗争吗？

那就错了。这里涉及的东西远远超出家庭那套闹剧。

我们是患者的兄弟，因为我们同他一样，都是话语之子。

为了代表我用小对象 a 指出的这个效应，为了让自己适应那种“去存在”（désêtre）：成为支撑、废弃物与卑弃物；

某种借助我们从说中诞生、并作为解释项的“说”，可以扣接在这个卑弃物上；

当然，还要借助我邀请分析家用来支撑自己的东西，使他配得上转移；

他要以这种知识支撑自己；知识处于真理的位置〔S_2〕时，本身便可以受到追问：

从技艺性知识一直到科学知识，知识的结构始终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从这里作出解释。

但除了那个亲自投身于说的人，谁能作出解释？正是他，会使我们这个诚然所是的兄弟得到提升。

我的意思是，在分析中诞生的东西，在主体、说话主体、分析者层面诞生的东西，要“用”某样东西、“借助”某样东西……

> 亚里士多德说：“人用灵魂思考。”……分析者则用分析家以自身形象向他提供的那坨屎——小对象 a——来分析。

他正是用它，让某样东西、即那个分裂之物〔$\mathcal{S}$〕诞生；归根到底，它无非是……

回到前几天有人借皮尔士向你们提出的东西……那根使天平得以平衡、并且名叫“正义”的秤杆。

我们那位被转化的兄弟，正是从分析的召唤中诞生的东西；也正是他，把我们同那个被不恰当地称作“患者”的人维系起来。

这种“旁性”（parasexal）话语——必须这样说——也可能招致反击。

我可不想只给你们留下甜甜的糖。

几个世纪以来，“兄弟”这个概念一直被各种判例法牢牢垫塞。它一旦回到这个层面、回到话语层面，就会在支撑层面遭遇我刚才所谓的“反击”。

这一整段里，我完全没有谈“父亲”，因为我认为人们已经对你们说得、解释得够多了：一切都围绕那个使之“一化”（unie）的人、那个说不的人；

- 正是在他周围，能够奠定；
- 必须奠定；
- 也只能奠定……一切全称之物。

当我们回到身体的根部、重新抬高“兄弟”一词的价值时，它就会鼓满风帆，驶入良好情感的层面。

不过，我不能只给你们描绘一片玫瑰色的未来。你们要知道，有一种东西正在上升；它最后的全部后果尚未显现，而它扎根于身体，扎根于身体的兄弟关系。那就是种族主义——关于它，你们今后还会听到很多。

就这样！

〔掌声〕

目录